



文白对照



大戴礼记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大戴礼记

目 录

主言第三十九	1
哀公问五义第四十	9
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13
礼三本第四十二	20
礼察第四十六	24
夏小正第四十七	29
保传第四十八	49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66
曾子本孝第五十	78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80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83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87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90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94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97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99
曾子天圆第五十八	102
武王践阼第五十九	106
卫将军文子第六十	110
五帝德第六十二	119
帝系第六十三	125
劝学第六十四	128

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	135
盛德第六十六	142
明堂第六十七	150
千乘第六十八	152
四代第六十九	161
虞戴德第七十	170
诰志第七十一	176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182
诸侯迁庙第七十三	197
诸侯衅庙第七十三	200
小辨第七十四	202
用兵第七十五	206
少闲第七十六	209
朝事第七十七	218
投壶第七十八	231
公符第七十九	237
本命第八十	239
易本命第八十一	246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闲居，曾子侍。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于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问：何谓‘主言’？”孔子不应。曾子惧，肃然抠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孙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也。”

孔子不应，曾子惧，退负序而立。孔子曰：“参！女可语明主之道与？”曾子曰：“不敢以为足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

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动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

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麋曰：“参！女以明主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财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费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

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食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则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恇、女懂、妇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诸天下而不窹，内诸寻常之室而不塞。是故圣人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而民弃恶也如灌。”

曾子曰：“弟子则不足，道则至矣。”孔子曰：“参！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属而治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岁诱贤焉，则贤者亲，不肖者惧；使之哀鰥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贤拳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保子之见慈母也。上下之相亲如此，然后令则从、施则行。因民既迓者说，远者来怀。然后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十寻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为畜积衣裘焉，使处者恤行者有兴亡。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至，朝观于王。故曰：无市而民不乏，无刑而民不违。毕弋田猎之得，不以盈宫室也；征敛于百姓，非以充府库也；慢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信可复，其迹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时春秋冬夏。其博有万民也，如饥而食，如渴而饮，下士之人信之夫！暑热冻寒，远若迓；非道迓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

之谓‘明主之守也，折冲乎千里之外’，此之谓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数；既知其数，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天下之士说，则天下之明誉兴。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

【译文】

孔子在家闲住的时候，曾子陪伴着他。孔子说：“曾参！现在的君子，所讲的话不出于‘士’和‘大夫’他们的言语之间，很少讲到子爱下民的‘君子’的大道。唉！我有关君子的话，恐怕说不出来，没有见之于施行，就要死了吗！真

是可悲得很啊！”

曾子站起来说：“我敢请问：什么叫‘君子的话’？”孔子不理他。曾子害怕起来，很严肃地提起衣服，离开席位，恭敬地说：“学生知道我有点不恭敬，我是因为很难得到老师的空闲，所以才大胆请问的。”

孔子还不理他，曾子更害怕了，退到墙边站着。孔子说：“曾参！可以同你谈贤明君子的道理吗？曾子说：“我不敢以为够资格谈这问题，因为很难得到老师的空闲，所以才大胆请问的。”

孔子说：“我告诉你：道使德彰明，德使道尊贵。没有德，道就不能尊贵；没有道，德就不能彰明。虽然有一个国家，君主不施行教化，人民不努力工作，千里的国土是不能治理好的。虽然有广博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不用道来教化，是不能做成霸主，来统率诸侯的。所以贤明的君王，对内教化七教，对外推行三至。七教教化好，就可以自保，不怕他国的侵犯；三至推行了，就可以征战，维护安宁。七教不教化，虽想自保，可自己并不坚固，三至不推行，虽去征战，也不能使人臣服。所以贤明君王自保，必使敌人武器远离国境，使敌人不能来犯；他征战，也必定轻松的获胜，班师而回。所以对内教化七教，君王不会太辛苦；对外推行三至，国家财富就不会消耗不大；这就叫做贤明君王的道理。”

曾子说：“斗胆请问：君王做到国家财富消耗太大、自己不用太多力气就可以算贤明吗？”孔子眉毛一蹙脸色一变说：“曾参！你以为贤明的君王一定要用尽自己的力气吗？从前舜有禹和皋陶辅佐他。他不用自己行动而天下就治理了。所定

的政令不好，这是领袖的错误。政策很好，命令不能执行，那就是底下人的罪过了。贤明的君王为什么一定要用尽自己的力气呢？以前贤明的君王，在界门上，只询问检查，而不取费用；在买卖货物的市场，只收摊位的税，而不收货物的税；在田税方面，只收田地收成的十分之一；要人民服劳役，还看每年的收成，不超过三天；入山樵采，入泽网捞，规定适当的时节；时节不适当禁止樵采与网捞但是政府并不收取樵采与网捞的税；这六件是政府取财的路。贤明的君王舍弃了关、市、山、泽的税收节省了田税和民力，贤明的君王那里能让国家的财富消耗太大呢？”

曾子说：“大胆请问：什么是七教？”孔子说：“君高位的人尊敬老人，下面的人就格外的孝顺；居高位的人尊重长幼之序，下面的人就格外的爱敬兄长；居高位的人喜欢施德于人，下面的人就格外的真诚信实；居高位的人亲近贤者，下面的人就能够选择朋友；居高位的人爱好有德行的人，下面的人就不会隐藏贤者；居高位的人厌恶贪婪，下面的人就羞于争夺；居高位的人择善固执，下面的人就明廉知耻。人们皆能辨别，就人心坚定，则邪恶不为，做君王的也就不需要尽气力来治理了，这就叫做七教。七教，是治民的根本。教育成功，那么人们就不会从恶了。居高位的人，是人民的榜样，即标准。标准正确，还有甚什么东西不正确？所以君王先立身于仁爱，那么高官自会忠诚、普通官员自会信实、人民自会敦厚、做工的人自会朴质、商人自会谨悫、未嫁的少女自会天真、已婚的妇女自会谦虚和顺，这七种是教育成功的标帜。这七种散布天下而不觉其细小，纳入于寻常小室而不觉

其庞大（意谓：这七种教育成功的效果，大至天下，小至一室，无往而不宜。）所以圣人用“礼”来显示人的层次，用“义”来处理人的事宜，用“顺”来实践人的道理，而人民的舍弃邪恶如同灌洗污秽，效果是显然可见的。

曾子说：“老师讲的道理很好，可学生还不够了解。”孔子说：“曾参！你先别说话，我还有话。从前贤明的君王治理人民是有办法的，他们将国土分为许多区域，给人民居住，同时设立许多官府，官府的属员，分别治理人民的事务，这样贤良的人民没有隐蔽，暴乱的人民没法匿藏；派有职权的官吏，经常的检察，而且定期的考核，年年都在发现提拔贤能的人，自然是好人亲附，而坏人害怕；又教人民哀怜无妻的鰥夫，无夫的寡妇；抚养无父母的孤儿，无子女的孤老；救济穷苦的人；表扬孝顺父母，兄弟和睦的人；选拔贤良的人，提举能干的人；这七件事做好了，那么举国上下就没有受刑罚的人了。在上的君王亲爱在下的人民如腹心一样，那么在下的人民亲附在上的君王也就如孩子看到慈母一样。上下相亲，如果发出命令，人民就会随从；有所律令，人民就全会奉行。因而人民自然是近的悦服，远的归顺。然后伸指看手，就知道得“寸”有多长；伸手量臂，就知道得“尺”有多长；舒开臂肘，就知道得“寻”有多长；十寻而数尽，尽了量度的能事。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三百步为里，千步为井，三井为句烈，三句烈为距，由量度土地而形成田野的形状。五十里立起土界，百里就有都或邑，就为人民畜聚起刍米禾薪、穿起皮衣，使居家的人关心行人旅途费用的有与无。所以中国境内外各族的人民，虽然服饰不同，言语不通，无不来到，

向最高君王朝拜、参见。所以说：虽没有买卖货物的市场，人民也不会匮乏；虽没有严刑厉法，人民也不会违背政令。君王打猎所得禽兽，并不是用来充满宫室的；从人民那里征求敛取来的财贿车马兵甲等，也不是用来装满公家的府库的，而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君王的心胸是博大的，经常忧虑人民的疾苦，拿出宫室府库里所藏的，来救济百姓贫乏。君王经常用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生活的过度与有余。所以说：领袖显出内心的诚信越多，显出外形的虚饰越少。他的礼是可以遵行的，他的信用是可以证明的，他的行迹可以从履行于诚信上看出，如同春夏秋冬四季一样的明显。他众多的人民，饥饿时可以食，口渴时可以饮，那样的爱之深切。像这样的爱人民，在这样国土上的人民自然要信仰他了！君王的教化温暖像热天一样，严峻像寒冬一样，不论远近，人民都蒙受他的教化；远方的人和近地的人一样，并不是道路近，而是受得到他的光明的德教。所以他不用武力而使人畏服，不给人民封赏而人民依然亲附。这就是所谓‘贤明领袖的自保，能抑制敌人的武器于国境很远之外，使敌人不敢来犯’，也就是这个道理。

曾子说：“大胆请问：什么叫做三至？”孔子说：“至，就是至极。礼到了极处，不用谦让而天下就治理了；赏到了极处，不用花费而天下的人才就高兴了；音乐到了极处，没有声音而天下的人民都和睦了。贤明的君王努力推行三至，所以各国的首领都可以知道他们的底蕴，天下守道的人才都可以招揽来作官员，天下的人民都可以接受指挥了。”

曾子说：“大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以前贤

明的君王要知道天下贤能人才的名字。既知道他们的姓名，又知道他们的人数；既知道他们的人数，又知道他们住在那里。贤明的领袖凭着天下的爵位，使天下贤能的人才尊贵，这就是说‘礼到极处，不用谦让，而天下就治理了’；凭借着天下的俸禄，使天下贤能的人富裕，这就是‘赏到极处，不用私人花费，而天下的人才就都喜悦了’；天下的人才既然喜悦，自然歌颂之声大作，贤明的声誉就兴起来，这就是说‘乐到极处，没有声音，而天下的人民都快乐了’。所以说：所以天下最仁爱的人，是能团结天下成为最亲爱的人；所谓天下最聪敏的人，是能够使天下纷歧的意见相辅相成，成为最和谐的人；所谓天下最明察的人，是能够选拔天下最贤能的人；这三件都做到了，然后可以从事于征讨了。所以仁者的作为，没有比爱人再大了；智者的作为，没有比知道贤能的人再大了；为政者的作为，没有比任用贤能的人再大了；有土地的君王将这三件做好，那么四海以内的人民都在等待着他来领导，然后可以从事征讨了。贤明的君王所征讨的，一定是放弃正道的人，他们废弃正道而不行，当然后诛杀他们的君王，引导他们走正道，安慰他们的人民，而不夺取他们的财物。所以说：贤明君王的征讨，如适时的雨一样，到那里，那里的人民就喜悦。所以执行、实施征讨的范围愈广博，得到拥护他的人民也愈众多。这就叫做‘轻松的获得胜利，班师而回’。”

哀公问五义五第四十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对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今夫章甫、句屨、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菴；斩衰、蒿屨、杖而歔粥者，志不在于饮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庸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选贤人善士而托身焉，以为己忧。动行不知所务，止立不知所定；日选于物，不知所贵；从物而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政，心从而坏；若此，则可谓庸人矣。”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

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圣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

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要了解一下我们国家讲学道艺的人，让他们来从政，要怎样的人适合用呢？”孔子答说：“生在这个时代，倾慕古代的道艺；住在这个社会，穿用古代的服饰。自认是士而非作歹的，不也很少了吗？”哀公说：“然而在今日戴殷代的章甫冠、穿藿屨、拖着绅带而插笏的，难道都是贤人吗？”孔子说：“不！不一定这样。现在穿着端衣、玄裳，戴着冕，而坐路车，准备着斋戒和祭祀的人，一心诚敬，想不到吃荤辛；穿着斩衰、营屨的丧服，扶着杖，而歆饮稀粥的人，满怀悲哀，想不到饮酒吃饭。既然心有所注，

就想不到其他，所以生在现在这个时代，倾慕古代的道艺；住在这个社会，穿用古代的服饰。一心要以倾慕古人道艺的人自居，不这样而为非作歹的，虽然有这种人，但不也是很少吗？”

哀公说：“好！怎样才可说是庸人呢？”孔子对答说：“所谓庸人，嘴不能讲善良的话，而心志散漫；不能选择自爱的贤人、爱人的善士，将自己托附他们，如此为自己召来了忧虑。在行动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在停止的时候，还不知道使自己安定的是什；天天在财物上打算，不知道应该尊重的是什，随物欲而丢，不知道怎样回归正道；只为满足官能的物欲，为从政的目标，心地跟着败坏。像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庸人了。”

哀公说：“好！怎么样才可以说是士呢？”孔子对答说：“所谓士，虽然不能得到道艺的全部，必然是有所遵从的；虽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必然是有所依据的。所以知道的不一一定要多，而一定要详细了解他所知道的是什；实行的不一一定要多，而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他所遵从的是什；说的不一一定要多，而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他说的内容是什么。知道的既然知道是道艺，实行的既然经由的是道艺，讲的既然遵行的是道艺，就像性命肌肤一样不可移动，富贵不能使他增加什，贫贱不能使他减少什。像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士了。”

哀公说：“好！怎么样才可以说是君，子呢？”孔子说：“所谓君子，亲身去实践忠信，他的心不以忠信收买别人的心；只是尽力去实现仁义而已，他不伤害人，也不嫉忌人；听到的、记住的知识很渊博，可是没有一点骄矜的脸色；思想很

开明，考虑很通达，对人谦让，没有争执的言辞；君子的样子很和善，好像是可以赶得上的，而终究是无法赶上的。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君子了。”

哀公说：“好！大胆请问：怎么样才可说是贤人呢？”孔子说：“所谓贤人，喜好和厌恶与人民的心情相同，取用或丢弃与人民的行为相同；行为合乎正直的标准，但并非矫揉做作，而影响了本性；言论可为天下的法则，得到人民的信任，又不会伤害到自身；自己是一个平民，却想有财有势，做一番事业；一直做到诸侯，有财有势了，但是一切还为人民，自己却仍是穷人。像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贤人了。”

哀公说：“好！大胆请问：怎么样才可以说是圣人呢？”孔子说：“所谓圣人，他的智慧能透彻天、地、人三才的大道理，适应事物的种种变化而不因顿，能够了解万物天赋的性情以及由天性发动的情。所谓天、地、人三才的大道理，就是表现出变化以及由变化而凝成万事万物的啊。至于天赋的性以及由天性发动的情，则是理出“是”与“非”、“取”与“舍”的根源。所以圣人的事业很大，他的德行配合于天地，他的光明普照不亚于日月，他被人民所仰望有如云霓；所有万事万物，是穆穆的敬慎的样子，是肫肫的恳诚的样子，那是没有人能照着他做的，好像天所主管的事，是没有人能够掌理的；可是百姓受到了他的恩惠，还漠然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像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圣人了。”

哀公说：“好！”孔子走了，哀公送他出门。

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礼？”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也：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则安其居处，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

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也，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社稷、宗庙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以谓已重焉？”

孔子遂有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即忤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

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名也已。”

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西东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也，是天道也；无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识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闻是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子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译文】

哀公问孔子说：“博大的礼怎么样？君子说的礼，为什么那样重要？”孔子说：“孔丘只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平民，不敢称君子，那里够资格说是知礼呢？”鲁君说：“不！先生，你说罢！”孔子说：“孔丘听说过：人民所生活的，礼是最重要的。没有礼，就没法依时奉祀天地的神明；没有礼，就无法辨明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没有礼，就没法分别男女、父子、兄弟的亲属关系，以及姻戚、朋友的远近疏密；君子就因为这些原因，才这样的尊敬礼。然后尽其所能教导百姓，使他们不丧失这些礼的内容。把这些礼数教导百姓，有了效果，

然后从事于各种礼器、礼文、礼服的讲究与修饰。百姓都顺从君子的教导，然后告诉他们有关丧葬的仪文节数和丧服的亲疏次序，使他们具备鼎、俎等祭器，使他们陈设豕、腊等祭品，使他们建立宗庙，将祖先神主供奉在里面，过年过节，按时以虔敬的心祭祀；祭祀后，以辈分、年龄序次，会集同姓食饮，以促家族情谊。于是使他们的居处都能适应环境，使他们不同的衣服各自适合工作，再教导他们节俭，住房不求高大，坐的车子不要雕饰，用的器具不要精雕细刻，吃的菜肴不要过多，因此所有人民都过上富足的日子，以前君子的行礼就是这样。

哀公说：“现在的君子，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孔子说：“现在的君子，对女色爱好而没有满足，使德行放纵而不知厌倦，荒淫、怠忽、骄傲、疏慢，所以人民看到这样就完了；又违逆群众的心理，征讨有道的国家，只求他欲望的满足，不走那正当的道路。以前的君子对人民是照前一段话去做，现在的君子对人民是照后一段话去做。现在的君子是不讲究礼的啊！”

孔子陪坐在哀公的身边。哀公说：“大胆请问：人的道理那个为最大？”孔子因感动而变了脸色说：“您问到这句话，是百姓的幸福，所以我敢不礼让而答。人的道理是以‘政’为最大。”哀公说：“大胆请问：什么叫做‘为政’？”孔子对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君王做得正，百姓就跟着做得正。领袖所做的，就是百姓所跟从的。领袖所不做的，百姓如何去跟从？”

哀公说：“大胆请问：为政要怎么样？”孔子说：“丈夫和

妻子的职责要辨别得很清楚，父亲和儿子的感情要表现得很亲切，君王和大臣的地位要分得很清楚，做君王的把这三件事做得很正确，百姓就跟着他走了。”哀公说：“寡人虽不肖，却很想听一听做这三件事的道理，我能听一听吗？”孔子说：“古人为政，把爱人看得最大，所以能够得到至理。爱人，把礼看得最大，所以能够得到至理。礼，是以敬为最大；敬又是重要极了，以大婚——国君的婚礼——为最大，大婚是重要极了。大婚既然重要极了，要戴着冕去亲自迎娶，这是表示亲近她的意思；亲近她，就是亲爱她的意思。所以君子要拿出敬意来促成亲切；抛弃了敬意，就是丢掉了亲切啊。不爱就不亲切，不敬就不正当；‘爱’和‘敬’，那应是政治的根本罢？”

哀公说：“寡人有话想说，照这样戴着祭天地祖先的冕，去亲自迎娶，礼数不是太重了吗？”孔子激动的变了脸色说：“撮合两家的好事，来延续先圣周公的后嗣，来作祭祀天地、社稷、祖先的主持人，您怎么能说太重了呢？”哀公说：“寡人固陋还是不固陋，怎么能听到这种话呢？寡人想再问一些，不晓得怎样讲，请先生多说一些罢。”孔子说：“天地阴阳的气不交合，万物就不能产生。万代的承继，皆由大婚开始，您怎么说太重了呢？”

孔子又说道：“在家里，行祭告祖先的礼，能够配合天地的神明；在朝廷上，行正式宣布的礼，能够建立臣民的敬爱。没有做好的事，大婚以后，能够使他振作起来；没有治好的国，大婚以后，能够使他兴复起来。为政要以礼为先，礼是政治的根本啊！”

孔子说道：“以前夏、商、周三代贤明君王的为政，一定敬重他的妻和子，是有道理的。妻，父母亲生前的供养、死后的祭祀，都是她主办的，敢不敬重吗？子，他是父母亲的骨肉，为父母亲传宗接代的后嗣，敢不敬重吗？君子无往而不用敬，但以敬自身为最重大。自身啊，是由父母亲的本源生出来的枝条，敢不敬重吗？不能敬重自身，就是伤害了父母亲；伤害了父母亲，就是伤害了本源；伤害了本源，枝条就跟着丧亡了。这三件事，也是百姓的现象；自身，要敬重到自身；儿子，要敬重到儿子；配偶，要敬重到配偶；有领导地位的君子能实践这三件事，就能做百姓的表率，做到领导天下的最高君王了。大王能够把周代兴起来的道理，就是这样；这样，国家就平安了。”

哀公说：“大胆问：怎么样叫做敬自身？”孔子说：“君子既使说错了话，人民也拿说的话为言辞；君子做错了事，人民就也拿做的事为榜样。君子说话，不能作错误的言辞；君子做事，不能作错误的榜样；百姓不等待命令，就做到了敬恭。这样，就是能够敬重自身了；能够敬重自身，就能够使父母亲成功了。”

哀公说：“大胆请问：怎么样叫做使父母亲成功？”孔子说：“‘君子’，是一个人修德成功的名称。百姓把一个名称加在他的身上，叫他做‘君子的儿子’，这是使他的父母亲成为‘君子’了，这就是使他的父母亲得到成功的名声了啊！”

孔子接着说：“古人为政，把爱人看得最大；不能爱人，就会被人仇视，不能保他自身；不能保他自身，就须时常避害，不能有安定的居所；而不能有安定的居所，就不免怨天

尤人，不能够乐爱于天道；而不能够乐爱于天道，就不能快乐的工作下去，也就不能使自身得到成功。”哀公说：“大胆请问：怎么样才算做自身成功？”孔子说：“不做错误的事。”哀公说：“大胆请问：君子为什么重视天道呢？”孔子对答说：“重视它的运行不止，君臣的朝会举行不辍，犹如日月的东升西落相从不止，这就是天道；人君不断以政教开导万民，犹如天不断的开启万物，这就是天道；人君不须有所营求而天下自理，犹如天下见有何作为而万物尽成，这就是天道；人君化民成治而功德显著，犹如天的化成万物而功效彰明，这就是天道。”哀公说：“寡人蠢笨、愚昧、冥顽、烦躁，你心里是知道的。”孔子双脚站起来，离开席位，很恭敬的说：“仁人不做错误的事，孝子不做错误的事，是仁人的敬奉父母如同敬奉天，敬奉天如同敬奉父母，由于这个缘故，孝子得到了自身的成功。”

哀公说：“寡人已经听到这些话，只怕将来再犯过错，怎么办？”孔子说：“您讲到这样的话，是臣我的福气！”

礼三本第四十二

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德之本也。

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者流泽光、积薄者流泽卑也。

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饮食之本也。

大飨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啖大羹而饱乎庶羞，贵本而亲用。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夫是谓大隆。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

利爵之不啐也，成事之俎不尝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

大昏之未发齐也，庙之未纳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

大路车之素幘也，郊之麻冕也，丧服之先散带也，一也。

三年之哭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县一磬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

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贷之则丧。

【译文】

礼的根本有三类：天地是生性的根本，祖先是种族的根本，君师是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何能生人？没有祖先，何能出人？没有君师，何能活人？三者缺一，人就没有安宁了。所以礼，上敬奉天，下敬奉地，尊重祖先，而礼敬君师，这就是礼的三个根本啊。

王者郊祀太祖配合天，诸侯不敢这样想，大夫、士的始祖通常称为“宗”或“小宗”，这是他们对始祖的尊重，和王是有区别的。但尊重始祖，是德行的根本啊！

只有天子可行祭天大礼，诸侯可以行祭地大礼，士、大夫可以祭神，由此可以分别尊卑。地位越尊贵的敬奉尊贵的神，地位卑微的敬奉卑微的神，祭礼应该盛大的就盛大，应该简单的就简单啊。

所以领袖天下天子，在宗庙里供奉七世的祖先，有领导一国权力的诸侯，在宗庙里供奉五世的祖先；有五乘的土地的大夫，在宗庙里供奉三世的祖先；有三乘的土地的士，在

宗庙里供奉两世的祖先。等待谷熟才能得食出卖劳力的农夫、平民，是不能立宗庙来祭祀祖先的。由这里可以分出所积累的功德的厚薄。积累厚的，恩泽就流传广远；积聚薄的，恩泽就流传狭近。

举行大飧的礼，来给祭先王，用味道最淡的水酒，俎上摆着没有煮熟的腥鱼，拿出来的是没有调过味的肉汁，这是尊重饮食的本初啊。

举行大飧的礼，来祭先生，用味道最淡的玄酒，接着用醴醕、粢醕、澄酒等；吃是先食用较粗的黍稷，再食用少许较精的稻粱；祭时做“尸”的人用嘴唇尝一尝没有调过味的肉汁，再饱尝各种各色菜肴的滋味；既尊重本初而又实用。既尊重本初，来作为仪文；又切合实用，来顺应情理；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礼丰富的形式，而丰富的礼又归于太古时代的朴真；礼行到这样，可以说是最崇高的。

所以酒尊里用味道最淡的玄酒，俎上摆著没有煮过的生鱼，豆中先盛着没有调过味的肉汁，原因是一样的。

利献尸的爵里虽然还有酒，但不去啐奠；举行卒哭的祭礼，俎上虽有鱼肉，但不去品尝；宥劝尸食，至三饭而止，但自己仍不去吃；道理是一样的。

在大婚还没有举行斋戒以前，在庙祭还没有把尸送进祭堂以前，在丧家刚死还没有小敛以前，情况是一样的。

天子祭天时车轼上盖的是素巾，头上戴的是麻冠，丧礼在没有成服以前，幘带是散着没有系起来的，意义是一样的。

父母去世，服丧三年的哭声，是一泄而不返的；在祭祀文王时，唱清庙那首诗的歌声，是一人唱起而众人跟着赞叹

的；同时配合的乐声，只是挂一片磬而用拊搏去敲击，瑟用朱絃而通达于越；声情是统一。

大概礼都是由简单开始，逐渐完善了节文，最后达到了隆盛。所以最完备的礼是人情与节文都表达得完美无缺；其次是以人情激起节文，以节文激起人情，相互影响；最低是恢复人情回到太古时的朴厚。

天地阴阳因此而交合，四海百姓因此而和洽，日月因此而光明普照，星辰因此而运行不息，江河因此而万古长流，万物因此而生生不息，好恶因此而制约，喜怒因此而恰当，以此而为下就能使人顺从，以此而为上就使人明察；不管如何变化，礼的道理总是不变；如果用礼有了差错，就会失败了。

礼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犹防与？夫礼之塞，乱之所从生也；犹防之塞，水之所从来也。故以旧防为无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

凡人之知，能见于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信于微眇，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谓也。

为人主计者，莫如安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于外。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故

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或导之以德教，或欧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欧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我以为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则如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岁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余年，即大败之。此无佗故也，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苦毫厘，缪之千里。”取舍之谓也。然则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

问：“为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而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所置尔。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育，被蛮貊四夷，累子孙十余世，历年久五六百岁，此天下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恶如仇讎，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夫用仁义礼乐为天下者，行五六百岁犹存；用法令为天下者，十余年即亡；是非明敷大验乎？人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妄言。’今子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观之乎？”

【译文】

孔子说：“做君王的道理，就好似筑堤一样吧？礼阻塞不行，就是祸乱发生的原因；就好像堤防阻塞不通，就是使洪水泛滥的原因一样。所以认为旧堤防没有用而毁弃了它，一

定会遭到大水灾；认为旧礼教没有用处而废弃了它的，一定会引起大动乱。”如果婚姻的礼教废弃了，夫妻就很难相处，而许多胡乱苟合的罪恶就发生了；大家喝酒的礼废止了，长幼的次序就丧失，而争夺打斗的官司就多起来了；聘射的礼废弃了，诸侯就肆意作恶，而骄奢盈溢的灾祸就跟着发生了；丧祭的礼废弃了，为人臣、为人子的就薄情寡义，因而背叛死者忘记祖先的人就多了。

一般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恶事发生之前先加禁止，而法却是在恶事发生之后再加以惩治；因此，法的作用很容易看到，而礼所能产生的作用却难被人知道了。

至于用奖赏来鼓励人行善，用刑罚来惩罚人作恶，先王把握这一原则的坚定就如金石一样，推行这一原则的忠诚，就如顺着四季的轮回一样，对这原则所采取立场的公正，无私就如天地一样啊，那里会不用赏罚呢？然而所谓礼呀礼呀，就是在罪恶还没有萌发时就先消灭了它，从极微小的地方培养起诚信来，使百姓一天天接近善良，远离罪恶，而自己并不知道。孔子说：“听断诉讼，我和别人一样；只是我尽力使他们没有争讼呀。”就是这个意思吧。

为做君王的人来筹划，没有比确定和明白取舍的原则更重要了。取舍的恰到好处，是在内心确定的；可是取舍以后，安危的预兆就在外界相应发生了。安定，不是一天造成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都是一天一天累积而成的，这道理不能不先看清楚。善事不多做，不足以成美名；罪恶做得不多，也不足以招杀身之祸。而每个人的所行所为，都取

决于他们内心的取舍。用礼义来治理国家的，就积累着礼义；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的，就积聚着刑罚；刑罚积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所以历来做君王的都希望人民善良，可是用来使人民善良的方法却并不相同，有的用德教去引导，有的用法令去强制。用德教去引导的，德教就会流行而人民安康快乐，用法令去强制的，法令就会极多而人民悲苦忧愁。人民悲哀或快乐的感觉，就正和灾祸或幸福是相应的。

我认为秦王想要尊崇祖先的宗庙，安定子孙的基业，和商汤、周武是一样的。然而，汤武就是推广他们的善德，使子孙长久在位，统治了五百年而没有失掉天下；秦王也想做到这理想，可把握天下只十多年，就垮得干净彻底。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汤武在确定取舍的原则时很仔细，而秦王在确定取舍的原则时没有想明白。易经上说：“做个领导者，在开始的时候要谨慎，因为开始毫厘的差错，到后来却错到千里。”这正是对取舍而说的。那么，做君王的老师的，就不能不白天晚上都讲这个道理。

问：“治理天下要怎样呢？”答：“天下就像器物，当人把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而天下的人情和器物没有不同，就看天子怎样安置了。汤武把天下放置在仁义礼乐上，恩德泽惠就很普及，连禽兽草木都大量繁殖，且还及四夷，而国祚累积到十几代，经过五六百年那么长久，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史实。秦王把天下放置在法令刑罚上，一点恩德泽惠都没有，社会上充满着怨恨，人民憎恶秦王就像对仇敌一样，灭亡的灾祸几乎降临在他自己

身上，子孙都被杀光，这也是天下人共同看到的事实。用仁义礼乐来治理天下的，能够继续五六百年还存在；用法令刑罚来治理天下的，只有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不是很明显，很重大的效验吗？有人说：‘听人说话的方法，是要凭他的行事来观察他，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乱说话了。’现在您们有的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做君王的人为什么不凭殷周秦三代的史实来观察呢？”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

启蛰——言始发蛰也。

雁北乡——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见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生且长焉尔。“九月遯鸿雁”，先言遯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遯而后数之，则鸿雁也。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谓南乡。记鸿雁之遯也，如不记其乡，何也？曰：鸿不必当小正之遯者也。

雉震响——震也者，鸣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

鱼陟负冰——陟，升也。负冰云者，言解蛰也。

农纬厥耒——纬，束也。束其耒云尔者，用是见君之亦有耒也。

初岁祭耒始用暘——初岁祭耒，始用暘也。暘也者，终岁之用祭也。其曰“初”云尔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圉有见韭——圉也者，园之燕者也。

时有俊风——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何大于南风也？曰：合冰必于南风，解冰必于南风；生必于南风，收必

于南风；故大之也。寒日涤冻涂——涤也者，变也，变而煖也。冻涂也者，冻下而泽上多也。

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记时也。

农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

獾献鱼——獾祭鱼，其必与之献，何也？曰：非其类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后食之。“十月豺祭兽”，谓之“祭”；“獾祭鱼”，谓之“献”；何也？豺祭其类，獾祭非其类，故谓之“献”，大之也。

鹰则为山桃鹄——鹰也者，其杀之时也。鹄也者，非其杀之时也。善变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则”，尽其辞也。

农及雪泽——言雪泽之无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

采芸——为庙采也。

鞠则见——鞠者何？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

初昏参中——盖记时也云。

斗柄县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参之中也。

柳稊——稊也者，发孚也。

梅、杏、柰桃则华——柰桃，山桃也。缙缙——缙也者，莎随也。缙也者，其实也。先言缙而后言缙，何也？缙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

鸡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时也。或曰：桴，姬伏也。粥，养也。

二月：

往耰黍，禘——禘，单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养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盖非其子而后养之，善养而记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时也，不足喜乐，善羔之为生也而祭之，与羔羊腹时也。

绥多女士——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

丁亥万用入学——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

祭鲔——祭不必鲔，记鲔何也？鲔之至有时，美物也。鲔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谨记其时。

荣菹、采蓰——菹，菜也。蓰，由胡；由胡者，蓰母也；蓰母者，旁勃也。皆豆实也，故记之。

昆小虫抵蜺——昆者，众也，由魂魄也。由魂魄也者，动也，小虫动也。其先言动而后言虫者，何也？万物至是，动而后著。抵，犹推也。蜺。蜺卵也，为祭醢也。取之则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

来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来者何也？莫能见其始出也，故曰‘来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视何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突穴取与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也。剥鲙——以为鼓也。

有鸣仓庚——仓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长股也。

荣芸，时有见稊，始收——有见稊而后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时也，皆若是也。稊者，所为豆实。

三月：

参则伏——伏者，非亡之辞也。星无时而不见，我有不见之时，故曰伏云。

摄桑——桑摄而记之，急桑也。

委杨——杨则苑而后记之。

羴羊——羊有相还之时，其类羴羴然，记变尔。或曰：羴，羴也。。

穀则鸣——穀，天蝼也。

颁冰——颁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采识——识，草也。

妾、子始蚕——先妾而后子，何也？曰：事有渐也，言事自卑者始。

执养宫事——执，操也。养，大也。

祈麦实——麦实者，五谷之先见者，故急祈而记之也。

越有小旱——越，于也。记是时恒有小旱。

田鼠化为鴽——鴽，鹌也。变而之善，故尽其辞也。鴽为鼠，变而之不善，故不鴽尽其辞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时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鸣鸠——言始相命也。先鸣而后鸠，何也？鸠者鸣，而后知其鸠也。

四月：

昴则见。

初昏南门正——南门者，星也。岁再见。壹正，盖大正所取法也。

鸣札——札者，宁县也。鸣而后知之，故先鸣而后札。

圉有见杏——圉者，山之燕者也。

鸣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属也。

王萑秀。

取荼——荼也者，以为君荐蒋也。秀幽。

越有大旱——记时尔。

执陟攻驹——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陟，升也。执而升之君也。攻驹也者，教之服车，数舍之也。

五月：

参则见——参也者，伐星也，故尽其辞也。

浮游有殷——殷，众也。浮游，殷之时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称“有”，何也？有见也。

鵠则鸣——鵠者，百鵠也。鸣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时也，是善之，故尽其辞也。

时有养日——养，长也。一则在本，一则末，故其记曰“时养日”云也。

乃瓜——乃者，急瓜之辞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良蜩鸣——良蜩也者，五采具。

匱之兴，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称“兴”，何也？不知其生之时，故曰“兴”。以其兴也，故言之“兴”。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谓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启灌蓝蓼——启者，别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记时也。鴈为鷹。

唐蜩鸣——唐蜩者，匱也。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

煮梅——为豆实也。

蓄兰——为沐浴也。

菽糜——以在经中，又言之时，何也？是食矩关而记之。

颁马——分夫妇之驹也。

将闲诸则——或取离驹纳之法则也。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见斗柄之不正当心也，盖当依依尾也。

煮桃——桃也者，杔桃也；杔桃也者，山桃也；煮以为豆实也。

鹰始挚——始挚而言之，何也？讳杀之辞也，故言挚云。

七月：

秀藿芼——未秀则不为藿芼，秀然后为藿芼，故先言秀。

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杀也。

湟潦生苹——湟，下处也。有湟，然后有潦；有潦，而后有苹草也。

爽死——爽也者，犹疏也。

并秀——并也者，马帚也。

汉案户——汉也者，河也。案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

寒蝉鸣——寒蝉也者，蜩螗也。

初昏织女正东乡。

时有霖雨。

灌荼——灌，聚也。荼，藿芼之秀，为蒋褚之也。藿未

秀为蒹，苇未秀为芦。

斗柄县在下则旦。

八月：

剥瓜——畜瓜之时也。

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绿色然，妇人未嫁者衣之。

剥枣——剥也者，取也。

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后取之，故不言剥也。

丹鸟羞白鸟——丹鸟者，谓丹良也。白鸟，谓白鸟也。其谓之鸟，何也？重其养者也。有翼者为鸟。羞也者，进也，不尽食也。

辰则伏——辰也者，谓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鹿人从——鹿人从者：从，群也。鹿之养也离，群而善之。离而生，非所知时也，故记从、不记离。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从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内率之也。

驾为鼠。

参中则旦。

九月：

内火——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遭鸿雁——遭，往也。

主夫出火——主以时纵火也。

陟玄鸟蛰——陟，升也。玄鸟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后言“蛰”，何也？陟而后蛰也。

熊、黑、貉、貉、鼯、鼯则穴，若蛰而。

荣鞠树麦——鞠，草也。鞠荣而树麦，时之急也。

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时也。

辰系于日

雀入于海为蛤——盖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

豺祭兽——善其祭而后食之也。

初昏南门见——南门者，星名也，及此再见矣。

黑鸟浴——黑鸟者，何也？鸟也。浴也者，飞乍高乍下也。

时有养夜——养者，长也；若日之长也。

玄雉入于淮，为蜃——蜃者，蒲卢也。

织女正北乡，则旦——织女，星名也。

十一月：

王狩——狩者，言王之时田也，冬猎为狩。

陈筋革——陈筋革者，省兵甲也。

豷人不从——不从者，弗行。

于时月也，万物不通。

陨麋角——陨，坠也。日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陨记时焉尔。

十二月：

鸣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鸣”而后言“弋”者，何也？鸣而后知其弋也。

元驹贲——元驹也者，蚁也。贲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纳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纳者，何也？纳之君也。

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设罔罟者也。

陨麋角——盖阳气旦睹也，故记之也。

【译文】

正月：

启开蛰藏——说开始发动蛰藏在地下的动物。

雁向北飞——为什么先说“雁”而后说“向”？是先看到雁而后考虑方向。为什么要说飞的方向？是飞向它们的家乡啊，雁是以北方做为它们的家乡的。怎样才叫做家乡呢？生在那里又长在那里的地方，就叫做家乡。“九月飞走了鸿雁”，为什么先说“走了”而后说“鸿雁”？是先看到飞走了而后知道到是鸿雁。为什么不说是向南飞呢？我说：那不是它们的家乡啊，所以不说是向南飞。记鸿雁的飞走，却不记它们的方向，又是为的什么？我说，鸿雁向南飞走不必正当夏小正所记飞走的时候。

野鸡扇动翅膀在叫——翕动翅膀，是在叫啊。叫，是在翕动翅膀啊。正月必定打雷，雷不一定听到，但是野鸡一定能听到的。为什么说打雷呢？野鸡扇动翅膀在叫，人就可知道在打雷了。

鱼游上来，背负著冰——上来，就是升起的意思。讲到背负著冰，且说鱼解开了在水下的蛰居。

耕田，纬绑好他的耒——纬绑，就是束缚的意思。讲到束缚好他的耒，由此可见君王也有耒。在年初检视耒，开始在田里除草——在年初检视耒，是为的开始在田里除草啊。在田里除草，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耒也经常要检视。这里说

“初”，是说这个月才开始用它。初，作“开始”讲。

有墙的园子又看见韭菜了——有墙的园子，是园子可以供人安居的。有人说，那是可供祭祀用的韭菜。

时常有俊伟的风——俊，是“伟大”的意思。伟大的风，就是南风。为什么说南风是伟大呢？冰凝合起来必在南风停止的时候，冰解散开来一定在南风吹来的时候；万物的生长一定在南风吹来的时候，万物的收成一定在南风停止的时候，南风的关系如此重要，所以把它看成伟大的啊。

阴寒的日子，天天洗除化冻的泥水——所以洗除，是气候变了，变得暖了。冻涂，是说底下还是冻，上面已在溶解，多是滋润的液汁了。

田鼠出来了——田鼠，就是鼯鼠。这是记时节的。

农夫相率治理田地——率，是一人这样做，别人也照着这样做。整治田地，就是开始除去田里的杂草，是说农夫急迫地除田里的杂草。

獾献出了捕捉到的鱼——通常都说“獾祭鱼”，这里一定要称许它是“献”，为什么？我说：由于獾和鱼不是同类。用“祭”字，是说獾捕得的鱼很多，陈列在水边，不立即去吃；好像祭祀，陈列的祭品很多，不立即去吃一样。这是赞美它先祭而后吃的。“十月豺祭兽”，说是“祭”，这里獾祭鱼，却要说是“献”，为什么？豺祭的是同类，獾祭的不是同类，所以说是“献”，是夸奖、赞美它的意思。鹰就化为鸠了——鹰性凶猛，那是在凶杀的时候。鸠性仁慈，不是在凶杀的时候。这里是毛病鸟由凶猛变而为仁慈。所以那样讲它啊，说“就”，是一种极尽的说法，表示它立刻这样变了。

农夫赶在雪后小雨的时候耕田——是说无论高地、低地都被雪与雨水浸到了。开始在公田里工作——古代是有公田的。古时的制度，是先在公田里工作，而后，才在自己的田里工作。

采取芸草——是为庙祭而采取的。

“禄”就看到了——“禄”是什么？是星的名称。“禄”就看到了，是说一年看到两次，正月天亮时从东方看见，十月天黑时从西方看见。

天刚黑时，参星在天中南方——这是记节气的話。

北斗星的柄悬挂在下面——说北斗星的柄，是用来表示参星正在中天。

柳树开始放花——放花，就是自苞生长的意思。

梅、杏、桤桃就开花了——桤桃，就是山桃。已是丹黄色了，那些缟——缟，就是莎随。丹黄色，是它的实，为什么先说丹黄色而后说缟？丹黄色是先看到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夏小正都是拿明显的先说。

鸡孚卵育雏——育，是说正是鸡相与育雏的时候。有人说：孚卵，是像女人俯伏在那里养育孩子的样子。育，作“养”字讲。

二月：

到田里去翻土种稷，穿著禅衣——禅，就是“单”的意思。

俊伟的羔羊开始帮助它的母亲养育幼小的羔羊——俊，是“大”的意思。育，是“养”的意思。是说大的羔羊能够吃草木，而不喝它母亲的奶水。羊大概是大的孩子离开了，而

后养育小的孩子，这里是赞美它生长抚育，才记这一笔。有人说：大烹而祭的时候，祭的人用羔羊。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值得喜乐的，只是赞美羔羊的帮助生养才记它，这是称许羔羊厚生的时候。

和绥的结合了许多的女郎和男士——绥，作“安”字讲。这是行过冠礼的男子娶老婆的时候。

丁亥日练习万舞，来进入大学——丁亥，是一个好日子。万，就是干戚舞。入学的学，是指大学说。是说这一天行大规模的释菜礼。

荐祭用鲔——祭是不必记的，记鲔是为的什么？鲔的来到是有定时间的，它是好的东西啊！鲔，是最先来的鱼，而它的来到也有一定时间，所以记它来到的时候。

萑蓂已经茂盛了，白蒿已可采撷了——萑蓂，是菜的名称。白蒿，就是由胡；由胡；就是蓂母，蓂母，就是旁勃。都是祭祀时豆里装的菜菹，所以记载它们。

混混的小虫推抵著蜺——混混的，是形容众多的样子，犹如魂魄的；魂魄的，是动的样子，是小虫很多的动。这里先说动而后说虫，为什么？是由于万物到这时候，都动得很显著了。抵，犹如“推”字。蜺，是蚊卵，可做祭醢的。要拿取它就必须推动它，推动它却不一定拿走它，拿走必须推动而不说拿取（是主意还没有拿定的缘故）。

来了，降下了，燕子——这是睇视著燕子飞下来的样子。降，是降落。为什么说“来”呢？不能看到它最初是由那里出来的，所以说“来降”。为什么说这是睇视著呢？睇，作“眄”字讲。眄（斜眼看着），是看可以做它们居室的地方。各

种鸟住的地方都叫做“巢”。燕子在深穴里聚居，而说是“室”，为什么？这是由于它们拿泥来到人家，进入人家的内院（来构造它们的住处）啊。

剥开鱗皮——是拿来做鼓的。

仓庚有的芸，时常看见开有花，才收采它——看见开有花，才收采它，是夏小正的叙说。夏小正的叙说时节，都是像这样的。开的花，就是用来做庙祭时豆里的祭品的。

三月：

参星就隐伏起来了——隐伏，不是“丧失”的辞语。星是没有一刻儿看不到的，只是我有看不到的时候，所以说是隐伏。

拖拿着桑树——把桑树拖拿着的事记载下来，表示需要桑树的急迫。

蒲柳的枝条垂下了——蒲柳既然茂盛，而后记载下来。

羊在彼此相挤抵——羊有还豕的时候，它们同类走在一起挤抵、挤抵的样子，羊的本性原是柔顺的，这样似乎变了，所以把它记载下来。有人说，挤抵的是公羊。

蝼蛄在叫了——蝼蛄，就是天蝼。

颁赐冰——颁赐冰，是把冰分给大夫。

采蓂——蓂，是草名。

众妾和夫人开始养蚕——为什么先说众妾而后说夫人？我说：事是逐渐地做起来的，是说事从地位低的人开始做的。

执掌管理蚕室和养蚕的事——执，是掌管。养，是育长。

祈求麦长成完好的实——麦实，是五谷里最先看到的，所以急迫地祈求而记载下来。

吁，有小旱——吁，通“于”，有“在”的意思，是记载在这时常常有小旱。

田鼠化成鴽了——鴽，又叫做鹤。向好的变，所以尽量的将它说出。鴽变成鼠，是向坏的变，所以就不尽将它说出了。

像拂拭过一样的梧桐开了花——拂，是拂拭。是梧桐开花的时候。有人说，是说梧桐的花刚开有点摇摇摆摆的样子。

叫了，班鸠——是说鸠开始在相兴呼叫。为什么先说“叫”而后说“鸠”？是由于鸠叫了，而后晓得它是鸠。

四月：

昂星就看到了。

天刚黑时南门正在天的中央——南门，是星名，一年有两次看到（九月天刚亮时在东方看到，六月天已黑时在西方看到），一次在天的正中（四月），是伟大的君王所做而效法的。

叫了，杞——杞，又叫做宁县。叫了而后晓得，所以先说“叫”而后说“杞”。

有墙垣的园子里看到杏子了——有墙垣的园子，是指山上可以使人安居的地方。

叫了，蝼蝈——蝼蝈，有人说，是鼓造两类的。王萇开花了。

采取苦菜——苦菜，是拿来给君王进雕荐的。开花了，萇。

吁！有大旱——记载节气是这样。

拉着两岁的小马，走上去献给君王，加以训练——拉着，是说开始拉着两岁的小马。拉着两岁的小马，是叫它们离开

母亲怀抱的时候了。是登上宫殿，拉着登上宫殿献给君王。训练两岁的小马，教它们熟习拖车的事，但又怕它太累，屡次的放开它。

五月：

参星就是看到了——参星，也就是伐星，所以把话说得很大。

蜉蝣又有得很殷盛了——殷盛，就是众多的意思。蜉蝣的出现，在殷盛的时候。蜉蝣，就是渠略，是早晨生而暮晚死的。为什么说“有”呢？是有所见啊。

鸬在叫了——鸬，就是伯劳。叫，是相互呼叫。这是不杀生的时候，所以赞美它们，而把话说得很大。

这时白天正在滋长——滋长，就是延长的意思。一方面阴气是在开始，一方面阳气是在终极，所以记载“这时白天正在滋长”的话。

就结瓜了——就，是表示瓜在急迫的要结成的话。结瓜，是说开始要吃瓜。

蝉叫了——蝉，就是蜩，是具有五彩颜色的。

蜩的兴起，五天就敛合，十五日就隐伏蜕化——为什么不说“出生”而说“兴起”呢？不知道它们出生的时候，所以说“兴起”。由于它们是兴起来的，所以就说它们是兴起。五天，是说它们的敛合。十五日，就是一月的望日。而“隐伏”的话，是不知它们的死，所以说是隐伏。五天，是十五天的略称。收敛，就是将翅膀合起来的意思。隐伏，是入而不见的意思。

分开丛簇在一起的蓝蓼——分开，就是判离的意思，分

移在许多陶器里，使它们疏散，让它们再去滋长。丛蔴，是聚生在一起的意思。这是记载时节的话。

鸠化为鹰了。

天刚黑时大火正在天的正中——大火，就是心星的别名。心星在天的正中，是种植黍、菽和的时候。

烹煮梅子——做筴豆里的食品。

采集兰草——为洗头、洗身用的。

把菽（大豆）做成稠粥——菽，已经在经文里讲过，又拿它说这个节气，为什么呢？是说粮食短缺的事，为著怜悯人民，才记载的。

把马分开——是说分开母马和公马。

将要它们熟习各种工作的法则——或者是取四月所说的“离驹”（离开母亲的小马）使它们的工作合乎法则。

六月：

天刚黑时，北斗星的柄正在上面——五月大火在天的正中，六月北斗星的柄正在上面，由此可见斗柄的不正当心星，大概是捱捱的紧靠著尾星。

烹煮桃子——桃，就是柎桃；柎桃，就是山桃；煮熟了拿来作筴豆里的食品。

鹰开始袭击小动物了——为什么说“开始袭击”呢？避开“杀”字的话，所以说“袭击”。

七月：

开花了，藿芎——没有开花，就不是藿芎；开了花的，然后是藿芎，所以先说“开花了”。

獠子开始放肆了——开始，就是起头的意思。放肆，就

是任随自己的意思去做。是说它开始任意去做；有人说，是任意去杀。

低洼的地方积聚的雨水里生出浮萍来了——低洼的地方，就是地势低下的处所。有了低洼的地方，然后有积聚的雨水；有了积聚的雨水，然后有浮萍。

枯叶爽朗的草木死了——枝叶爽朗，犹如说枝叶稀疏。并开花了——并，就是马帚。

银汉正对著门户——银汉，就是天河。对著门户，是说正向著门户。这是说天河这时正是南北向。

寒蝉叫了——寒蝉，就是蟋蟀（“知了”的古读）。

天刚黑时织女星正向东方。

时常有三日以上连绵不断的雨。

丛生许多的荼——丛生，是聚集的意思。荼，是藿苇开的花，为著藿苇的颜色还在青的时候，把它储积起来。藿没有开花是莢，苇没有开花是芦。

北斗星的柄悬挂在下面，天就亮了。

八月：

摘瓜——这是收储瓜的时节。

天上是玄色，地上是青黄色——玄，是褐的；青黄色，和绿色差不多；未出嫁的女子常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把枣子敲下来——敲落，就是收取的意思。

树上的果实都掉下来了——掉下，就是落下的意思。掉下而后去捡，所以不说“摘落”或“敲落”。

红色的鸟看不起白色的鸟——红色的鸟是指丹良，白色的鸟是指闽蚘。为什么说它是鸟呢？是因为它被供养，而且

有翅膀的也可算是鸟啊。进食，是指去吃，而不吃尽的意思。

辰星就隐了——辰，是星名。隐，是说隐没，看不到了。

鹿像人一样互相跟随——鹿像人一样相互跟随的意思是：彼此相跟随，指合群。鹿只在孕妊生养的时候离群，因为它们合群，所以赞美它们。离群去生产的时候是不太知道的，所以只知道它们从群的事，而不知道它们离群的事。群子对那些阴暗不明的事，是不讲的。有人说，像人一样彼此跟随，是大的鹿在外面，小的鹿在里面，带领著它们走。

驾成田鼠了。

参星在天空的中间，预示天就亮了。

九月：

火进云了——火进去了，就说的大火。大火，就是心里。去了鸿雁——去了，就是“往”的意思。

主要的是出猎放火——主要的，是说在这时候放火围猎是主要的事。

飞上来的玄鸟去蛰藏了——飞上来，是升起的意思。玄鸟，就是燕子。为什么先说飞上来而后说蛰藏呢？是飞上来而后去蛰藏的命因。

熊、罴、貉、貉、鼯、鼯等动物就要进入洞穴，适合这个时节而蛰藏起来了。

菊花盛开，种下麦子——菊，是一种花名。在菊花盛开时种麦子，是说时间的急迫。

王开始穿皮裘了——为什么说王开始穿皮裘呢？是说这是穿皮裘的时候了。

辰星和太阳联在一起。

雀入海里变成蛤——这种事大概有过，可并不是常常入海。

十月：

豺祭祀被捕杀的兽——是赞美它祭祀而后吃。

天刚黑时南门出现了——南门，是星名；到这时再度地出现。

黑色的鸟在洗涤它的毛羽——黑色的鸟是什么？是乌鸦。洗涤毛羽，是说迎风而飞那忽高忽下的样子。

这时夜晚正在滋长——滋长，就是延长的意思。如同五月白天延长一样。

玄色的雉进入淮水，化成蜃——蜃，就是蒲卢。

织女正转向北方时，天就亮了——织女，是星名。

十一月：

王去狩猎——狩，是说王的适时捕猎。冬天打猎，叫做“狩”。

陈列弓和甲革——陈列弓和甲革，是省察、检视攻敌的武器和护身的装备。

商人跟着去——不跟着去，就是不参加行猎。

在这个月里，万物万事都不可行。

麋的角掉下来了——掉下，是坠落的意思。日子到了冬至，阳气来了，才动，那些还在生长的万物都是不知不觉活跃起来，这是可应验的。所以麋角的掉下，也是记时节的啊。

十二月：

响起了缴射的弓箭——缴射，是捕鸟。先说响起而后说缴射，为什么？是弓箭响起来而后才晓得那是在缴射。

蚍蜉大动起来了——蚍蜉，就是蚁。为其么要说大动起来呢？是在地底下走动起来啦。

献纳像蛋一样的蒜头——像蛋一样的蒜头，是说蒜的根像蛋一样。为什么说“献纳”呢？是献给领袖啊。

虞人进入泽梁——虞人，是官名。梁，主要的是布设鱼网来捕鱼的。

麋的角掉下来了——大概阳气早看到了，所以一再地记着它。

保傅第四十八

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惟非甚相远也，何殷周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之礼，使士负之。有司参凤兴端冕，见之南郊，见之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时，教固以行矣。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孝顺，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

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比选天下端士考悌闲博有道术者，以辅翼之，使之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当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此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

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此五义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学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于是有进膳之旂，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别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鸾和，步中采茨，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学无过事；殷周之前以长久者，其辅翼天

子有此具也。

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尚者刑罚也；故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计者谓之诿诬；其视杀人若芟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习导非其治故也。

鄙语曰：‘不习为吏，如视已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殷周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如不能从，是不法圣知也。秦世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辞者，是前车覆，而后车必覆也。夫存亡之败，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谕，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理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夫服习积贯，则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参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虽有死不能相为者，教习然也。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则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时务也。

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不知国君畜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礼，不博古之典传，不闲于威仪之数，诗书礼乐无经，学业不法，凡是其属，太师之任也。天子无思于父母，不惠于庶民，无礼于大臣，不中于制狱，无经于百官，不哀于丧；不敬于祭，不信于诸侯，不诫于戎事，不诫于赏罚，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赐与侈于近臣，邻爱于疏远卑贱，不能惩忿窒欲，不从太师之言，凡是之属，太傅之任也。天

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节度无礼，升降揖让无容，周旋俯仰视瞻无仪，安顾咳唾，趋行不得，色不比顺，隐琴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

天子宴瞻其学，左右之习反其师，答远方诸侯，不知文雅之辞，应群臣左右，不知己诺之正，简闻小诵，不传不习，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冠带在服不以制，御器在侧不以度，纵上下杂采不以章，忿怒说喜不以义，赋与集让不以节，凡此其属，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乐而湛，饮酒而醉，食肉而餒，饱而强，饥而憊，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后。天子自为开门户，取玩好，自执器皿，亟顾环面，御器之不学不藏，凡此其属，少保之任也。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宴乐雅诵，送乐序；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大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

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干《》，皆慎始敬终云尔。素诚繁成，谨为子孙，娶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曰：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名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

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縵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

则太宰侍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其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后卜名。上无取于天，下无取于坠，中无取于名山通谷，无拂于乡俗，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此所以养恩之道。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在衡为鸾，在轼为和，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此御之节也。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冲牙、玼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行以采茨，趋以肆夏，步环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

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之道也。

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

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成王有知，而选太公为师，周公为傅，此前有与计，而后有与虑也。是以封泰山而禅梁甫，朝诸侯而一天下。犹此观之，王左右不可不练也。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夫差以见禽于越。文公以晋国霸，而厉公以见杀于匠黎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简公以弑于檀台。穆公以显名尊号，二世以刺于望夷之宫。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

不等者，所任异也。

故成王处襁抱之中朝诸侯，周公用事也。武灵王五十而弑沙丘，任李兑也。齐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再为义王；失管仲，任竖刁、狄牙，身死不葬，而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而削地复得。赵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国入独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复。齐有田单，襄王得其国。由见观之，无贤佐俊仕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之有也。

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臣。得民心者民从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赧旧冢而吴人服，以其前为慎于人也。

故同声则异而相应，意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雠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桓公，七十言说乃听，遂使桓公除仇雠之心，而委之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也。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鳅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史鳅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

尸谏，可谓忠不衰矣。

纣杀王子比干，而箕子被发阳狂，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以族从，自是之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与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霞王于莒。燕支地计众，不与齐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于此者，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宜治之民，得贤者安存，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

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知恶古之危亡，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则未有异于却是而来及于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兴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当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译文】

殷朝做天下王的时候，传了三十多代，然后周朝承受了王位，周朝做天下王的时候，传了三十多代，然后秦朝承受了王位，秦朝做天下王的时候，只传了两代，就亡了国。人性却不相差很远呀，为什么殷、周两代治理天下有道就那样长久，而秦朝治理天下无道就很快灭亡？那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啊！

古时最高的君主，当太子刚诞生的时候，就用礼来引导他，命士背着，执事的官员们都齐戒肃敬，穿着祭祀的礼服，带他谒见南郊，这是谒见上天啊！经过门观就下来，经过宗庙就快步而过，这是孝子所行的道理啊！所以，从做婴儿时，

教导就开始了。

从前在周成王还很小的时候，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师。保，是保护他的身体；傅，是以德义去辅助他；师，是以教诲去引导他；这便是三公的职责。同时也为他设置了“三少”，都是上大夫担任的，叫做少保、少傅、少师，这些人都是与太子居住在一起的。

所以他儿童时期，三公三少就为他讲明孝仁礼义的道理来教导他，使他熟悉，赶走那恶的人，不让他见到那些邪恶的行为，因此，选天下端正孝悌学问渊博而有道德的人，来辅助他，使这些人与太子起居出入在一起。因此，太子看见的尽是正当的事，听到的尽是正当的话，做着的是正当的行为，左看右看，前后都是正人君子。和正人相处久了，就不能不正；就如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他的爱好以前，必须先使他读书，才能让他去尝试；选择他所喜爱的以前，必须先要学习，才可以去做。孔子说：‘少年时已成熟好象是天生的，是经常的习惯使它成为正常的行为。’这就是殷、周两代所以长久而有道的原因啊！

到了太子长大一点，懂得女人的事，就让他进入小学——小孩所学的校舍。学礼上说：皇帝入东学，尊崇亲长而重视仁爱，那么亲疏便有前后，而恩德相及了。皇帝入南学，尊崇老者而重视信义，那么长幼便有次序，而百姓也就没有不诚实的了。皇帝入西学，尊崇贤良而重视德行，那么明智的人便身居要职，而基业便不发愁了。皇帝入北学，尊崇显贵而敬重爵位，那么便使得贵贱有差等，而下级的人不敢有逾越的行为了。皇帝入太学，接受师长的教诲，询问治国平天

下的大道，退出后能用于处事，并求正于太傅，太傅指出他不合理法的，而教诲他未能顾及的，这样就使他道德智慧增长从而得到治理天下的大道了。这五种道理，既然完成于上，那么天下的百姓众民也就变化和协于下了。所学既有成就，治理天下也有收获，这就是殷周二代所以长久而有道的原因哪！

等到太子加冠成人以后，便不用保傅严紧的督促，而有专门记录错失的史官，有管理减免膳食的宰官。太子犯了过错，史官必须记录下来；设置史官的意义，就是记录过失的。若不记录过失，就犯有死罪。过失记录以后，宰官就要彻减膳食；设宰官的意义，就是不得不彻减膳食的，若不彻减膳食，就犯有死罪。因此，还设有进献善言的旗帜，有记书诽谤的木柱，有进谏的皮鼓；乐师夜晚歌诵民歌，乐人诵读正谏，士人传递百姓的意见，使得太子的学习与个人的智慧同时增长，所以二者相互接近而不致退步，使得教化与思想同时有所成就，所以行为符合大道就如同本性天生的一样，这就是殷、周二代所以长久而有道的原因哪！

三代的礼仪，天子在春分的早晨祭太阳，在秋分的傍晚祭月亮，这是表明事物的不同。春、秋两次入太学，使国老就位，天子执酱菜亲自进献食物，这是用以表明对尊长的孝敬。行车时配合好听的铃声，步行时配合采茨的节奏，趋行时配合肆夏的乐节，这是说明了处事皆符合于法则。对于动物，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使它们被宰食，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不忍心再去吃它们的肉，因此就远离厨房，这样来增加恩德，并且彰明仁爱的心啊！吃饭时依礼而动，去时按乐而行，如有失礼的地方，那么史官便记载下来，乐人诵读出来，三

公上前加以说明，宰官彻减膳食，这是不让天子做错事啊。

明堂之礼的内容说：重仁爱而好学习，多听说而慎出言，天子不知道就问，解释是极多的，这叫做道；所谓道，就是引导天子到达道的境界啊！有个人常站在天子的前面，那就是周公。忠诚坚强而勇敢果断，会辅助而以义扶持的，这叫做充，所谓充，就是坚定天子的意志啊！这个人常站在天子的左边，那就是太公。清正廉洁而正直，匡正过失而抵制邪恶的，这叫做弼；所谓弼，就是帮天子不犯过失的人啊！这个人常站在天子的右方，那就是召公。见闻渊博而记忆过人，说谈敏锐而善于对答的，这称作承；所谓承，就是承接天子遗忘的人啊！这个人常站在天子身后，那就是史佚。所以成王站在他们中间而处理政事，又有四圣扶佐，在思想上没有失误，而施政上也没有过失，殷周之所以长久的缘故，就是因为有辅佐天子的这些官职的存在啊！

到了秦朝就不一样了，秦人的习俗就不重视辞让，所推崇的是告密抓到贼，根本就不重视礼义，所崇尚的是严法酷刑；所以赵高辅佐胡亥时，便教以刑狱的事，而胡亥所学习的也不是斩劓人，就是灭人家的三族，所以现在就位，次日便有杀害百姓的事情。对忠心举谏的人认为是诽谤，对他长远计划的人说是妖惑，他看杀人，如同刈芟轻贱的草菅。这难道是胡亥本性恶劣吗？只是因他所学习和被引导的皆是不治理国家的道理！

俗话说：‘未曾学习为官的事，就该多观察以前处事的法则。’又说：‘前进的车辆翻了，后面的车辆就应当引以为戒。’殷周二代所以长久存在，他们过去的事知道了，然而不能追

随，那就是不效仿前贤了。秦代所以很快的灭亡，它的轨迹也可以看到的，如果不远离它，那就是前车翻覆而后车也必然翻覆的啊！所以存亡的变化，治乱的关键，它的重要就在这里了。

天下的命运，系在天子的身上，而天子的贤德，在于早期的教诲与选择左右辅佐的大臣，在他思想刚萌芽时，就先施以礼教教诲，那么教化便容易成功了。启发以道术，使他知道义理的根本，这就是教化的功效。至于行事学习，积累成为习惯，那就是左右大臣的职责了。胡越两地的人，出生时的啼声相同，睡态也没有区别，然而等到他们长大而养成习俗，语言经过数次翻译还没法使人感情沟通，行为即使受到死亡的胁换还是难使他们相类似，这就是教化习惯使他们这样啊！所以说选择左右，早日教诲太子，这是很紧急的事情。教化若想得当，而天子左右的大臣就得做的正，左右大臣做得正，那么天子也就做得正了，天子做得正，那么天下就安定了。书经上说：‘一人有福庆，千万的百姓都仰赖着他啊！’就是这样做哪！

天子不理睬古代圣王的品行，不知道国君爱护百姓的道理，不了解礼义的正确，不细想处置事物的条理，不博览古代的典籍传记，不熟习曲礼的礼节，不遵守诗书礼乐先王的规则，学业也没有常规，凡是这类的事，都是太师的责任。天子对父母没有恩情，对于百姓不施予仁爱，对于大臣没有礼貌，对于刑狱没有公正，对于大小官员没有尊重的态度，对于丧事没有悲伤的情绪，对于祭祀没有尚敬的心意，对于诸侯不遵守信用，对于战事不能慎重从事，对于赏罚不能真实

公平，对于恩德不能加以厚施，对于行为不能一直向善，对于亲近欢喜的人却有过分的赏赐，对于疏远卑贱的人给予吝啬的慈爱，对于忿怒心境不能克制压抑，对于太师的言语不能听从，凡是这类的事，都是太傅的责任。天子居位不正，受理事务不谨慎，言语没有先后，声音不合韵律，进退礼节不按礼法，接见宾客没有上下之间的礼仪，交谈交流之间没有威严，随意咳唾，行为不和时宜，态度不恭顺，隐藏琴瑟，凡属这类的事，都是太保的责任。

天子不知道尊重自己所学的，狎习左右的人，违反师德，和远方诸侯交流时，不知使用典雅的辞句，对待群臣及左右，不知黜止或允诺的准则，对从简策这些书读到的、年小时诵习的、不知传授，不知学习，凡属这类的情形，就是少师的责任。天子的起居出入不依礼节，衣服冠带的穿着不依规矩，使用的器具在身边不依法度，纵容上下服色的杂乱不依规章，喜怒无常不依义理，赏赐、责备不依礼节，凡属这类的情况，就是少傅的责任。天子宴会近亲安佚而简慢，嘻乐而没有节制，饮酒喝醉，吃肉过量，饱时非要吃，饥饿时贪食，暑天中暑，寒天咳嗽，睡觉时没有人照料，入坐时没有人侍从，走路时没有前后护卫；天子自己开门；拿好玩的器物，亲自执器皿，频频的张望，左右的环顾，使用器具又不知道怎样拿，也不知道怎样摆，凡属这种情形，都是少保的责任。高声大叫信口歌唱，发出的声音不切合音律，对燕乐、雅、颂、音乐的演奏，随意改动乐章的次序，不知日月的节气，不知先王的名讳和大国的禁忌，不知风雨雷电的灾害，凡属害类的情形，就是太史的责任。

易经上说：‘修正他的本源，万物都会得治理，开始毫厘微细的一点错失，而后可错致千里。’所以君子对事物的开始应非常谨慎；春秋经的开始自隐公元年，诗经始自关雎篇，礼经始自冠昏之礼，易经始自乾坤二卦，这些都是很谨慎的开始而小心的结束啊！有始必有终。谨慎的做子孙，娶妻或嫁女，必须选择孝悌和有礼义的人家啊！这样他的子孙才孝顺，不敢有淫荡混乱的行为，亲朋中没有不善良的人，家人辅助他向善。所以说凤凰生来就有仁义的心性，而虎狼生来就有贪戾的心性，两者所以不同，是母亲的不同而导致。啊！小心！不要养育乳虎，那将会伤害天下哪！所以说：有始必有其终。

胎教的道理，是刻在玉板上，藏置于金柜中，放在宗庙里，用来给后代的警戒。青史氏的书上说：“以前的胎教，王后怀孕七月便居在宴室，这时太师手持乐器待在房子的左边，太宰手持量斗待在房子的右边。等到过了三个月，王后所要听的音乐如果不是雅乐，那么太师便收起瑟来说未曾学过，王后想要吃的食物如果不是正味，那么太宰便倚斗而说：不敢用这来侍奉王太子。太子诞生哭泣时，太师却吹奏乐器，而后说：‘声音合适某律。’太宰便说：‘食物应上上某味。’”然后再卜求名字，上不能取名于天，下不能取名于地，中间不能取名于名山大川，而且不能违背了乡俗，所以君子的名字是难求而容意避讳的啊！这也就是养恩的道理。

古时太子八岁时就进小学，学习初等的知识，实行小的礼节；束发后使入于大学，学习较深的知识，实行大的节仪。安静居住时就学习礼文，行动时佩玉鸣响，坐到车上时就听

到悦耳的铃声，因此错误邪恶的思想便无法进入他的内心，在车衡的铃叫做鸾，在车轼的铃叫做和，马走时鸾铃响了起来，鸾铃响动和铃也隐和起来，这种声音叫做“和”，声音能和就会谨慎，这就是驾御的法则啊！坐上车时以和鸾的铃声作为快慢的节拍，下车行走时便以佩玉的响动作为走路的速度。佩玉的上边有双衡，下边有双璜、冲牙、玼珠等容纳在他的中间，又夹杂了琚瑀等玉石。平步以采芡乐章的节拍为准，快步以肆夏乐章的节拍为准，反向走时身体转动成圆形，转向走时身体转成方形，前进时身体微微向前低俯，后退时身体微微向后上仰，然后佩玉便会规律的锵鸣着。

古代做的路车，车盖的圆形象征天，二十八支橑骨象征列星，軫成方形来象征地，三十支车辐象征月亮，所以仰视就观天文，俯视就察地理，向前看则可闻到鸾和铃鸣的声音，侧听则可见到四时的运转，这是巾车官的教导方法啊！

周武王皇后怀成王的时候，站立时不歪斜，坐着时不偏倚，独处时不疏慢，虽不高兴也不骂人，这就是所谓的胎教啊！

成王降生，用仁爱的人养育他。孝顺的人背负他。四贤围在他的身旁。成王懂事以后，便让太公做他的太师，周公做他的太傅，这就是以前为他计划的，后又为他考虑的。所以在泰山祭天在梁甫祭地，会见诸侯，一统天下，由这看来，国君的左右不可不加选择啊！

从前大禹以夏朝在天下称帝，桀同是夏朝的皇帝却亡国。汤以殷在天下称帝，纣同是殷朝的皇帝却灭亡。阖庐以吴国的军队而战无不胜，天下无敌，夫差却以吴国的军队被越国

击败而被俘。文公以晋国于诸侯称霸，而厉公是晋君而被弑于匠黎家中。威王以齐国于天下称强，而简公是齐君而被弑于檀。穆公以秦国而显扬声名，天子加封尊号，二世同是秦国而被弑于望夷宫，他们所以同为君王而功绩不相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任用的人不同啊！

成王幼小时便接见诸侯，这是因为周公当政的缘故啊！赵武灵王五十多岁被弑死于沙丘宫，是因为任用李兑啊！齐桓公得到管仲，九次召集诸侯，一统天下人心，两次以大义匡正王室。失去了管仲，任用竖刁、狄牙；却死后不得安葬，而为天下人讥笑，同在一人身上，荣耀羞辱同时具有的原因，也是在于所任用的人啊！所以魏国因有公子无忌失去的疆土能再收复，赵国有蔺相如而秦国不敢出关相侵，安陵君任用唐雎而国人得到独立，楚国有申包胥而昭王得以复国，齐国有田单而襄王得保全国家。由这些事上看出，没有贤明的辅佐，俊杰的人才，而能够成立功业，建立声名，安定危难，继续绝世的人，是不会有啊！

所以国家不必求很大，而应求得民心，辅助的人不必很多，而应求得贤良。能护得民心的国君，百姓必会追随他，有贤良辅佐的国君，士人一定归向他。周文王请求商纣废除炮烙之刑，所以殷朝的百姓便追随他，商汤要张网捕鸟的人撤去三面，所以边远的人都归向他，越王勾践不毁敌人的祖坟，所以吴人敬重他，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作为能顺应人心的缘故啊！

所以义气相同，即使彼此立场不同也能相互感应，想法相合，即使彼此从未见面也能相互亲爱。贤良的人站在朝廷

上，天下的豪俊之士便会相率来归。怎么知道呢？管仲，是桓公的仇人哪！鲍叔认为他比自己能干，因而推荐给桓公，七十次劝说才被接纳，后来桓公消除仇恨的心理，而委以重任，桓公轻易而能召见诸侯，这是鲍叔的力量啊！管仲他所以向北走入桓公的国境，而没有畏惧的情绪，就是因为与鲍叔义气相投啊！

卫灵公的时候，蘧伯玉贤能而不被任用，弥子瑕不肖却担当国家重职，史鳢为此忧虑，数次向灵公说明蘧伯玉贤能而没有被接纳。到病得快死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说：‘我将死去，就在北堂办理丧事，在我生前不能推荐蘧伯玉而赶走弥子瑕，这是没有匡正国君，死后就不应依礼治丧。将我尸首设置在北堂，对我来说已经满足啦。’灵公前往吊祭时，询问是什么缘故，他儿子便将父亲的话回答。灵公听后吃惊难过的变了脸色。说：‘我错了！’立即召唤蘧伯玉使他官居重职，召唤弥子瑕斥退了他。将灵堂搬到正屋里，完成后才离开。卫国因此大治，这是史鳢的力量啊！像这活着时推举贤良而遭排斥，死了都没停止，用尸体谏劝，可说是忠贞长在了。

商纣杀了王子比干，箕子就假装疯癫；陈灵公杀了泄冶，邓元就带着全族离开了陈国。从此以后，殷商为周朝所灭，陈国为楚国吞并，这就是因为杀了比干泄冶，而失去箕子和邓元所造成的！燕昭王任用郭隗，邹衍乐毅就离开从齐、魏来到了燕国。于是昭王率军队攻齐国，使得齐闵王逃亡到莒。燕国国土人数，都不能与齐国相比，然而能使昭王意志达到这种地步，就是由于得到贤能的人才啊！所以天下没有长久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永远和平的人民；得到贤良的便能安定存

在，失去贤良的便会危难灭亡，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啊！

明亮的镜子是用来观察形貌的，历史的变化是用来帮助了解现在的。如今知道古代的危亡的原因，而不全力学习前人安定存在的事迹，那就好象向后退而想赶上前面的人一样。太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兴旺微子的后人，封赐比干的坟墓，圣人对于当代活着的贤良，不愿意失掉他们，就可以明白了。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

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君子终身守此惓惓。

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

君子祸之为患，辱之为畏，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

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

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

君子患难除之，财色远之，流言灭之，祸之所由生自嬖嬖也，是故君子夙绝之。

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

君子义则有常，善则有邻；见其一，冀其二；见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

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

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亦可谓知矣。

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

可言而不信，宁无言也。君子终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终身为罪。

君子乱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远日益云。众信弗主，

灵言弗与，人言不信不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辞，不陈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算焉，多言而慎焉。

博学而无行，进给而不让，好直而径，俭而好倥者，君子不与也。

夸而无耻，强而无惮，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与也。

亟达而无守，好名而无体，忿怒而为恶，足恭而口圣，而无常位者，君子弗与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于仁矣。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吾无望焉耳！

出入不时，言语不序，安易而乐暴，惧之而不恐，说之而不听，虽有圣人，亦无若何矣。

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

三十、四十之闲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

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

少称不弟焉，耻也；壮称无德焉，辱也；老称无礼焉，罪也。

过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与焉，辱也；弗知而不问焉，固也；说而不能，穷也；喜怒异虑，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诬也；非其事而居之，矫也；道

言而饰其辞，虚也；无益而食厚禄，窃也；好道烦言，乱也；杀人而不戚焉，贼也。

人言不善而不违，近于说其言；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

人言善而色惹焉，近于不说其言；不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故曰：听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观说之流，可以知其术也；久而复之，可以知其信矣；观其所爱亲，可以知其人矣。

临惧之，而观其不恐也；怒之，而观其不愠也；喜之，而观其不诬也；近诸色，而观其不踰也；饮食之，而观其有常也；利之，而观其能让也；居哀，而观其贞也；居约，而观其不营也；勤劳之，而观其不扰人也。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

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

仁者乐道，智者利道，愚者从，弱者畏。不愚不弱，执诬以强，亦可谓弃民矣。

太上不生恶，其次而能夙绝之也，其下复而能改也。复而不改，殒身覆家，大者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战战，亦殆勉于罪矣。

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勿虑存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由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

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立也。

居上位而不淫，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唯恐不能义；诸侯日旦失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战战唯恐不能胜；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

君子之于子也，爱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导之以道而勿强也。

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悻悻，朋友切切，远者以貌，近者以情。

友以立其所能，而远其所不能，苟无失其所守，亦可与终身矣。”

【译文】

曾子说：“君子改去他的不良的行为，找到他细微的差错，鼓励他做不易做的，除去自私的情绪，去干应该干的事，可以说是‘学’了。

君子珍惜时间去学，随时按所学的去做，遇到困难不逃避，遇到容易的不盲从，只要做的对。每天早晨起来，就依所学的去工作，晚间就回想这一天自己所做的，直到死为止，可以说是坚持所学的了。

君子为学，必由他读的书开始；要是有问题，一定要适合他所学的程序；问后疑难依然没解决，就把握住间隙，观察着脸色，再向老师请问；虽然不信服，但是也不和老师争辩。

君子既然学了，怕他学的不够渊博；既然渊博了，怕他不随时温习；既然温习了，怕他对那些道理不十分明白；既然明白了，怕他不能照着道理去做；既然能照着道理去做，更希望他能推贤让善；君子的为学，就是要达到这五个目标。

君子在博学同时对细微处也不放松，说得少而做的多，做必定在人的前面，说必定在人的后面，君子一辈子守着这种悒悒不舒的样子。

只去做不求马上有名声，只工作不求立刻有成就；自己所说的，后人宣扬它，自己所做的，后人秉承它，君子一辈子守着这种惴惴忧惶的样子。

君子不把小善事看成无用而不做，不把别人的细小的善事埋没而不表扬；自己做了善事，却隐藏起来，不把它看成了不起；别人做了善事，不给人隐藏，而要把它看成了不起；别人知道我，就想自己恐怕还做得不太好；别人不知道我，我还可以努力追求对自我的了解；君子一辈子守着这种时时自然的样子。

君子所耽心的是灾害，所害怕的是污辱，看到好事害怕不能参与，看到坏事害怕它弄到自己身上来，所以君子是在疑虑中了此一生的。

君子见利就想到污辱，见恶就想到病，见嗜好贪求就想到羞耻，看到忿恨怨怒就想到患难，君子一辈子守着这种战

战恐惧的样子。

君子的思想能克服一时的血气，想好了再做，论证后去干；去做这件事，必想到怎样议论它；说到它，必想到再说它一遍；想到再说一遍，必想有没有使自己懊悔的话；可以说是谨慎了。

别人相信你的话，要用行为来说明；别人相信你的行为，要用不断的表现来证明；不断的表现，使这行为能符合古往今来的贤人；古往今来的贤人，又使这些行为能符合千万年而长存；这样可说是使人我内外合一了。

君子没决定前是不说话的，没有疑难问题不说，同时两件事不先说那个是难的。

君子遇困难就克服它，遇财色就远离它，遇流言就消灭它，灾祸发生都是由细小处开始，所以君子趁早根除它。

君子自己好，也为别人好高兴；自己能做到，也别人做到也高兴；自己不能做到的，也不拿别人做的当做自己做的。

君子希望人做好事，但不时刻督促去做；厌恶人做坏事，但不马上表现出来；痛恨人的过失而不为他弥补，夸别人的美好而不使他骄矜；使他骄矜，他就不能进步；为他弥补，他就不肯改过了。

君子不先想别人的坏处，不怀疑别人说的话；不说人家的错误，助成人家的美好，不提别人的过去，而看重别人的未来；早晨有过失，晚上改了，就赞扬他；晚间有失误，早晨改了，就赞扬他。

君子的仪态是有常度的，为善就有亲邻；看见他做一件善事，就希望他做两件，看见他做小善事，就希望他做大善

事；如果他已具备德了，就不对他求全责备了。

君子不夺去别人正常享受的权力，不让别人用尽对自己的礼数；如果到君子这儿来的时候不愉快，而当走的时候就不忧愁了；君子离开别人的时候不会毁谤人，跟随别人的时候不会贿赂人；这可以说是忠诚了。

君子谦恭而不觉劳苦，安定而不慢怠，谦逊而不迎合，宽容而不放纵，施与而不吝啬，直爽而不狭窄，这可以说是聪明了。

君子进别人的国家，不说那国忌讳的话，不触犯别国戒律，不穿着色采华丽的服装，不散布恐惑的言辞。所以说：与其奢华，不如俭约；与其倨傲，不如谦虚。

可说的话而不一定真实，宁可不说。君子整天说话，没有一句是在过错里的；而小人一句话，就可犯下终身的罪过。

君子对恐惑人心的话，不去传播；对于古怪无聊的话，不去接受；（真理）是深刻的，每天加以解说。大家体会相信这些，不要说是自己的主张，只是嘴上答应而没行动的空话，不要去赞许；别人讲的话不真实的，不要去应和。

君子不附合那些不真实的言辞，不打击别人的言辞，不拿自己所能的向别人说。说话一定有主张，行为一定有法度，接近人也一定有方向。

认识的人很多但没有亲近的人，所学的虽广博但没有方向，喜欢多说话而没有主见的那些人，君子是不赞同的。君子是认识的人多但有所选择，学的广博而有所选择，话说虽多而能够谨慎的。

学问渊博而没有品行，进取快而不讲礼让，喜欢简单而

专走歪路，平素省俭而讲究居室的那些人，君子是不赞同的。

阴柔而不知羞耻，刚强不知忌惮，好勇而对人残忍的那些人，君子是不赞同的。

只求达到而没有操守，爱好声名而没有品德，因愤怒而就去作恶，只见在走路表示恭敬和口头表现现象圣者，而没有一定的立场的那些人，君子是不赞同的。

能说会道，能把小动作做到家的，是不能做到“仁”了。而爱喝酒，又如哼曲在街里闲逛，和那住在家里的人？对于他们我是不抱希望的了。

出入不准时，说话无伦次，有傲慢的习惯而以残暴为快乐，吓唬他也不害怕，劝说他也不听，虽有圣人，对于他也没有办法了。

对事情不认真，遇丧事而不悲戚，祭祀鬼神而不敬畏，在朝为官而不严谨，那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人有什么价值了。

到了三十岁、四十岁，还没有本领，那就真是没有本领了；到了五十岁，就没有什么优点让人听到了；到了七十岁，还是没有德行，虽然只是犯有小的过失，也可以叫他免官回家了。

那些在年少时不读书，在青年时不做事，在年老时不育，就可以说是没事做的游民了。

在少年被人说是不尊敬长者，是羞耻啊；在青年时被人说是没有德行，是污辱啊；在年老时被人说是没有礼仪，是罪过啊。

有过失而不更改，是倦怠；去实行而不成功，是羞耻；羡慕好人而不去成为，是羞辱；没有了解而不去问明，是因执；

说过之后还是不懂，是笨；想法不同而时喜时怒，是困惑；说了不做，是诬妄；不是自己的都占有己有，是矫诈啊；用道德来宣染自己的言辞，是虚伪；没做正事而享受高薪，是荒谬；喜欢说话却极烦杂，是纷乱，杀人而未觉恐惧，是盗贼。

别人说不对话而不避开他，如象是赞赏他的话；赞赏他的话，等于把自己靠近不善了；而把自己靠近不善，等于亲身做不善的事了。

别人说向善的话自己容色畏缩，好象是不同意他的话；不同意他的话，等于把自己靠近不善了；把自己靠近不善，等于亲身做不善的事了。

所以眼睛是心灵的表现，言语是行为的指导；里面有想法，就反应在外面。所以说：用那显现的来看那隐藏的。所以说：听他的言语，可以知道他所喜欢的是什么。

看他说的内容，可以知道他的心术；时间长了，还一再说那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为人了；看他所想亲近的人，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

使他面对恐惧，而看他不害怕的情形；使他冲动，而看他不鲁莽的情形；使他高兴，而看他不妄形的情形；使他接近女色，而看他不失礼的情形；使他饮食，而看他有常态的情形；使他获利，而看他能礼让的情形；处在悲哀里，而看他忠贞的情形；处在贫困里，而看他不迷惑的情形；使他劳作，而看他不为人所扰的情形。

君子对于坏事，叫自己不要去做，是能做到的；叫脸上如果表现出不要去做，是不可能做到的。脸上表现出不要去做，是可能做到的；叫心里想不要去做，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见要不让自己做坏事，必须从内心做起）

品德高尚的人，以做善事为快乐；而一般人，就以做善事为安逸；差一点的人，也能够勉强自身做善身。

仁者以推行仁道为快乐，聪明的人以做好事而利己，愚蠢的人跟着人做好事，弱小的人因为畏惧，不敢做坏事。既不愚蠢，又不弱小的人，拿着好的说成坏的，拿着坏的说成好的，还非常固执，这样的人应该抛弃了。

品行最高的人，不产生罪恶；稍差一点的人，能够极早断绝罪恶，再差一些的人，虽常犯错但能改正。多次犯错而不改，就会丧失生命，家庭毁败，更大的会使国家灭亡。所以君子说出话来，是用正直的样子；立身行事，是用严肃戒觉的样子；这样也似乎可以免犯罪恶了。

所以君子做小事犹如做大事。住在家里犹如为官在朝廷，虽说是做人的德行都具有了，可还是没有十全十美，怎能不思虑存省吗？

能侍奉父亲就可以侍奉君王，能侍奉兄长就可以侍奉师长，使用儿子犹如使用大臣，使用弟弟犹如使用长子；能获得朋友，也就能够获得给予从政机会的君王；赐给住屋，也犹如国家在庆典里颁赏；而向那些让自己使唤的人发怒，也犹如国家对万民用的刑罚。

所以做好事必从家庭里开始，如果家里的人怨恨他，虽是国人也不能来归附了。

身居高位而不骄淫，面对国事而严谨的人，很少不成功的。先对国事感到忧虑，后从国事得到快乐；先对国事感到快乐的，后从国事得到忧虑。过去的天子天一亮就想到他四

海以内的国家，战战兢兢唯恐不能安定；诸侯天一亮就想到他的国境以内，战战兢兢的唯恐土地的失去；大夫、士天一亮就想到他担当的职务，战战兢兢的唯恐不能胜任；百姓们天一亮就想到他的工作，战战兢兢的唯恐刑罚加到他的身上。所以面临国事而警戒的人，是很少不成功的。

君子对儿子，爱他，但不表现在脸上；差使他，但不表现在仪态上；教导他用方法，但是不要勉强他。

在屋子里是一片和睦的气氛，在屋子外是一种严肃的气象，兄弟间相处得很愉快，朋友相交得很诚挚，对疏远的人用礼相待，对亲近的人用情相接。

朋友是帮助他完成道义的，远离那些非道义的，如果没有失去所持守的，也可以和他共此一生了。”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

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者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译文】

曾子说：“忠，是孝的根本吗？孝子不登高峻的地方，不走过危险的地方，也不到低下的深渊，不随便嘻笑，不随便说人坏话，在隐闭的地方不呼叫人，在居高临下的时候不乱

指画，所以不在罪恶的里面。

孝子把丑恶的话消灭了，把谣传的话停止了，把美好的言辞传起来；所以恶语不从嘴里说出来，而厌烦的话也不会说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孝子侍奉父母，是处在安定的环境中，以等待天命，不做危险的行为，来追求非常的幸福；遇到孝顺的人就和他同游，遇到凶暴的人就远离他；奉命出门为使，不让任何一件事叫父母担忧；遇到险途和窄巷，不和别人争先，这样爱护自身，是因为他不敢忘记掉父母啊。

孝子使人，不敢用尽人家的力量；要做什么事，不敢自作主张；在父亲死的三年以内，不敢改变父亲的做法，又能侍奉父亲的朋友，又能依循朋友的样子，来完成自己对父母的孝敬。

君子的孝，以正道表达对父母的劝谏；士的孝，以孝德遵从父母的命令；百姓的孝，以劳力供养父母，如让父母的饮食更香甜。（至于王者的孝，则是）任用善人，不敢以部属看待三老。

所以孝子对于父母，在父母活着的时候，用道义来帮助他们；在父母死后，就哀戚的来到父母的身旁；在祭祀的时候，那孝敬的人如父母来到一样，像这样，就是真正做到孝子了。”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

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

尽力无礼，则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则不入也。是故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过；不可人也，吾辞其罪。’诗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辞也。‘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言不自舍也。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

【译文】

曾子说：“君子立孝道，要内心诚恳，要看重行为的规范。”

所以做人子而不能孝敬父亲的，不能说他的父亲不养育他的儿子；做人弟而不能承奉他哥哥的，不能说哥哥不亲爱他的弟弟；做人臣子而不侍奉君王的，不能说君王不使用他的臣子。所以和做父亲的说话，说养儿子的事；和做儿子的说话，说孝敬父亲的事；和做哥哥的说话，说爱护弟弟的事；和做弟弟的说话，说承奉哥哥的事；和做君王的说话，说使用臣子的事；和做臣子的说话，说侍奉君王的事。

君子孝顺父母，忠诚、挚爱又加上尊敬；违反这做法，就是不好的人。竭尽力量而懂礼仪，庄严恭敬，而使父母感到舒服；微微的劝谏，不感觉疲倦；父母听从了，侍奉他们仍不懈怠，欢乐欣悦，且竭尽内心的忠诚；灾祸就都不会发生；这可以说是孝了。

竭尽全力，而没有礼仪，是没有良好教养的人啊。做到恭敬，而不忠诚，就只是徒有其表而并不发于内心。而礼仪是帮助他的力量，恭敬要建立在他的忠诚上，随着父母的意欲而改变饮食的口味，使父母住的地方充满温暖和愉快，把心放在这些事上，就可完成他的愿望了。

孔子说：‘劝谏的话，说进去，我就担当那过错；不能说进去，我就责备自己的罪过。’诗经说：‘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儿子自责自己的话。又说：‘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是说一刻儿也不放松自己。不把耻辱加到他父母的身上，这

就是君子的孝啊。

所以还没有君，就可以知道谁会做忠臣，这是指孝子说的；还没有乡党的长者，就可以知道孝子会顺承谦下，是指能行悌道的弟弟说的；还没有治国、治人的职责，就可以知道他能够出仕做官所以说是指那些在家就做修身的人。

所以说：能行孝道的儿子最会侍奉君上，能行悌道的弟弟最会侍奉长者，君子只从他的一孝一悌，就可说是知道他将来的结果了。”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谓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参道养者也，安能为孝乎？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鲜香，尝而进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者，国人皆称愿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

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译文】

曾子说：“孝有三种：大孝是使父母尊荣，其次是不给父母带来耻辱，最低的是能供养父母。”

公明仪问曾子说：“老师可以说是孝吗？”曾子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君子的所谓孝，在父母的意思说出以前，自己先猜到，把它做好；在父母的志愿表示以后，自己就继承着，将它做成；了解父母的想法，是用的正道。我曾参只是一个能养父母的人，那里能做到孝呢？自身，是父母给的身体；拿父母给的身体去行事，敢不谨慎吗？所以平时

生活不端正，就不是孝；侍奉君王不忠诚，就不是孝；处理政务不小心，就不是孝；结交朋友不诚信，就不是孝；走上战场不勇敢，就不是孝。这五件不能做到，灾祸就会降到身上，敢不谨慎吗？所以煮熟了新鲜美味的食品，尝过滋味，再献给父母，这不是孝，只是养而已。君子的所谓孝，全国的人都夸赞他、仰慕他，说：“太好了！有个儿子像这样！”这才是所谓孝啊！百姓最根本的教育，就叫做孝；这根本教育的实践，就叫做养。供养是可能做到的，做到恭敬就难，恭敬是可能做到的，做到谦服就难；谦服是可能做到的，做到长久就难；长久是可以做到的，做到终了就难。父母已经死了，谨慎的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留一点坏名声给父母，这可以说是能够尽终孝道了。

仁爱的人，就是由这孝道而表现出对人的仁爱的；正义的人，就是由这孝道而表现出处事的合理的；忠诚的人，就是由这孝道而表现出衷心的；诚实的人，就是由这孝道而表现诚实的；守礼的人，就是由这孝道而有所体会的；实践的人，就是由这孝道而知所实践的；坚强的人，就是由这孝道而表现出坚强的；音乐是从顺循这孝道而产生的；刑罚则是从违反孝道而兴起的。

孝是天下的大道。孝道树立起来是充满于天地之间的，平放过来是到四周夷、戎、蛮、狄许多异族所在的地方的，施行于后世是不分早晚的，推行到东夷就成为标准，推行到西戎所在的地方成为标准，推行到南蛮所在的地方成为标准，推行到北狄所在的地方成为标准。《诗经》里说：“从西方、从东方、从南方、从北方，没有想不服从的，”就是说这样了。

孝有三种：大孝是不衰竭，中孝是用事功，小孝是用气力。广施德行，拥有天下，可以说是不衰竭了。尊重仁人，安抚义士，可以说是用事功了。敬养父母，忘掉劳苦，可以说是用气力了。

父母爱怜他，喜欢而不能忘记；父母厌恶他，恐怕而没有怨恨；父母有过失，劝谏而不敢违逆；父母死了，就只有悲戚；祭祀父母，增加祭品供奉父母；只有这样，才能说孝敬父母的礼做完了。”

乐正子春在走下台阶的时候，跌伤了脚，伤好了，几个月没出门，脸上还有忧愁的样子。他的学生问他：“老师跌伤了脚，好了。好几个月不出门，脸上还有忧愁的样子，这是为什么？”乐正子春说：“好！关于你的问题，我从曾子那里听过，曾子是从孔夫子那里听说的：‘天所生的，地所养的，以人为最大。父母生下儿子来，是一个完全没有缺陷的人，儿子应完全没有缺陷的归还给他们，可以说是孝了；不损坏自己的身体，可以说是完全了。所以君子一动手，再动手总不敢忘记这一件事。’现在我忘了孝的道理，我因为这，有忧愁的容色。所以君子一举手一投足不敢忘记了父母，一开口不敢忘记父母。一投足不敢忘记父母，所以总走宽广的大道，而不走狭小的小径；走水路总是坐船过去，而不游泳过去；不敢拿父母给的身体走危险的路。一开口不敢忘记了父母，所以险恶的话说不出嘴，怨忿的话不会招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不使自身遭到污辱，不使父母为他忧愁，就可以说是孝了。还有，砍伐草木要有定时，猎杀禽兽要有定时。孔夫子说过：‘砍伐一棵树，猎杀一个禽兽，不在合适的时候，就不是孝。’”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乱之所由兴也。由己为无咎，则宁；由己为贤人，则乱。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

单居离问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为己望也；兄事之，不遗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

单居离问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时也。弟之行若中道，则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则兄事之，诎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

曾子曰：“夫礼，大之由也，不与小之自也。饮食以齿，力事不让，辱事不齿，执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趋翔周旋，俯仰从命，不见于颜色，未成于弟也。

【译文】

单居离问曾子说：“侍奉父母有途径吗？”曾子说：“有，就是爱和敬。父母的行为如果合乎道理，就遵从他们；如果不合乎道理，就劝谏他们；劝谏的话不被父母所采用，就照着父母的意思去做，好像是自己出的主意。随从父母的错误，而不去劝谏，不是孝啊；劝谏父母没有，而不再随从，也不是孝啊。孝子的劝谏，在表达正确的道理，而不敢力争强辩；力争强辩，是作乱兴起的根源啊。叫父母由自己劝谏的话去做，是为的没有过咎，就安宁了；叫父母由自己劝谏的话去做，是为的在别人面前博取贤声，就是犯上作乱了。孝子没有私有的快乐，以父母所忧愁的为忧愁，以父母所快乐的为快乐。孝子只有能够随父母的忧或喜而变化，所以父母就舒服了。至于坐着像祭祀时的尸体那样庄严，站着像斋戒时那样恭敬，不讯问不说话，说话必是容色庄严，这是成年人的好处，不能拿来作为做人子的道理啊。”

单居离问说：“侍奉兄长有途径吗？”曾子说：“有。尊重他，把他做为自己的榜样；把他作为哥哥侍奉，不忘他的话。兄长的行为如果合乎道理，就侍奉他；哥哥的行为如果不合乎道理，就为他担心；在内心为他担心，在外貌不为他担心，就是要超过他；在外表为他担忧，在内心不为他担忧，就是要远离他；所以君子为他担忧是内外兼顾的。”

单居离问说：“指使弟弟有途径吗？”曾子说：“有。为弟弟举行冠礼、婚礼，不要错过时间。弟弟的行为如合乎道理，

就以对待弟弟的正道来指使他；弟弟的行为如果不合乎道理，就以待哥哥的礼来待他；尽了待哥哥的道理，还不能开导他，只有抛弃他了。”

曾子说：“礼，是成年人要做的，不可以教小孩子也一起做。饮食要以年龄分先后，让年长的在前；辛苦的事不推给别人，自己抢着去做；肮脏的事是小孩子应做的，不要让长者去做；拿着觴觚杯豆劝吃劝喝，而又不醉倒失态；和着长者歌声，而不带有一点哀伤。做弟弟的在长者面前，不横过来坐，不随便超过，不冒犯长者使他不愉快，轻快的走着，周旋在长者的中间，一俯一仰都听长者的命令，不表现出一点倦怠的脸色，没有到成人的年龄时候，做弟弟的应该这样。”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今之所谓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强立之，天下无道，故若天下有道，则有司之所求也。

故君子不贵兴道之士，而贵有耻之士也；若由富贵兴道者与？贫贱，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贫贱兴道者与？富贵，吾恐其赢骄也。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则耻之，贫而不以道则耻之。

弟子！无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妇相会于廨阴，可谓密矣，明日则或扬其言矣；故士执仁与义而明行之，未笃故也，胡为其莫之闻也。杀六畜不当，及亲，吾信之矣；使民不时，失国，吾信之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是故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为弟也，行则为人负，无席则寝其趾，使之为夫人则否。近世无买，在田无野，行无据旅，苟若此，则夫杖可因笃焉。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父母之仇，不与

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有盛教如无。”

弟子问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则可以达矣？”曾子曰：“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虽有险道，循行达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贤，耻不知而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或闇，终其世而已矣，是谓穷民也。”

曾子门弟子或将之晋，曰：“吾无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谓之友；无知焉，谓之主。且夫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为兄弟，苟是之不为，则虽汝亲，庸孰能亲汝乎？”

【译文】

曾子说：“所谓德行，是实行那些行为规范的意思。所谓行为规范，对身份尊贵的人要恭敬，对老年人要孝养，对小孩子要慈爱，对年轻人要友善，对贫贱的人要施舍。这些行为规范，自身的履行就是德行，树立起来就是做事的标准。如今所说的德行，是冒犯官员，危害下面的百姓，违背正道而矫强自负；天下无道，故意的说天下有道，这样就是官吏们所要抓捕的对象了。

所以君子不看重那些有所求而来求正道的士人，却看重无所求的士人。若从富裕的环境中有所求而来的人，一旦身处贫贱，我怕他会不能自守而失志；若由贫贱的环境中有所求而来的人，一旦身处在富贵，我怕他会有太多的傲气。至于无所求的士人，致富不经正路就以为耻辱，处贫不经正路

也认为耻辱。

“学生们！不要说没人知道我，须知那鄙陋的男子和妇女幽会于阴暗的墙角，可说很隐秘了，却在第二天就有人传出他们幽会的事；所以士人固守着仁义的道理而明显的去实行，只是用心不够深啊，那会没有人知道呢！在不应杀六畜的时候，他残忍的性格就会连累到他的父母，这因果关系我相信，派人民劳役而不分时节，终会失掉国民的拥戴，这因果关系我也相信。

散乱的蓬草长在笔直的麻中，不需夹扶自然坚直生长；洁白的沙子倒在污泥中，都变成黑色。所以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和影响，好像船和车一样，互相照顾着渡水和到达目的地；自己在前就帮助那些在后的，他们在前我就加以追赶；因此，人们不相切磋就不能有所成就，马不相竞争就不能快速奔走，土不累积就不能成为高山，水不相汇就不能成为长流。

君子尊敬长者，和长者同行就替他们担负重物，自己没有席子，就坐卧在长者伸脚的席末，叫他对青年人，就不这样了；若是市场附近没有商人的客舍，田间也没有农舍，路上又没有可住的旅店，若真有这个困境，那么扶杖的老人，就会被服侍得周到了。

用不正当的方法获得富足的，不如贫穷而有美名；处在耻辱的环境中偷生的，不如死去而得光荣。耻辱如果能避，就避开罢了，要是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君子把走向死亡看得像回家一般。父母的仇人，不和他一齐活在世上；兄弟的仇人，不和他共住一国；朋友的仇人，不和他同居一乡；族人的仇人，不和他同住一邻。精于买卖的商人往往藏起财货，好

像一无所有；有德才的君子虽然有了丰厚的教化，却谦虚得像没有德才一样。”

学生问曾子：“士如何才可行事通达呢？”曾子说：“不会的要学习，怀疑的就要提问，行事要亲近贤人，虽然遇到危险的路，依着贤人走，就通畅无阻了。现在的年青人，以谦虚下人为忧，不知道侍奉贤人，既以没有知识为耻而又不提问，要有所作为，智慧又不够，因此就迷惑不明了，既迷惑不明，也就庸庸碌碌过一生罢了，这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

曾子的学生，将往晋国，临行时说：“那边我没有相知的人！”曾子说：“何必一定要有相知的人，去吧！有相知的人，就认为他们是朋友；没有相知的人，就称他们是待客的主人吧！何况君子本着仁道，立定志向，先身体力行，后发表言辞，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受到感染而亲如兄弟；假如这方面不加追求，那么虽然是你的亲人，又有谁能真正亲近你呢？”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岂贵其能达哉？贵其有功也。岂贵其能静哉？贵其能守也。夫唯进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进退，有二观焉。故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怀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有知之，则愿也；莫之知，苟无自知也。

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君子不假贵而取宠，不比誉而取食。直行而取礼，比说而取友；有说我则愿也；莫我说，苟吾自说也。

故君子无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无惓惓于不闻；布衣不完，疏食不饱，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无悒悒，不知我，吾无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见逐，智之见杀，固不难；诎身而为不仁，宛言而为不智，则君子弗为也。君子虽言不受，必忠，曰道；虽行不受，必忠，曰仁；虽谏不受，必忠，曰智。天下无道，循导而行，衡涂而债，手足不掩，四支不被，此则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是故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则得而有之，人徒之众，则得而使之，舜唯以仁得之

也；是故君子将说富贵，必勉于仁也。昔者，伯夷、叔齐，仁者也，死于沟洫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是故君子思仁义，书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译文】

曾子说：“君子发展到为朝廷效力，就能实现他的志愿，如住在家里，就能淡泊宁静；在官岂能仅重视他自己能够发达啊？而是重视他有功劳！闲居岂能仅重视自己能淡泊宁静啊？而是重视他有操守！难道就只看他进仕有什么功劳？！退居有什么操守？！因此君子一进一退，就有这两种看法。所以君子进仕就能增加君主的美誉，而减少百姓的忧患；要是不能施展抱负，就不安居于显贵的职位，也不羡慕那丰厚的俸给，宁可担着耒耜下田，去力行正道，受冷，挨饿，而仍坚守仁德，这才是君子应有的表现啊！这情景有人了解的话，正合自己的思想；要是没人知道，只要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既知道那个人不行仁道，虽然我孤独寂寞，我也不亲近他。所以君子不靠权贵的力量去获得荣耀，也不用互相奉承的方法而求取俸禄；只实行正道，去取得他人的礼待，只就彼此的爱好，去获得同道的朋友；有人喜欢我，那正合我的愿望；没人喜欢我，只要我自己喜欢就行了。

所以君子不因贫穷而郁闷不乐，不因卑贱而惶惶不安，不因没有名声而忧心重重；虽然所穿的布衣有破的地方，所吃

的粗米常填不饱肚子，又编草席做门户，挖壁洞当窗子，却仍每天劝勉不止的崇尚仁道；别人知道我，我不会太高兴；不了解我，我也不忧伤。

所以君子只是正直的发言和行事，不婉转说话而获得财富，也不委曲行事而获得官位；宣扬仁的反被驱逐，有头脑智慧的反被杀害，固然不以为患；至于委屈自身去做不仁的事，或婉转发言而说不智的话，那君子是不做的。一个君子，虽然说话不被君王所接受，仍忠心不变，这叫做“道”；虽然行为不被君王认可，仍忠心不变，这叫做“仁”；虽然进谏不被接纳，仍忠心不变，这叫做“智”。在天下无道的时候，仍然顺着正道去行事，以致放逐被害，横在路上而僵死，手脚没有掩蔽，四肢没有覆盖，这不是士的罪过，而是有士之君的耻辱！

所以君子把仁看得很高；世界上被认为是富的，怎样才是富？只有仁是富；世界上被认为是贵的，怎样是贵？只有仁是贵。从前，舜只是一个平民，却能拥有那么广博的土地，还能指挥百姓，舜是靠仁道而得来的啊；所以君子要是喜欢富贵，必定要从勉行仁道做起；古时，伯夷叔齐兄弟俩，是行仁的人，虽然死在郊野，却因仁德而广传天下；这两人！住在黄河和济水之间，不拥有博厚的土地，也没有富足的货物，但他们的话成为传世的文辞，行事成为天下人的模范。因此，君子思考行仁义的事，白天竟会忘了吃饭，晚上竟会忘了睡觉，当天早上做了事，晚上自己就反省，直到他死那天为止，这样，可以说是固守行仁的事了。”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则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则秉德之士不谄矣。

故君子不谄富贵以为己说，不乘贫贱以居己尊。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响尔寇盗，则吾与虑。国有道，则突若入焉；国无道，则突若出焉，如此之谓义。

夫有世，义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愤者不见使，正直者则迕于刑，弗违则殆于罪；是故君子错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见耕者五耦而式，过十室之邑则下，为秉德之士存焉。”

【译文】

曾子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和朝廷上下一心所以非常高兴，志向相同；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就以平静的态度发言而不过份急切；倘若诸侯不听从，就不进入他的领土；听从而不重用，就不到他朝里为官；所以君子不犯禁令而进入别人的国境，也不因了共患难而离开危急的都邑，这样，守

德的士就不算妩媚君主了。”

所以君子不献媚富贵的人而使自己得到喜爱，不羞辱贫贱的人而使自己显得高贵。凡是行为不正当的，我就不事奉他；不仁爱的，我就不尊重他。拥戴并辅助君王行仁义的，我就和他们相聚一起；亲向贼盗的，我就替他们担忧。国家有道，就很快的进入；国家无道，就很快的离开；这样就叫着‘义’。

有时候，守义的人受到灾祸，推行仁的人遇到危难，恭敬的人不能进言，谨慎的人不被任用，正直的人会接受刑罚，不快离去就有被治罪的危险；因此君子就住在高山的上面或深泽的中间，采集橡栗和藜藿当饭吃，或是从事耕作而终老于十户人家的小邑；所以从前大禹看见五对农人正在耕田，就据轼行礼，经过十户人家的小邑，就下车致敬，因为或许有守德的人在里面啊！”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汝哉！然而君子之务，尽有之矣；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鹰鹯以山为卑，而会巢其上，鱼、鳖、鼃、鼃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

亲戚不悦，不敢外交；近者不亲，不敢求远；小者不审，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亲戚既歿，虽欲孝，谁为孝？老年耆艾，虽欲弟，谁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时，其此之谓与？！

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矣。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高明广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矣。

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见好学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见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不见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见孜孜而与来而改者矣！”

【译文】

曾子的病势加重，他的儿子曾元扶着他的头，曾华抱着他的脚，曾子说：“不要动我了！我如不引用颜回的话，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君子应做的事，全部包括在这些话里了；开花繁盛而结果寥寥的，是天生的现象；言论多而做事少的，是人为的现象。鹰和隼认为山还是太低，而把巢加在山颠的树上；鱼、鳖、鼃、鼉认为潭水还是太浅，而在水底另挖洞穴；最后它们还是被人抓到，那是因为贪吃那饵啊！因此，君子真能够不贪利而不害义，那么耻辱会从哪里来呢？

不获得父母的欢心，就不敢在外头交结朋友；不得到周围人的亲爱，就不敢去亲近远方的人；小事还不熟知，不敢谈大事；所以人生在世，百年当中，有小病、大病，也有老年、幼年，所以君子要想透那些不能再反悔的事，而应先及时实行；父母已过世，虽然想孝顺，谁给你孝顺？自己一到五十岁或六十岁，虽然想尊敬长辈，你尊敬谁呢？所以说孝顺有来不及的，敬长有不得其时的，就是这样吧？！

说话不离开自己所知的事，是谈话的重心；所行不离开自身该做的事，是德行的根本；言论有重心，德行有根本，可说从贤人那里接受到善言。君子崇尚他所听到的善言，其品格就会崇高而光明，若是实行他所听到的善言，其功业就会博大而深刻；要品德高明、功业广大，不在别的途径，只在立起志向罢了。

和君子交游，就如走入放置香草的室中，芳香浓郁，时

间长了就闻不到香味，那么嗅觉就被香草同化了；和小人交游，就像走进鲍鱼的市场，腥臭四溢，时间长了就闻不到臭味，那么嗅觉就被臭鱼同化了；因此，君子应对于离开或交结朋友是很谨慎的。

和君子交游，如冬至以后白天越来越长，而自己不觉；和小人交游，好像在薄冰上走路，每踏一步冰层便下沉一点，那会不掉到水面的呢？我没看到过好学而不怠惰下去的人！我没看到过喜欢教学生像养护生病的孩子那么勤慎的人！我没看到过天天自省而每月就正于朋友的人！我没看到过勤于奖许来学而肯改过的人！

曾子天圆第五十八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离！而闻之，云乎！”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乎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

“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

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霰，阴之专气为霰，霰霰者，一气之化也。

毛虫毛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毛羽之虫，阳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之所生也；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

毛虫之精者曰鳞，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龙非风不举，龟非火不兆，此皆阴阳之际也。兹四者，所以圣人役之也；是故，圣

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

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载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

圣人立五礼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无禄者稷馈，稷馈者无尸，无尸者厌也；宗庙曰刍豢，山川曰牺牲，割列襍醢，是有五牲。

此之谓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善恶治乱之所由兴作也。’”

【译文】

弟子单居离问曾子说：“天圆、地方的说法，真有这么回事吗？”曾子说：“离！你听到这个说法吗？”单居离说：“弟子不明了，所以才大胆请问。”曾子说：“承天气所生的动物，头部长在上端，禀地气所长的植物，根部长在下端；头在上的动物就说他象圆能动的道理，根在下的植物就说它象方一样安静的道理，假如真是天圆而地方，那么地的四角上天是掩盖不住的！”

“你过来！我告诉你。我曾经听夫子说过：‘天的道理是如圆形之能动而覆盖的，地的道理是如方形之常静而承载的；方静之道是幽深，而圆动之道则光明；光明的一面是吐出元气的，所以它显示万物的影像是在本体之外；幽深的一面是

接受元气的，所以它显示万物的影像是在本体之内；所以火和日是显形在外的，而金和水是含影在内的；吐出元气的一方是施与，而接受元气的一方是化育，所以阳主给与而阴主化育啊！阳的精气叫做神，阴的精气叫做灵；神和灵，是众庶和万物的根本，也是礼乐仁义的起点，这是善和恶、治和乱所从兴起的原动力啊！

阴阳的精气各有所归，就呈现静的状态，一方偏胜就起风，并起就成雷，交感则生电，散乱就成雾，和合就下雨；阳气胜过阴气，就散发为雨露；阴气胜过阳气，就凝结成霜雪；单纯是阳气就成霰，单纯是阴气就成霰；霰和霰，都是一种元气的变化。

兽类有毛而后生，禽类有羽才生，这有毛有羽的动物，是禀阳气所生的；介虫有甲壳才生，鳞虫有鳞片才生，这有甲有鳞的动物，是承阴气所生的；只有人是光着身子而后生下，是阴阳之气的精华生成。

兽中最特出的是麟，鸟中最特出的是凤，甲壳动物中最特出的是龟，鳞类动物中最特出的是龙，介虫中最特出的是圣人；龙没有风就不能飞腾，龟甲没有火力也不显示吉凶的纹路，这都是阴阳的交接啊。这四种特出的灵物，要圣人才能驱使它们；所以，圣人是地祭祀的主持人，祭祀山川的主持人，祭祀鬼神的主持人，宗庙的祭祀主持人。

圣人很审慎的任意着日月运行的度数，以观察五星和十二时辰的运行，以推演四季间天象的顺逆，这叫做“历”；砍取二十竹管，以索求那八种乐器的声音的高下和清浊，就叫做“律”。律在阴位而治理阳位之天，历在阳位而治理阴位之

地，律和历相互替代而治理天地，其间应和相接，没有容下一根毛发的空隙。

圣人建立五体做为人们共守的标准，制定五等丧服来区分亲近高下的等级，调和五声的音乐以引导人民的习性，总合五味而加以调节，来分别人民的嗜欲；而且规定五色所在的方位，订立五谷的名称，排列五牲的时用顺序和贵贱等级。诸侯的祭祀，其牲以牛为主，叫做“太牢”大夫的祭祀，其牲以羊为主，叫做“少牢”；土的祭祀，其牲独用一豕，叫做“馈食”；没有俸禄的人以稷类进祭，以稷类进祭的就没有代表鬼神的尸，没有尸的祭拜叫做“厌”；祭宗庙和山川时，牛羊叫做“刍”，犬豕叫做“豢”、纯色的叫“牺”、整只的叫“牲”，或割牲体祭宗庙，或披磔牲祭蜡啻，或磔牲以攘除恶气，或祭山林而埋其牲，都有五牲可用的。

这是说广大百姓和万物的根本、礼乐的起源、以及善恶治乱所从兴起的原动力啊！’”

武王践阼第五十九

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诸大夫对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昔黄帝颡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

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机为铭焉，于鉴为铭焉，于盥盘为铭焉，于楹为铭焉，于杖为铭焉，于带为铭焉，于履屐为铭焉，于觶豆为铭焉，于户为铭焉，于牖为铭焉，于剑为铭焉，于弓为铭焉，于矛为铭焉。

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之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代”。

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舌，口戕口。”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于忿寔。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

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履屨之铭曰：“慎之劳，劳则富”；觴豆之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僇则逃。”

户子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

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之铭曰：“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予——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

【译文】

周武王即位三天后，召集士大夫咨询他们，说：“在那里有包涵的法约，施行的顺利，万代之后还可作为子孙行为的箴言呢？”各大夫答说：“我们没有听到过。”然后召见师尚父而咨问他，说：“前代黄帝和颡顓的常道还存在吗？或许也是恍惚而不能看到吗？”师尚父说：“是存在古代的遗业——丹书

一中，大王想要听那些话，就先要斋戒了。”

武王斋戒三日，戴着衮冕，师尚父捧书而入，北对屏风而站着，武王走下堂，向南方站着，师尚父说：“先王之道不可以向北方宣读！”武王走向前，转过身，面向东方，师尚父就面向西方诵读丹书中的话说：“小心谨慎胜过怠慢的就吉利，怠慢胜过小心谨慎的就灭亡；人的义理胜过欲望就会通达，欲望胜过义理的就有灾祸；做各种事情，不十分努力就会倾向歪曲的一面，不小心谨慎就不会依循正道；行事歪曲的君王就国亡身废，小心谨慎的君王可以传位万代。包涵的简约、施行的顺利，可以做为子孙常守的箴言，就是指这些话啊！而且老臣也听说过，以仁道得天下，又以仁道治理天下，帝位可传百世；用不仁的手段取得天下，而用仁道来治理，帝位可传十世；以不仁的手段取得天下，又不用仁道来治理，必定自身那一代就覆灭。”

武王听了丹书中的话，很警惕而感到恐惧，退朝后亲自写了警醒的格言，在席子的每个角、几案、镜子、盥盘、柱子、手杖、绅带、鞋子、酒杯、木豆、门户、窗子、剑、弓、矛、各种器物上，都刻上了自戒的铭。

席子前面左方的铭说：“安乐的时候不忘敬慎！”席前右方的铭说：“不要做会后悔的事！”席子后面左方的铭说：“一转身一翻身，也不可忘了那些话！”席后右方的铭说：“看到引以为戒的不在远时，看你所取代的殷商！”

几案的铭说：“威严盛大的只是谨慎啊，诟詈人的就生出人的诟詈，以口害人的，人也以口害你。”镜子的铭说：“不光看见你的前面，还要考虑你的后头。”盥的铭说：“与其陷

溺在他人造作的灾难中，不如陷溺在深水中；因为陷在深水中还可游泳，陷在他人造作的灾难中就自救了。”

柱子的铭说：“不要说‘有什么伤害？’那祸患会像火那样燃烧起来了。不要说‘有什么患害？’那祸患将会扩大开来了。不要说‘有何妨害呢？’那祸患就会成长出来了。”手杖的铭说：“在那里有危难？在忿怒；在那里会失道？在贪念；在那里会忘怀？在富贵。”

绅带的铭说：“贫欲心会毁去美好的容颜，要谨慎自戒必须庄敬，庄敬就会长寿。”鞋子的铭说：“要谨慎而养成勤劳的习惯，勤劳会致富”；酒杯木豆的铭说：“饮食后自杖而出！饮食后自杖而出！要以骄纵为戒，如果骄纵，人民就躲避了。”

门户的铭说：“名声，是难获得而容易丧失的；各种事物，不努力就记不住，而还能说我统统知道吗？不努力就不成不了事，而还能说我统统担得起吗？匠人必须先涂上门户以挡风，如果风要来了，必先摇动、摇动起来了；虽然有圣人，也不再能想出主意了。”窗子的铭说：“随着天运的时节，利用土地的资财，恭敬的祭祀皇天，祭祀的时候要先心存恭敬。”

剑上的铭说：“带剑作为佩饰，行动必须施行德化。施行德化，国家就昌盛，违背德化，国家就崩溃。”弓上的铭说：“屈伸的原理，起止的行动，不要忘记监督自己啊。”矛上的铭说：“造矛呀！造矛呀！一下子忍不住怒气，会留下一生的羞辱。”“以上的铭辞是我一人所知道的，用来警戒后代的子孙。”

卫将军文子第六十

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赣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闻之；孰为贤也？”子贡对，辞以不知。

文子曰：“吾子学焉，何谓不知也。”子贡对曰：“贤人无妄，知贤则难，故君子曰：‘知莫难于知人’，此以难也。”文子曰：“若夫知贤，人莫不难；吾子亲游焉，是敢问也。”子贡对曰：“夫子之门人，盖三就焉；赐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辩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请问其行也。”

子贡对曰：夙兴夜寐，讽诵崇体；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渊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故国一逢有德之君，世受显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在贫如客，使其臣如籍；不迁怒，不探怨，不录旧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众使也，有刑用也，然后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告之。

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诗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恂蒙。何天之宠，傅奏其庸。”夫强乎武哉，文不胜其质。

恭老恤孤，不忘宾旅，好学省物而不勤，是冉求之行也。

孔子因而语之曰：‘好学则智，恤孤则惠，恭老则近礼，克笃恭以天下，其称之也，宜为国老。’

志通而好礼，摎相两君之事，笃雅其有礼节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礼仪三百，可勉能也；威仪三千，则难也。”公西赤问曰：“何谓也？”孔子曰：“貌以摎礼，礼以摎辞，是之谓也。”主人闻之以成。孔子之语人也，曰：“当宾客之事则通矣。”谓门人曰：“二三子欲学宾客之事者，于赤也。”

满而不满，实如虚，通之如不及，先生难之；不学其貌，竟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桥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寿，是会参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称之也。

业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无告，是顓孙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则犹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则仁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为大也。

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诗云‘式夷式已，无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谓不险也。”

贵之不喜，贱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廉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台灭明之行也。孔子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则学，欲知则问，欲善则讯，欲给则豫，当是如

偃也得之矣。’

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其闻之诗也，一日三复白圭之玷，是南宫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为异姓。

自见孔子，入户未尝越屣，往赤过人不履影；开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未尝见齿，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执亲之丧则难能也，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汤恭以恕，是以日跻也。’

此赐之所亲睹也，吾子有命而讯，赐则不足以知贤。”文子曰：“吾闻之也，国有道则贤人兴焉，中人用焉，百姓归焉。若吾子之语审茂，则一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

子贡既与卫将军文子言，适鲁，见孔子曰：‘卫将军问二三子之行于赐也，不一而三，赐也辞不获命，以所见者对矣；未知中否，请尝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贡以其质告。孔子既闻之，笑曰：“赐，汝卫为知人，赐！”子贡对曰：“赐也焉能知人，此赐之所亲睹也。”孔子曰：“是女所亲也；吾语女耳之所未闻，目之所未见，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贡曰：“赐得则愿闻之也。”

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旧恶，盖伯夷、叔齐之行也。

晋平公问于祁奚曰：‘羊舌大夫，晋国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对，辞曰：‘不知也。’公曰：“吾闻女少长乎其所，女其阍知之。”祁奚对曰：‘其幼也恭而逊，耻而不使其过宿也；其为侯大夫也悉善而谦，其端也；其为公车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于其为和容也，温良而好礼，博闻而时出，其志也。’公曰：‘向者问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对曰：‘每位改变，未知所止，是以不知。’盖羊舌大夫之行也。

畏天而敬人，服义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从善而徙往，盖赵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爱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君陈则进，不陈则行而退，盖随武子之行也。

其为人之渊泉也，多闻而难诞也，不内辞足以没世；国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桐提伯华之行也。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盖蘧伯玉之行也。

孝子慈幼，允德稟义，约货去怨，盖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虽不量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择臣而使之，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君，无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

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天命，君下位而不援其上；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苟思其亲，不尽其乐；以不能学为已终身之忧，盖介山之推之行也。”

【译文】

卫将军文子问子贡说：“我听说孔子施教，先教学生诵读诗篇，讨论时世；引导学生实行孝悌，以义理告诉他们，而在礼法中观察他们，以道艺德行完成其人格；大约受教的有七十多人。我听说是这样；那到底谁是最贤的人呢？”子贡回

答，推说不知道。

文子说：“在孔子门下学习，怎么不知道呢？”子贡答说：“称赞别人贤才，不可虚妄，了解贤才，是件难事，所以君子说：‘智慧，再没有比知人更难的了’，因此我感到困难啊！”文子说：“说到知贤，没有人不感到困难；你亲身学于孔门，我才敢问你。”子贡答说：“老师的学生，大概有三种成就；我有的我赶上和他们交流，也有赶不上的，不能全知道啊！”文子曰：“就你所知道的，请问他们的行为。”

子贡答说：“早起晚睡，诵读诗篇，崇尚体法；不犯同样的过失，言谈称呼不随便，这是颜渊的行为。孔子引诗告诉他。诗经说：‘进用于天子，蒙受宠爱；在国君左右，能成就他的德行；增长教思，是用来做人的法则。’所以遇到有德的国君，就世代受到显达的爵命，名声不坠，进而使天子以贵重他。

身处贫困而恭敬如同作客一样，使用臣仆如借力一样；不转移怒气，不找寻怨家，不记旧恶，这是冉雍的行为。孔子说：‘有土地的领导者，有大众可举，有刑法可用，然后可发怒；个人的怒气，只会自取身亡。’诗经说‘没有不开始，很少能有结果。’以这两句诗告诉他。

不怕强暴，不欺侮矜寡；言谈出自天性，多么美妙啊！这样材完全以担任军事，这是仲由的行为。孔子知道他未受礼乐薰陶，说：‘诗经说：“受小法大法，下国在蒙受他的福惠。天是如何的宠爱他呀！赋与并增进他的勇敢。”这人够刚强武勇了，礼乐薰陶还没胜过他的本质。

尊敬长老，抚恤孤儿，不忘以对待客人的样子待客，好

学，仔细观察事物而不觉劳苦，这是冉求的行为。孔子因而告诉他：‘好学就是智，恤孤就是仁，敬老近于礼，能以忠厚恭敬对待天下人，被举荐时，应该是担任卿相。’

知类通达而好礼，两君相会时，担任招待或赞礼，公正而有礼节，这是公西赤的行为。孔子说：‘礼经三百，可以早起勤学；在三千人面而有威仪。’公西赤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容仪用来辅助礼制，礼制用来辅助辞令，就是这意思。’从别人的立场看，公西赤对礼法已有成就了。孔子告诉人说：‘承当接待宾客的礼，赤是明白了。’告诉学生说：‘各位想要接待宾名之礼，找赤去！’

充足而不自满，实有也当做空虚，超过仿佛不及，父兄做到这些还有困难；不图表面做成君子的样子，而是贯彻实践君子的德行，他的言谈敦厚，对人诚信，他养父母永远用一片纯洁的真情，所以使父母长寿。这是曾参的行为。孔子说：‘孝是道德的开端，悌是道德的次序，信是道德的充实，忠是道德的正轨；曾参啊！是合乎这四种德行了。’以这来称赞他。

有事功而不自夸，居高位而不自喜；不欺侮可欺侮的，不遗佚可遗佚的，不凌傲穷困无告的人，这是颡孙的行为。孔子说他：“他的不自夸，一般人还能做到，他的不伤百姓，则是仁道了。诗经说：“欢乐平易的领导者，有如百姓的父母。””夫子以他的仁心为美大啊！

求学能深究其中礼义，性严厉而果断，送迎宾客，必恭必敬，上下交流，是严格有限制的，这是卜商的行为。孔子说：‘诗经说：“以公正交友就好，别和小人交往而生危险。”’

卜商的交友，可说不会有危险啊！’

孔子说虽让他居高位，但不因此而高兴；虽让他居卑职，但不因此而怨怒；只要对百姓有好处，宁可对在上的人俭省，而来帮助在下的人，这是澹台灭明的行为。孔子说：‘独享富贵，是君子的耻辱；这个人做到这点了。’

做事先定计划，面对情况时用它，因此没有漏洞，这是言偃的行为。孔子说：‘想做到就多学习，想知道就想问，想做好就请教，想充足就预备，人应当这样，而言偃是做到了。’

独居时思考仁道，在公家谈论义理；听到诗经抑篇时，一天之中再三的思索‘白圭之玷’一章，这是南宫縚的行为。夫子相信他的仁道，嫁侄女给他，结为姻缘。

自从见过孔子后，进门没有摆自己鞋子在他人鞋子的前面，经过别人身旁，不踏人影子；不杀害出土的昆虫，不折断成长中的植物；守父母的丧，从不曾露齿笑过，这是高柴的行为。孔子说：‘高柴守父母之丧的表现，一般人很难做到。不杀出土的昆虫，是合乎上天的好生之德，不折成长中的植物，是行的恕道，恕就是仁；商汤恭敬而宽恕，所以德行日益提高。’

这些是我所亲见的，因为你问起我就谈谈，我实在对他人的贤处知道不够。”文子说：“我听说国家有道时，贤人就兴起了，正人就被作用了，百姓也就归附了。像你所说，实在是够美好的，那他们应该都是诸侯的官员，怕是没遇到明君吧！”

子贡和文子谈过后，到鲁国，见孔子说：“卫将军问我同学们的行为如何，再三问，我推辞不掉，就将亲见的回答他：

不知是否恰当，请允许我向老师报告。”孔子说：“讲吧。”于是子贡原原本本的说了，孔子听完笑著说：“赐，你真是知人啊，赐！”子贡答说：“赐那能知人呢？这些是我亲眼见到的啊。”孔子说：“不错，是你亲眼所见到的；我告诉你不曾听到的，眼睛所不曾见过的，思想所不曾达到，智慧所不曾领会的吗？”子贡说：“赐很愿意听。”

孔子说：“不好胜，不算计，不计较旧恶，大概是伯夷、叔齐的行为了。

晋平公问祁奚说：‘羊舌大夫是晋国的为大夫，他的行为如何？’祁奚回答，推说：‘不知道。’平公说：‘我听说你自小在那地方长大，你应该全知道的。’祁奚回答：‘他自幼恭敬而顺从，知羞耻而时刻改正自己的错误；当他是侯大夫时，尽力做到善而谦虚，这是他做事的开始；当他是公车尉时，诚信而正直，这是他的事功，至于他应对宾客或奉命出使，温良而喜好礼节，博学而应对得时，这是他的志节。’平公说：‘刚才问你，你怎说不知道呢？’祁奚答说：“他每在不同的官位都有改变，不知到底止于那里，因此不知。”这大概是羊舌大夫的行为了。

对天恐惧而谨慎人事，服从义理而实行信用，教顺父母而恭敬兄长，喜欢遵从善道而效法过去，这大概是赵文子的行为了。

事奉国君，不敢爱惜生命，但也不为不义而牺牲，为自身考虑而不遗弃朋友，国君作用他的德教就出仕，否则就引退，这大概是随武子的行为了。

他做人的深沉静默，博学而不狡诈，一生可以不内咎；国

家清平，他的言论可以使国家新生，国家无道，他的沉默又可以保全自己；这大概是桐提伯华的行为了。

外貌平和而内心正直，自觉置身于体法规矩之内，来纠正自己，不必等别人的纠正，以善道生活，而不急忙的追求出人头地；这大概是蘧伯玉的行为了。

敬老爱幼，崇信道德，坚持义理，看货价，消除怨恶，这大概是柳下惠的行为了。

他的言论是：‘国君虽可不衡量臣下而作用，臣子却不可不衡量国君而进身。’所以国君固然选择臣下来差遗，臣子也是选择国君来事奉；国君有道则顺从君命，无道则权衡君命；这是晏平仲的行为。

德性恭谨而行为诚信，整天所谈，不在过失之内，而在过失之外，贫也安乐，大概是老莱子的行为了。

以平静的行为来等待天命，君下位而不攀长上；随文公流亡四方，还不忘他的尊亲；一想念尊亲，就不能继续欢乐；以不能学习为自己终身的遗憾，这大概是介之推的行为了。”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

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扈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杀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宰我请问帝颡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无有宿问。’”

孔子曰：“颡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

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

宰我曰：“请问帝啻。”孔子曰：“元囂之孙，蟠极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土。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黻衣，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

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黄黼黻衣，丹车白马。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言不贰，其行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

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大命，依于倪皇；黻明通知，为天下工。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种，务勤嘉谷，以作饮食；义、和掌麻，敬授民时；使益行火，以辟山莱；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夔作乐，以歌箫舞，和以钟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其言不惑，其德不慝，举贤而天下平。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乌夷、羽民。舜之少也，恶辵劳苦，二十以孝闻乎

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孔子曰：“予！大者如说，民说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诚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语人，有为道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颜色取人，于灭明邪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师邪改之。”宰我闻之，惧，不敢见。

【译文】

宰我问孔子说：“以前予听荣伊说黄帝留传三百年。请问黄帝是人呢？或者不是人呢？为什么会三百年呢？”孔子说：“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事迹可以够看的了！黄帝年代更久远，你为什么问这个？这是前人们都难以说清楚的。”宰我说：“上古的传说，是不详尽的说法，事迹虽过但至今尚有的争论，因模糊不清而忽略，不是君子应有的态度，所以予当然要请问。”

孔子说：“黄帝是少典氏的孩子，名轩辕。生而神奇灵异，很小就会说话，幼年才智敏捷周到，长大后敦厚勤勉，成年

后很聪明。调理阴阳五行，设龠、合、升、斗、斛，安抚百姓，量度四方；训练熊罴貔貅虎豹，用来和赤帝在版泉之野交战，三战后才克服赤帝。制定黄色的上衣，衣上绣黼黻，束大带，下身是绣有黼的裳，骑八尺以上的马，屏风绘有云彩，以顺应天地的纲纪、阴阳的气数、死生的理论、存亡的辨别。按时节播种百谷草木，德化遍布于鸟兽昆虫、修历法分别日月星辰；整治四境以内的土石金玉，劳苦自己的心力耳目，教百姓依时节取用水火材物。生时百姓蒙受他的利益百年，死后百姓敬畏他的神灵百年，亡后百姓遵用他的教化百年，因此说三百年。”

宰我说：“请问帝颡顼。”孔子说：“五帝的事迹，从现存的传记里可以知道；三王的事迹从现存的法度里可以知道，你想一天内听遍从前的事，太急躁了，予啊。”宰我说：“我从前听老师说：“学生不要把疑问留到第二天。””

孔子说：“颡顼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号高阳。博大精深而有谋略，通达而明白事理；培养财物依据土地的肥瘠，实行四时政令以效法天道，依从鬼神而制定义理；调治阴阳五行来教化万民，洁净虔诚以祭祀。骑八尺以上的马巡行四夷：北到幽陵，南到交趾，西渡流沙，东到蟠木。动物、植物、大神、小神，凡日月所照到的，无不均平。”

宰我说：“请问帝喾。”孔子说：“他是元嚣的子孙，栾极的儿子，号高辛。生来神奇灵异，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广施恩惠，富饶财物，不厚养自身；他的聪明足以知远察微；顺应天时所宜，知道百姓的隐痛；仁德而威严，慈爱而忠信，修养自身而天下服从。取地上的财物而节制使用，安抚百姓又

培养诲导他们，观察日月的运行而迎送他们，明白鬼神之道理而敬事他们。他的颜色肃穆，品德高尚，举动顺应天时，所穿的是土服。春夏骑龙，秋冬骑马，穿黄色绣黼黻的上衣，执守中道而得天下。凡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地方，无不顺从。”

宰我说：“请问帝尧。”孔子说：“他是高辛的儿子，名叫放勋。他的仁德如天一般，他的智慧如神；亲近他如太阳般的温暖，远望他如云彩般的灿烂；富有而不骄傲，高贵而不放逸；穿黄色绣黼黻的上衣，乘丹漆的车，白色的马。命伯夷主持礼仪，命龙、夔教导乐舞，让舜和彭祖并任用他们，传授百姓四时的节令。流放共工于幽州，以变化北狄，放逐馭兜于崇山，以变化南蛮；流窜三苗于三危，以变化西戎；放逐鲧于羽山，以变化东夷。他的话不用怀疑，行为不邪曲，四海之内，舟车所到的地方，无不悦服安定。”

宰我说：“请问帝舜。”孔子说：“他是蛟龙的孙子，瞽叟的儿子，名叫重华。爱学习又尊重朋友，名传四海；做陶器，耕田地，以事奉双亲；宽裕温良，敦厚勤勉而知时宜，敬畏天命而爱护百姓，抚恤远方而亲密近亲；承受天命，为娥皇所依倚；圣明知人，为天下所归往。命禹划分九州，主持山川的命名，以便利百姓；拿后稷教民播种，务必为粮食的育成而劳作，以供应饮食；义和掌管历法，敬慎的颁布百姓时令；命益放火，以开辟山泽草莱；伯夷主持礼仪，以节制天下；夔典乐，作为籥舞的歌，并与钟鼓相应；皋陶做司法首长，忠信通达，了解民情；契作司徒，教百姓孝顺友爱，敬重政事，遵循伦理。舜的言辞不惑乱，德行不邪慝，任用贤人而天下平治。南方安抚到交趾、大、教，西方鲜支、渠度、

氏、羌，北方山戎、发、息慎，东方长夷、乌夷、羽民。他年少时憔悴劳苦，二十岁以孝闻名于天下，三十岁为尧所任用，后来代尧理政，到五十年才死，葬在苍梧的郊野。”

宰我说：“请问禹。”孔子说：“他是高阳的孙子，鲧的儿子，名叫文命。做事敏捷，能够成功，品德不邪曲，仁慈让人亲近，言语可信赖；声音合律吕，身体合度数，可以说是一个德行最高的人；勤勉恭敬，来治理天下。巡看九州，开通九道，建筑九泽的堤岸，测量九山的高低，做百神的祭主，做百姓的父母；用规矩标准来辅弼自己；履行四时节令，安定四海人民；平定九州，尊崇九天；使耳目聪明，治理天下。任用皋陶和益，来帮助他，动干戈，征伐不献神、不正直而无道的人；四海之内，凡舟车所到的地方，无不朝贡顺服。”

孔子说：“予！关于五帝的重大事迹就如以上所说，人们都说五帝的德行是极至了；你还不够资格谈这些。”宰我说：“当然！我还不够资格，我遵老师的教诲。”不久，宰我把听到的向别人讲，有人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想以颜色取人，澹台灭明使我改变了想法；我想以语言取人，宰我使我改变了想法；我想以容貌取人，子张使我改变了想法。”宰我听说后，心里害怕，不敢再见孔子。

帝系第六十三

少曲产轩辕，是为黄帝。

黄帝产元器，元器产螭极，螭极产高辛，是为帝啍。

帝啍产放勋，是为帝尧。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颡顼。

颡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螭牛，螭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颡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黄帝居轩辕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颡顼。

颡顼娶于滕氏，滕氏奔子之谓之女禄，氏产老童。

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緡，氏产重黎及吴回。

吴回氏产陆终。

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笈，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邰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芊姓。

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姜熊出。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

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戚章王。

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郅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帝尝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隤訾氏，产帝挚。

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氏。

帝舜娶于帝尧之子，谓之女阇氏。

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

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嬌氏，产启。

【译文】

少典生轩辕，是黄帝。

黄帝生元嚣，元嚣生蟠极，蟠极生高辛，这是帝尝。

帝尝产放勋，这是帝尧。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这是帝颡顼。

颡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叟，瞽叟生重华，这是帝舜，又生象，象傲狠。

颡顼生鲧，鲧生文命，这是禹。

黄帝住在轩辕邱上，娶西陵氏的女子，叫做嫫祖，她生青阳和昌意。青阳降为诸侯，住在泝水旁，昌意也是一样，住在若水旁。

昌意娶蜀山氏，蜀山氏的女子叫昌濮，她生颡顼。

颡顼娶滕氏，滕氏奔的女子叫女禄，她生老童。

老童娶竭水氏，竭水氏的女子叫高緡，她生重黎及吴回。吴回氏生陆终。

陆终氏娶鬼方氏，鬼方氏之妹叫女隤，她生六个儿子；怀孕而不生产，经过三年，剖开左腋，六人才生下来。第一个叫樊，这是昆吾的始祖；第二个叫惠连，这是参胡的始祖；第三个叫笈，是彭姓的始祖；第四个叫莱言，这是郅人的始祖；第五个叫安，这是曹姓的始祖；第六个叫季连，这是芊姓的始祖。

季连生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传了九世到熊渠，是娄蜎生出的。

熊渠有三子，长子名叫无康，做句亶王，次子的名叫是红，做鄂王，少子名叫疵，做臧章王。

昆吾一支，就是卫；参胡一支，就是韩；彭祖一支，就是彭城；郅人一支，就是郑；曹姓一支，就是邾；季连一支，就是楚。

帝尝预卜他四个妃子的儿子，将来都能获得天下。上妃是有郅氏的女儿，叫做姜原，她生了后稷；次妃是有娥氏的女儿，叫做简狄，她生了契；次妃陈隆氏的女儿，生了帝尧；次妃隤訾氏的女儿，生了帝挚。

帝尧娶散宜氏的女儿，叫做女皇氏。

帝舜娶帝尧的女儿，叫做女烝氏。

蜎娶有莘氏的女儿，叫做女志氏，生了文命。

禹娶涂山氏的女儿，叫做女嫫氏，生了启。

劝学第六十四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矣，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水则为冰，而寒于水；木直而中绳，輮而为轮，其曲中规，枯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道，不知学问之大也。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者，教使之然也。

是故木从绳则直，金就礪则利，君子博学如日参己焉，故知明则行无过。诗云：“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咎。

孔子曰：“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吾尝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见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非声加疾也，而闻者著；假车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海；君子之性非异也，而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名曰虹鳬，以羽为巢，编之以发，系子苇苕，风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兰氏之根，怀氏之苞，渐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质非不美也，所

渐者然也。

是故君子靖居恭学，修身致志，处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

物类之从，必有所由；荣辱之来，各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殆教亡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湿，草木畴生，禽兽群居，物各从其类也。

是故正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祸，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川，蛟龙生焉；积善成德，神明自知，圣心备矣。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驎一蹞，不能千里；弩马无极，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镂。

夫螾无爪牙之利，筋脉之强，上食晞土，下饮黄泉者，用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蚘蛄之穴，而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愤愤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绵绵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歧涂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腾蚘无足而腾，鼯鼠五伎而穷。诗云：“鸛鸣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若结兮。”君子其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行；玉居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为善而不积乎？岂有不至哉？

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

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如沔邪，水潦浊焉，莞蒲生焉，从上观之，谁知其非源泉也。

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贱其所贵，而贵其所贱；不然，矜寡孤独不得焉。

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庠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贞；苞里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

【译文】

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青色是从蓝草取来的，可是比蓝草更青；冰从水而来，可是比水更冷；木料笔直的象绳子拉起来的一样，把它揉塑成为车轮，它弯曲的就和圆规相合，虽然木料枯槁了、晒干了，它也不能再挺直起来，那是揉塑使它这样的。

所以不登高山，不知天有多高；不到深谷，不知道地有多厚；不听到前贤留下来的道理，不晓得学问的博大。干、越、戎、貉的孩子们，生下来声音相同，长大了却习俗不同，是

不同教育使他们这样的。

所以木料跟着绳线的形状而曲或直，金器随砺石去磨就锋利，君子多去学，如同每天检验自己的言行，知道得很清楚，做起来就没有过失了。诗经里说：“哎呀，你这个君子，没有常安定的时候；总是在筹谋怎样把自己的职位干好，你最喜爱的是正直；神明知道你这样，将会大赐给你洪福。”神明没有比“以道化人”更传大的了，福气没有比“无咎寡过”更在上的了。

孔子说：“我整天在想，还不如片刻所学到的。”我抬举起脚跟来看，不如登上高处看见得多；登高处来招手，不是长大膀臂，而看见的遥远；顺着风在呼叫，不是加重声音，而听见的清晰；凭借车马的，不是脚力快，而能达到千里；凭借舟楫的，不是游泳好，而能渡过江海；君子的本性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很善于利用物品罢了。

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做蒙鸠，用羽毛做巢，用头发编起来，系在芦苇的花上，风一吹到，芦花断折，鸟雏摔死了，鸟卵跌破了，它们的巢并非不完固啊，只是系在很脆弱的花上！西方有一种树，名叫做射干，树干只有四寸长，长在高山的上面，下临七十丈的深渊，它的树干并不算高大啊，只是长在高峻的地方！蓬草生在麻里，不须搀扶，自然挺直。兰草的根，槐花的苞，本来都是香的，泡在老鹳里，就臭了，大人物不亲近它们，小百姓也不要它们，它们的本质很好啊，只是所泡的是这样的气味！

所以君子有安静的住处，在认真的学习，修养自身，达成志向，安身必选择地方，往来必亲近贤人，为的是防止自

己走入邪僻的小路，而要自己走光明的大道啊。

物类的相从，必有他的原因；荣辱的获得，各象他的德行。肉腐烂了就出虫，鱼干死了就生蠹；危害正道而忘记自身，祸灾就起来了。刚强就自取断折，柔弱就自取束缚；邪恶污秽在自己的身上，就是怨仇形成的原因。分布的薪柴如在一起，火只烧干柴；平坦的地方如果一样的，水就向潮湿的地方去流。草木同类的生长在一处，鸟兽同类的聚居在一起，生物总是跟从他们各自的同类的啊。

所以靶子张开，弓箭就射到；林木茂盛了，斧斤就砍到；树叶积多成荫，鸟儿就休息在里面；醯酢发出酸味，蚊子就聚集在上面。所以说话有召致祸患的，行为有招致耻辱的，君子对于自己所做的事要很慎重啊。

泥土聚积，成为大山，风雨就起了；水流的积聚，成为大河，蛟龙就产生了；聚积了善行，成就美德，神明自通，圣人的心就全备了。所以不聚积半步、一步，就不能达到千里；不聚积小河、细流，就无从成为江海；最好的好马，就只是一跃，再神骏也无法行千里；最笨的劣马，一刻也不放松，就能成功。锲刻一会儿，就丢下了，即使是朽木，也无法折断；锲刻不停下，即使是金石，也可雕镂。

寒蚓没有爪牙的锋利，筋脉的强硬，却在地上吃干土，到地下喝黄泉，是因为用心的专一啊。蟹有两个螯、八只脚，要不是蛇鳝的洞穴，就没有地方寄宿，这是因为用心的浮躁啊。所以没有发愤不止的志向的人，就没有洞彻的智慧；没有持之以恒的努力的人，就没有显赫的成就；走上歧路的人不能到达，侍奉两君的人不能见容；眼睛不能同时看两处而看得

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处而听得清楚；胶龙没有一只脚爪而能飞腾，鼫鼠具有五种技能而常困窘。诗经说：“鸛鸣在桑树上，它的孩子有七个啊；好人君子，他的道理只有一个啊；他的道理只有一个啊，那就是心是像打结一样的牢固啊。”君子他是固守在一个道理上的。

以前瓠巴在弹瑟，沉在水底的鱼都出水来倾听；伯牙在弹琴，正在吃草的马都仰头来欣赏。声音无论怎样细小，没有听不到的；行为无论怎样细微，没有看不见的；美玉在山里而草木为之润泽，深渊生出珠子而崖岸就不枯槁。为善那会不积聚？也就没什么做不到的？

孔子说：“气质鄙陋啊！君子不可不学，看到人不可以不修饰。”不修饰就没有仪容，没有仪容就意味不恭敬，不恭敬就意味没有礼貌，没有礼貌就立不住。离人远而有光彩的，是修饰啊；靠人近而更明亮的，是学习啊。譬如浊水不流的地方，雨水、流潦都归趋到那里，莞草、蒲草都生长在那里，从上面看下去，那个知道他不是活水的源泉呀！

珠是阴中的阳，所以能胜火；玉是阳中的阴，所以能胜水；珠玉的功效如神一样的奇妙，所以天子储藏的是珠玉，诸侯储藏的是金石，大夫畜养的是狗马，百姓储藏的是布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强大有力的人能保存它，智慧过人的人能拿到它，把贵重的弄成廉贱了，把廉贱的弄成贵重了；如果不这样，那些老而无妻、老而无夫、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人就得不到了。

子贡说：“君子看到大河大川，必要观望，为什么？”孔子说：“水，君子拿来比喻德行；虽然给与万物但未必周全，

但是没有一点私心，这就像德；被它沾到就生长，沾不到的就死亡，这又像仁，它流行在卑下的地方，直行或曲行都遵循着条理，这又像义；它奔赴七十丈的深谷，毫不迟疑，这又像勇；在浅露处灵活运行，在深渊里又使人不可测度，这又像智；遇到桡弱的地方就旋绕，遇到危险的地方就通达，这又像祭；受到污秽，而不逃避，这又像贞；包里着污秽的东西纳进去，变成鲜明清洁的拿出来，这又像善化；当流行时必流行，无论流到那种凹进去的地方，水面必是平的，这就像公正；盈满了不须用盖来平抑，这又像严谨；曲折必定东西不分，这又像意愿；所以看到大河川，必要观望了。”

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

子张问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誉为难也。”子张曰：“安身取誉如何？”孔子曰：“有善勿专，教不能勿措，已过勿发，失言勿踦，不善辞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

且夫忿数者狱之所由生也，距谏者虑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礼之所以失也，堕怠者时之所以后也，奢侈者财之所以不足也，专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历者狱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

故君子南面临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伦，存是美恶，而进是利，而除是害，而无求其报焉，而民情可得也。故临之无抗民之志，胜之无犯民之言，量之无狡民之辞，养之无扰于时，受之勿宽于刑；言则身安誉至，而民自得也。

故君子南面临官，所见迩，故明不可弊也；所求迩，故不劳而得也；所以治者约，故不用众而誉至也；法象在内，故不远；源泉不竭，故天下积也；而术不寡短长，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乱。故六者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若此则身安而誉至，而民自得也。

故君子南面临官；不治则乱至，乱至则争，争之至又反于乱；是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

躬行者政之始也，调悦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则民不怨，言调悦则民不辨法，仁在身取民显以佚之也。财利之生征矣，贪以不得；善政必简矣，苟以乱之；善言必听矣，详以失之；规谏日至，烦以不听矣。言之善者在所日闻，行之善者在所能为。故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民之表也，迩臣便辟者群臣仆之伦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誓，表弊则百姓乱，迩臣便辟不正廉而群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伦矣。故君子修身返道察说，而迩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择丝麻、良工必自择赍材、贤君良上必自择左右始。故佚诸取人，劳于治事；劳于取人，佚于治事。故君子俗誉则谨其所便，欲名则谨于左右。故上者辟如缘木者务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马之离必于四面之衢，民之离道必于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严而绝，百姓者卑贱而神；民而爱之则存，恶之则亡也。

故君子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恭有本能图，修业居久而谭；情迩畅而及乎远，察一而关于多。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道以远，不责民之所不能。今临之明王之成功，而民严而不迎也；道以数年之业，则民疾，疾者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统统塞耳，所以弇聪也。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过，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则不可教也，不习则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者，莫若

先虚其内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虽行必邻矣；不以道御之，虽服必强矣。故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矣；外内不相应，则无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统也。”

【译文】

子张问孔子要如何作官从政。孔子说：“最难的是安定自身而博取赞誉。”子张说：“怎样才可以安定自身而博取赞誉呢？”孔子说：“有好处，不要想占为己有；教导比你差的人，不要超过他的程度；已经犯了的过错，不要重犯；讲错的话，不要找出歪理辨明；审讯诉讼时，不要让理屈的一方诋骗了；处理公事时，不要推欠拖延。一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要想作官从政，能以这六条去做，就自身安定而获得赞誉，政事也办成功了。

再说，忿怼不满，常去挑剔别人的过错，争执就因此而发生；不接受他人的劝说，思想就因此而闭塞；骄傲轻浮，礼节仪表就因此而丧失；怠惰懒散，机会就因此而落后；奢侈华靡，财富就因此而不足；老在小事上计较，大事就因此而不能成功；成天纷乱不安，诉讼的事就因此而形成。一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要想作官从政，能扫除这七条路，就不但自身安定而赞誉也来了，政事也办成功了。

所以一个有才有德的人，居在官位、面对百姓时，要十分的真诚可靠，而且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的来管理他们；要切实的培养前面所讲的六种善德，革除七种恶习，等待时机来

施展治国济民的抱负；作到“大诚而公”的忠信胸怀，理解“精知而略行”的大道理，体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更进而兴利、除害，不索求百姓的报答。这样，百姓的真情便可得到了。所以在管理百姓时，没有虐待他们的心；在说服百姓时，没有逼迫他们的话；在衡量百姓时，没有狡诈的说辞；让百姓富足无缺，得让他们有充足的生产时间，不随意去打搅；应爱护百姓，该教诲时教诲，该责罚时责罚，不过分纵容。如果能这样作，那么不但自身安定而赞誉也来了，自然也得到了百姓的心。

所以一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居官位、面对百姓时，应近处去观察，所以他看得清楚，不被隐瞒；从近处去寻求，不须费事，就能获得；他治理百姓的办法很简单，所以用不着去役使民众，而赞誉就来了。一切的法则、榜样都是从在位者本身作起，自然是取则不远。这就像永不竭尽的泉源一般，天下的人才都聚积在他底下；就像树木不乏长短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衡量它们才能的大小而加利用。所以得以治理，而不纷乱。所以能把前头所提到的六种善行，时刻存在心中，牢记在脑子里，更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举止言谈上。如果能这样作，那么不但自身安定而赞誉也来了，百姓的心自然也得到了。

所以一个有才有德的人，居官位、面对百姓时，不能治理，乱事便起了；乱事起来，争凶斗狠的事便随处可见；待到争凶斗狠至不可开交，又要归于乱亡了！所以能以坦荡的胸怀来包涵百姓，心存着慈爱的襟怀来抚育百姓，百姓的心也就能获得了！所以，以身作则是为政的开始，和颜悦色的

对人是和百姓沟通的途径。好的政令推行容易，不会引起百姓的怨尤；对百姓讲话和颜悦色，百姓就不会违抗法纪；身行仁道，百姓便能尊重他而使他安乐。国民生活的已明显的发展，如果贪婪搜刮反而不能得到财宝；好的政治必定是清简执要，如果苟且马虎，反而引起乱子；好的意见必定是接受的，如果考虑太多，反而不能实行。规谏的话天天听，会感觉厌烦而不能听从，但是好话是要天天听的；好事是要能够做到的。所以国君是百姓的表率，卿大夫是百姓的准则，侍从亲幸的人员是供职走的一类人。所以表率不正当，百姓就要失去法制；准则坏了，百姓就会作乱；侍从亲幸的人不公正、不廉洁，那些供趋走的官员就要做坏事了！所以国君、卿大夫、侍从人员的行为，不可不谨慎的啊！因此，有才学有德行的人，要能修身，反省自己的行为，检查自己的言论，那么存六德。去七习那些切近的事就能做到了。好比女工要从选择丝麻开始，好的工匠要从选择林质开始，贤明的君主必要从选择左右开始。所以用人不费力，办起事来就吃力；用人费些力，办起事来就不吃力。因此一个有才学有德行的人，要想取得他人的赞赏，就要谨慎的去选择他所亲近的人；要想博取声名，就要谨慎的去选择身边的官员。一个居在上位的人，正如攀树一样，越想往上爬，爬得愈高，愈怕跌下来；六匹马的跑散，一定是在四通的道路上；百姓的离经叛道，必然是由于在上的人不费力办理政事。所以居在上位的国君虽然尊严高贵，反而和百姓隔绝；百姓虽然卑贱，却是最有潜力的呵；百姓爱戴你，你就可以存在；百姓厌恶你，你就要灭亡了。

所以一个有才学有德行的人，居在官位、面对百姓时，地位尊高而不骄傲，钱财多还能谦下，能为自身设想，建立他的事业，能够维持长久宏大；感情不但同靠近的人沟通，而且能够感染到远处的人；彻底弄明白了一件事，就可推知许多的事。大凡整理了一件事，而经历再多事也不乱的，这些都是以修治自身为根本的。所以，一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在管理百姓时，不可不知道百姓的本质，不可不了解百姓的心理，知道了他们先天的心理和后天的习惯，然后百姓就能彻底的服从你的政令。所以说，国家治理得好，百姓便爱戴你；政治清明平和，百姓自然没有怨尤。所以一个有才学有德行的人，在治理百姓时，理想不可要求太高，目标不可定的太远，不要责求百姓做力所不及的事。如果你用前贤圣人成功的理想，来要求百姓马上达到，恐怕百姓要敬而远之，不敢欢迎你了，你要求他们未来遥远的目标，百姓做得痛苦，当他们痛苦时，就要躲避了。所以历来帝王的冠冕上，垂挂着一串串的玉，正为警惕自己，不可看得太明察了；用绵絮塞耳，是为着警惕自己，不可听得太精细了。所以水太清澈，就没有鱼还能生存下去；人太精明，就没有人跟你走了。

所以把百姓的坏事改正过来，使他们自己心安理得；用谆谆教导来引导百姓，使他们自己寻求自身的完美；衡量百姓的资秉，因材施教，使他们自己找到前途。百姓偶然犯了过错，必要找出他的好处，来赦免他；如果要判死刑的，想法子让他活下去，这样他就会好了。因此，上下打成一片，融成一体，而不相离了。所以说仁惠是施政的前提，施政不当，就没法教导百姓，百姓不学习，就不能驱使他们。所以一个

有才学有德行的人，要让人家相信他的话，不知先虚心检讨自己是否言行一致；要政令的迅速推行。不如先以自身开始，做出榜样；要百姓很快的服从他，不如用自己的德行来引导，用行为的规范来约束，就是用“道”来驾驭。如果不能以身作则，虽发了政令，也是推行不远的；不能用“道”来驾驭，虽表面服从，心里也是勉强的；所以不存忠信之心，就无法让百姓来亲近你；言行不一的，就无法让百姓信赖你；以上所说的四项，就是管理百姓的要旨了。”

盛德第六十六

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则修法，德不盛则饰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者，生于天；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也。

凡民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量也；无度量，则小者偷堕，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则民足，民足则无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故有奸邪、窃盗、历法、妄行之狱，则饰度量也。

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礼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也。

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也。

凡斗辨生于相侵陵也，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而教以敬

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即饰乡饮酒之礼也。

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享聘也。

故曰：刑罚之所从生有源，不务塞其源而务刑杀之，是为民设陷以贼之也。刑罚之源，生于嗜欲好恶不节。故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

故季冬听狱论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论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论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为有德，能行德法者为有行，能理德法者为有能，能成德法者为有功。故论吏而法行，事治而成功；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也。

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史者辔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策，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策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

夫民善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人称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犹存者，其法诚德，其德诚厚。夫民思其德，心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譬犹御马，弃衔勒，而专以策御马，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亡德法，民心无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为乱无道；苟以为乱无道，刑罚必不克，成其无道，上下俱无道。故今之称恶

者，必比之于夏桀殷纣，何也？曰法诚不德，其德诚薄。夫民恶之，必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并兴，灾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轡，故御四马，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

过，失也。人情莫不有过，过而改之，是不过也。是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也；乱则饬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蓄，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曰“危”也；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乘，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理，财务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数百里者，所进退缓急异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所进退缓急异也。

【译文】

圣王的伟大德政，是要做到：百姓不生疾病，家畜不害瘟疫、农民收获丰足且没有水旱虫灾，对诸侯不必出兵征伐便能绥服而听王命，百姓不必动用刑罚便能治理好，蛮夷的地方都能受到教化。以前的帝王常每年的冬末，考察诸侯的德行，来观察各国的治乱得失。凡是德行完美的，政治就安定；否则，便要出乱子。德行完美的，就得到成功；否则，就要失败就难免。因此，最高君主考察各地域官员的德行，那么各地域政治的治乱得失，不必走出朝廷就可了如指掌了！德行完美的，就会推行那好的“六法”；德性不好的，就赶紧整治那“六政”。六法、六政行得好，那德行不衰落，所以叫做“王”。百姓有了疾病、家畜染了瘟疫、农作患了水旱虫灾的，都是没有顺应“天道”而起的；“天道”不顺，因为是朝堂发出的政教的不加整治。所以有天灾，就应好好的整治朝廷的政令。

大凡百姓有奸邪、偷盗、违反法纪和为非作歹的，是由于不满足；这种不满现象的产生，因为没有法制。没有法制，不严重的就导致堕落，较严重的就导致奢侈糜烂，还总是不知满足。所以有了法的度量，百姓自然知足；百姓知足，就没有奸邪、窃盗、违犯法纪和为非作歹的现象。因此，有奸邪、窃盗、违犯法纪和为非作歹的诉讼，就得要整治法制律度。

大凡不孝敬亲长，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亲相爱，而

不能相亲相爱，是由于丧葬祭祀的礼仪不分明；丧葬祭祀的礼仪，正是告诉人们相亲相爱的。尽到爱心，所以能尽到丧葬祭祀的礼仪，春秋两季的祭祀，正是尽到孝子怀念的心呵。谈到祭祀，是尽到馈食奉养的表现，亲长死了尚且思念俸养，何况生前的时候呢？所以说，丧葬祭祀的礼仪修明，百姓自然敬养亲长啦！因此，有不敬养亲长的讼狱，就得整治丧葬祭祀的礼仪。

大凡有弑上的行为，是由于不知事理，事理是用来区分尊贵和卑贱的；贵贱一旦有序次而不相凌，百姓自然尊敬长上了。百姓尊敬长上，弑上的行为就少有的了。诸侯晋见天子以及诸侯间相见的礼仪，正是用来教明事理的。所以有弑上的讼狱，就得整治诸侯晋见天子以及诸侯间相见的礼仪。

大凡争斗都由对人的欺压逼迫引起，而对人的欺凌是由于长辈和晚辈没有次序，（此下恐有脱文）要教给他们恭敬谦让；因此，有争斗的诉讼，就得整治乡饮酒的礼仪。

大凡淫乱的发生，都由于男女间没有戒限，夫妇间没有感情；婚礼正是表明男女有别，说明夫妇间情义的。所以有淫乱的诉讼，就得整治婚姻的礼仪。

所以说，刑罚的产生是有它的根源的，不想法子治理它的根源，只想用刑罚来统治，那是设置陷阱，来杀害百姓的呵。刑罚的根源，是欲望和喜怒的不加节制引起。所以宣明政教的朝堂，是效法上天无私而施的法则，这就是所谓“天法”；礼仪、制度，是给百姓的一种德行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德法”所以要引导百姓的欲望和喜怒，来顺应“天法”，来成就“德法”。而刑法，只不过用来威吓那些不行“礼法”的

人罢了。

所以在年终的时候，天子要解决诉讼，讨论刑罚，好来确立律法；律法确立了，选出管吏来公正无私的推行。因此，以前的天子都是在春天刚开始，便动手评论官吏的品德、行为、能力和功绩。凡是：能得到“德法”的，叫作“有德”；能推行“德法”的，叫做“有行”；能治理“德法”的，叫做“有能”；能完成“德法”的，叫做“有功”。所以评选官吏，律法仍可推行，政事治理，功业仍可成就。年终确立律法，初春的评选官吏，实在是治国的要政呵！

“德法”是统治百姓的衔勒，官吏是辔索，刑罚是鞭策；天子正是统驭的人，内史和太史恰是左右手。以往的天子，是能用“德法”为衔勒，用官吏为辔索，用刑罚为鞭策，用史官为左右手，所以驾驭天下几百年，没有一点松懈失错。会驾驭马匹的人，把衔勒弄端正了，把辔策弄整齐了，均衡马匹的负担、和悦马匹的心理，所以嘴不必喊叫、手不必摇动、鞭策不必使用，马就跑得好好的！善于统驭百姓的，把德法修明了，把官吏整治了，平衡百姓的负担，应和百姓的心性，所以没有争讼的事，也不必动用刑罚，百姓自然治理得好好的；因此，百姓都感谢赞美他。

百姓赞美他的德政，一定会歌颂他这个人，所以当时的人歌颂五帝三王的，就好像现在还活着的一样；因为他们的律法制度，当然是德政，而这德政又实在是深厚无比的。百姓既然思慕这种德政，一定在心中感激着他这个人，早晚的祷告着，必然达于上天，上天知道一定高兴，因此便保佑着他世代长远，年年丰收。不会统驭百姓的人，放弃了他的德

法。好像骑马而丢了辔勒，专用鞭子来驾驭马；马一定会受伤，车子也一定会拉坏。没有“德法”，而专用刑罚统治百姓，百姓一定要离弃你，国家也迟早要亡。没有《德法》，百姓的内心便失去了遵循的标准，而导致迷惑失道；在上的人，必定认为这是乱而无道，如认为乱而无道，刑罚一定会失去作用，这又促成了在上的人的无道；这就形成了上下都无道的现象。所以现在提起坏人，一定把他比作夏桀王、商纣王，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制度实在不是德政，他们的德行也实在差得很。百姓怨恨他，必然早晚的祷告着，要达到上天；上天听到了不高兴，所以水旱虫灾都跟着来了。所以说，“德法”是驾驭百姓的根本呵！

古时驾御政权以治理天下的，设有冢宰的官，来顺应那施仁惠的天道；设有司徒的官，来完成那含藏生养的地德；设有宗伯的官，来培养亲近长者、和厚道的民风；设有司马的官，来平定诸侯，听天子的命令，完成圣人的事业；设有司空官，掌管刑罚，使事事合理，没有淫乱；设司寇的官，致力国家的建设，使百姓富而好礼。所以六官驾驭是国家的轡轡，而总理财政与人事的司会，就好像系在车轡上的轡轡一样；因此，驾着四匹马的，只需抓着六条轡轡；治理天、地、人、事的人，也只用六政。所以，善于骑马的人，是要端正身子，把轡轡抓在一起，均衡马力，齐一马心，听任他们去飞驰，而奔向长远的路程；再远都可以到得了，再快也可随心控制。天、地与人、事，这四样是圣人所统驭的。因此，天子是骑士，太史、内史是左右手，六官是六条轡轡；天子和三公便是共同管理六官，均衡五政，整治五法，来统驭天、地、

人、事的人；所以也任由他们去施展。由他们施仁惠，顺应成天道，国家自然治理好，由他们含藏生养，成就地德，国家自然安宁；由他们培养敬长的仁风，国家自然和睦；由他们促成四域绥服的圣业，国家自然太平；由他们处理事务，事事得宜，国家自然成功；由他们完成各项建设，国家自然富足，这是驾驭政治的体要啊。

过错，就是常说失误。人都有过错，过错后能加以改正，就没有过错了。如果官吏的统率没条理，职司的掌理不分明，律法政制不统一，各种事情都失了纲纪，这就叫做“乱”；乱，就得责令冢宰改正。土地不会利用，资财不能增殖，百姓遭受饥寒，教育不良，民风淫乱邪僻，百姓流亡，百姓颠沛失所，这就叫做“危”；危，就得责令司徒改正。父子不相亲，长幼没次序，君臣上下相互乘违，这就叫做“不和”；不和，就得责令宗伯改正。贤人没有任官，有功劳的人不加奖赏，没有爵禄，会导致士卒的不满，军队离散，不听军令，这就叫做“不平”；不平，就得责令司马改正。刑罚失去效用，暴乱奸邪不能禁止，这就叫做“不成”；不成，就责令司寇改正。各种制度不能详知，处理事务没有条理，致使钱财使用没有正确的计算，这就叫做“贫”；贫，就得责令司空。所以说，同样是车马，有的能奔驰千里，有的只能跑几百里路，因为是进退缓急控制的不同；治国的人，同是用一种律法，有的却有政绩，有的却混乱不安，这是在于进退缓急的不同呵。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庙也，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也。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此天子之路寝也，不齐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宫，揖朝出其南门。

【译文】

明堂，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有九间堂室，每室有四扇门，八个窗牖；这样算来，该是三十六扇门，七十二个窗牖。屋顶是用茅草覆盖的，屋顶是圆的，堂室却是方的。

明堂是用来说明诸侯地位尊卑的。明堂的外面，有一条宽二十四丈的水流，圆圆地环绕着，就如一块晶莹温润的璧玉一样，所以叫做“辟雍”。辟雍里排列着：南蛮、东夷、北

狄、西戎等四方诸侯。根据明堂月令上说周制：门扇要用红色的缀饰、窗牖要用白色的缀饰，堂室的排列，得按五行生成的数目：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檐荣的高要三丈，面积要有六丈三尺，顶是圆的，基座是方的。一座明堂，都有五室，除了一室在中央外，在四面的四正室，各有两个左右个，一共是十二堂。每室有四扇门，每扇门旁有两窗牖，宫堂的方圆是一百八十丈。在近郊的地方，这近郊的意思是离开国门的东南面三十里的地方。

有人认为明堂是奉祀周文王的太庙。以前在明堂的四周，种些名叫朱草的植物。这种朱草每天长出一片叶来，十五天一共长十五叶；到第十六天开始掉第一片叶子；这样又一天天地掉，再一天天地长。如此轮回反覆，周而复始地。在周代，天子的圣德译被广大，连草木也跟着茂盛起来。传说有蒿长子十丈长，他们取来作了宫柱，就称它作“蒿宫”。这便是天子的正寝了，不斋戒是不住在这里的。如果有诸侯要朝见，天子先在南门的堂室外等待；到朝见以后，诸侯各揖让而退，也是从南门出去。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循其灌庙，建其宗主，设其四佐，列其五官，处其朝市，为仁如何？”子曰：“不仁，国不化。”

公曰：“何如之谓仁？”子曰：“不淫于色。”子曰：“立妃设如太庙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宾遑；遑，则事上静；静，斯洁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会谋事，必敬以慎言；长幼小大，必中度，此国家之所以崇也。

立子设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显见；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于外，大夫中妇私谒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执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齐以嘉善，故蛊佞不生，此之谓良民。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

卿设如大门，大门显美，小人尊卑中度。开明闭幽，内禄出灾，以顺天道，近者闲焉，远者稽焉。君发禁宰而行之，以时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灾祥，地宝丰省，及民共飧其禄，共任其灾，此国家之所以和也。

国有四辅；辅，卿也。卿设如四体，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贤进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时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让也。民咸孝弟而安让，此以怨省而乱不作也，此国之所以长也。

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长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之所以茂也。

设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则时不若不令，成长幼老疾孤寡以时通于四疆。有阖而不通，有烦而不治，则民不乐生，不利衣食。

凡民之藏贮，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发国功谋。斋戒心敬，会时必节。日麻巫祝，执伎以守官，俟命以作。祈王年，祷民命，及畜谷蜚征庶虞草。

方春三月，缓施生育，动作百物，于时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司马司夏，以教士车甲。凡士执伎论功，修四卫，强股肱，质射御，才武聪慧，治众长卒，所以为仪缀于国。出可以为率，诱于军旅。四方诸侯之游士，国中贤余秀兴阅焉。

方夏三月，养长秀蕃庶物。于时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庆者七人，以成夏事。

司寇司秋，以听狱讼，治民之烦乱，执权变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闲，作起不敬以欺惑懂愚。

作于财赂六畜五谷曰盗。诱居室家有君子曰义。子女专曰媼。饬五兵及木石曰贼。以中情出，小曰闲，大曰讲。利辞以乱属曰谗。以财投长曰贷。

凡犯天子之禁，陈刑制辟，以追国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饮食，哀乐平，无狱。

方秋三月，收敛以时。于时有事，尝新于皇祖皇考，食

农夫九人，以成秋事。

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准揆山林，规表衍沃，蓄水行，衰濯浸，以节四时之事。治地远近，以任民力，以节民食，太古食壮之食，攻老这事。”

公曰：“功事不少，而馑粮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长以寿者，食也。在今之民，羸丑以饬者，事也。

太古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各安其居，乐其宫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乐其宫；老疾用财，壮狡用力，于兹民游；薄事贪食，于兹民忧。

古者殷书为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此以气食得节，作事得时，勤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冻；是故年谷不成，天之饥谨，道无殍者。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此以气食不节，作事不成；天之饥谨，于时委民，不得以疾死。

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谷宜焉；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

东辟之民曰夷，精于饶，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实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

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观安危。距封后利，先虑久固，依固可守，为奥可久，能节四时之事，霜露时降。

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谷必入于仓。于时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国老六人，以成冬事。

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进等也，咸知用劳力之必以时息也。推而内之水火，入也弗之顾矣，而况有强适在前，有君长正之者乎？”

公曰：“善。”

【译文】

鲁哀公说：“一个可以出一千乘革车的国家；又接受了周天子的册封；政令能够贯穿到他四面的边界，对于登记在户籍的百姓，讲习军旅争战的事；顺着庙祧来排定昭穆的次序，建立起他对宗族的领导；设司徒、司马、司寇、司空四佐；并在四佐之下，列置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马等五官，以协助施政；为百姓安置得市场。像这样施行仁政，怎么样呢？”孔子说：“不行仁政，国家的教化不能译被。”

鲁哀公说：“怎么样才算得仁呢？”孔子说：“不沉迷在女色里。”孔子接着又说：“册立后夫人，要像设置太庙一样的敬重小心，因为她是要治理内宫的。内宫能治理好，使妾嫔间不相互欺凌，那许多妾嫔就能地位分明；地位分明，侍奉国君就能相安，能相安，宫中能洁净诚信。和大夫在朝廷里相见，一定要恭谨；出国和诸侯会商，一定要敬慎，讲话应小心；诸侯间位次的排列，按爵位的高低，爵位相同，便按长幼的序次，一定要合乎理法。这样，国家才能得到别人的尊崇！

册立太子，要像建置宗庙社稷一样慎重，宗庙社稷是给百姓看的法则，法则明确，百姓能听服。册立太子，得按照年爵的尊卑，品德的高下，其他的公子才能顺服，才不至不生凯觎的心，更不敢向外国求援，进行颠覆国家的事，而那些平日受着宠幸的大臣、妾嫔，才不敢私相勾结作乱。这样，才能使得五官治理，任职的都遵循正道。要知道，政治是在教化百姓，百姓接受教化而都乐于行善，所以蛊惑的事、邪佞的话，就不致发生，这便叫做“良民”。一个国家的政治好，百姓就兴旺，这样国家就大大的顺昌了！

上卿的设制，尤如宫中南向的大门，大门其有威仪气象，小大贵贱皆合贵制。启开时明亮，开闭后幽黯，内以纳福，外以除灾，顺应天道，使就近的法禁有所，远方的有所稽考。当国君发布政令时，宰臣接受命令，便得施行。要因顺天时，来生殖地利，并将仁德的心，广被到细小的物。看到上天降示的灾祥，和土地作物的丰减，和百姓共享安乐，共担灾祸。这样，国家才会安乐。

国家有四个辅佐的大臣，这辅佐的大臣，就是卿。设这四卿，好比一个人有四肢一样的重要，不可把国家大事看的简单了，不可假借名义而乱来，不可一味的看重官禄。凡事都得尊尚有贤德的人，收买有才干的人，使大家都知道朝廷的职务和官爵，不是世袭的；只要有能力，就有机会表现。凡百姓也有那种才能，就有那种声名，各种行业的人，都是顺应天时和事理，来发挥他们各自的力量，这样才可让百姓知道谦让。百姓都能孝顺亲长，友爱兄弟，而相安、互让，这样就减少怨恨的心，而为非作乱的事也不会于发生了。这样

国家就会长久！

去掉多余的浪费，国家自然富足；崇尚治国的仪法，国家自然治理；敬长能有礼让，百姓自然没有争执；立祀如有神明，境内的人自然都能恭敬，对所有的都同样的亲爱，百姓自然没有怨恨的心；不持命本注定的观念，百姓自然没有苟且偷懒的心。以前的圣王都是依据这六项，来建立他的德政。这样国家才会兴盛。

设置四辅佐，任以官位：司徒职掌春官布德和令的事宜。百姓不顺应大时，不服从政令，不做好事，要教导他们；长幼老病孤寡的人，都要给他们妥善的照顾；按时去了解四域百姓的民情。如果民情有隐情而不能通达，有烦乱而不能治理，那么百姓就不能生活得安乐，衣食恐怕也要发生问题了。

凡百姓贮藏在山林川谷的资源、财用，用于祭祀保佑百姓的山川神明，以及那些对国家有功劳、对百姓有贡献的人。在斋戒时一定要存着恭敬的心，到祭祀时必要合于礼仪。而那些掌卜筮、定历法、司祭鬼神的人，都要用他们的专门技艺而各尽职守，随时等待命令来工作，祈求国家岁岁平安，祷告百姓生活顺遂，甚至于六畜五谷、飞禽走兽、山林川泽、树木花草，都得到祈祷，而各随自己的愿望而生活。

春天的三月，要使生养之事，能和乐均布，所有生物都得到萌动滋长。在有祭事的时候，能祭享于皇祖皇考，并召见为国死难者的子女八人共餐，来完成春时的政事。

司马掌管夏官的事，教士习车战甲兵。凡是士，要专精武技，修备四境的防卫，锻炼臂力，使射御成为长处；选拔才武聪慧的，治理众人，成为士卒的榜样，成为国家的仪表。

当司马出征时，可以成为帅，对军旅发号施令。四方诸侯的游士，国家卿大夫的余子中贤能的人，推荐到司马这里的人才，都要好好的考察，给他们以表现的机会。

当夏季的三月，万物生养、滋长、结实、繁殖。在行夏天的祭礼时，享祭皇祖皇考，对土中有吉庆的人七位赐以爵位，以完成夏时的政事。

司寇掌管秋官的事，来处理争讼、牢狱的事务；治理百姓的烦乱；把握百姓的变化，权衡他们的轻重使他们的行为恰当。凡是不守法的百姓，总是要败坏政府的常法，来偷偷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作些不守法的事，来欺骗那些没有知识的百姓。

诈取人家的钱财、家畜、谷物农作的，叫做强盗；拐诱有夫之妇的，叫做奸宄；女子自作主张，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叫做妖；私藏武器的，叫做贼；把国家机密泄露给外国，轻微的叫做法反间，大的叫做间谍；专门用巧言强辩，颠倒是非的，叫做谗匿；靠金银结交上司，叫做贿赂。

凡是干犯天子的禁令，就得列刑法，制裁罪犯，用以管治国民不遵天子教令的。因此，一家只要有三个人去工作，三个人吃饭，便能够苦乐均平，没有讼狱。

当秋天中的三月，要适时收割藏蓄。在有祭事的时候，要尝祭于皇祖皇考，请乡里的耆老九人会宴，以完成秋时的政事。

司空掌管冬官的事，用制度来规划土地，度量山林的地理，将山下平坦的灌溉区规划分明，储蓄水源，疏导沟渠，调节灌溉的水量，来调节农家四时的事。依据地域的远近，来

分配百姓的劳役，调理百姓的口粮，使百姓吃青年人那份食粮，而服老年人那样的劳役。”

鲁哀公说：“劳役的事不会做得少了、粮食不会给得多了吧？”孔子说：“上古的人们，生长得很俊秀，很强壮，而且很长寿的，因为他们吃得好啊；而今天的人们，瘦弱，丑陋，又瘠死，是因为劳役的太苦啊！”

上古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粮食得到调配，耕作顺应时节，百姓都满意他们的职业，喜欢他们的家室，服从政令、信任长官，上下相互信赖，虽然地域有了不同，百姓也能跟随，聚集着在一起。可是，今天的社会，在位的施政不公，治理百姓不合协，他们不满意自己的职业，也不喜欢自己的家室。老年人、残废的人还要用钱财，健壮的人还要出劳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就流离逃亡了，成天为劳役所逼迫，吃也吃不饱，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就忧愁痛苦而不想活下去了。

古时把成年的男女姓名，登记在政府的户籍中，使官吏掌管，以此来作为配给食物的依据，使工事的进行得着时宜，勤勉百姓戮力工作；在炎热的夏天，为公家作事，不至于过劳而中暑，在寒冷的冬天，为公家作事，也不会因受寒而冻坏；所以一年作物收成不好，遇天灾，有了饥荒的现象，道路上也没有饿死的人。可是现在的社会，男女都流散了，户籍也没有登记在政府里，因此食物也得不到配给，工事的进行也得不到时宜；遇到天灾，在这时候，饥饿的百姓转徙沟壑，病死都不能在家了。

所以建百姓的住所，一定要在美好的地方，因顺着寒暑的调和，使六畜兴旺，五谷宜于播种；看出百姓性情的急燥

或平和，调调食物的味道，使粮食得到适当的调配，耕作顺着时节而进行。

东方偏僻的人们，叫做“夷”，精悍而狡猾，到了很远的地方，有吃生食物的人了。南方偏僻的人们，叫做“蛮”，诚实而朴实，到了很远的地方，就有吃生食的人了。西方偏僻的人们，叫做“戎”，强劲而刚直，到了很远的地方，就有吃生食的人了。北方偏僻的人们，叫做“狄”，肥胖而乘戾，到了很远的地方，就有吃生食的人了，再加上住在中国的人们，总称作“五方之民”，他们都有一定的居处，有适宜的口味，也都有实用的工具；我们要借助翻译来传达他们的情意；用诚信来领导他们的行为。

至于量度土地，规划百姓的居处，使每邑都有城郭，又建起得市。土地要用来规划井邑，规划民居，而观察他们的吉凶安危。建起土界，得先注意到形势，而后才想到地利。因为是要先考虑到长久而牢固，依据牢固的地势，才可固守，作为深渊大泽，才可守得长久。能够调节四时耕耘收获的事情，露霜依时而降，就能得到丰收。

当冬天中的三月，草木凋零。山林川泽的作物，已经藏贮，五谷全归入仓库。在有祭事的时候，要蒸祭于皇祖皇考，养息国老六人，以完成冬时的政事。

能让百姓都知道孤寡的人，必不会受到轻待；都知道有大功劳，一定能得以进级；都知道有劳役的事，一定会得到适时的休息。那么，你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也会义无反顾；更何况有强敌当前，有君长领导着他们呢？”

鲁哀公说：“讲和善真好啊！”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论其明者，可以为法乎？”子曰：“何载？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

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愿君之立知而以观闻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则缓急将有所不节；不节，君将约之；约之，卒将弃法；弃法，是无以为国家也。”

公曰：“巧匠辅绳而断，胡为其弃法也。”子曰：“心未之度，习未之狎，此以数踰而弃法也。”

夫规矩准绳钧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远，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

水火金木土谷，此谓六府，废一不可，进一不可，民并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

昔夏、商之未兴也，伯夷谓此二帝之眇。”

公曰：“长国治民恒干；论政之大体，以教民辨；历大道，以时地性；兴民之阳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德之典，以顺事天子；修政勤礼，以交诸侯；大节无废，少眇后乎？”

子曰：“否，不可后也。诗云：‘东有开明，于时鸡三号，以兴庶虞，庶虞动，蜚征作。嗇民执功，百草咸淳，地倾水流之。’

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东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

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爱；宗庙之事，昭有义；率礼朝廷，昭有五官；无废甲冑之戒，昭果毅以听；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昭哀。哀爱无失节，是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此皆先王之所先施于民也，君而后此则为国家失本矣。”

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乡也，君之言善，执国之节也。君先眇而后善，中备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免然而兴，民一始。”

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闻于师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吾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为不观器视才？”公曰：“视可明乎？”子曰：“可以表仪。”

公曰：“愿学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渊大川，必有蛟龙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见器见才矣。”

公曰：“吾犹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颐然、睪然、蹠然、柱然、抽然、首然、佷然、湛然、渊渊然、淑淑然、齐齐然、节节然、穆穆然、皇皇然。”

见才色修声不视闻，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气。见之举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与食，食必与位，无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尧，取相十有六人如此。”

公曰：“嘻，美哉。子道广矣”曰：“由德径径。吾恐愎而不能用于也。何以哉？”

公曰：“请问图德何尚？”子曰：“圣，知之华也；知，仁

之实也；仁，信之器也；信，义之重也；义，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辅之，圣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阴阳；阳曰德，阴曰刑。”

公曰：“善哉，再闻此矣！阳德何出？”子曰：“阳德出礼，礼出刑，刑出虑，虑则节事于近，而扬声于远。”

公曰：“善哉！载事何以？”子曰：“德以监位，位以充局，局以观功，功以养民，民于此乎上。”

公曰：“禄不可后乎？”子曰：“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发志为言，发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载义而行之，禄不可后也。”

公曰：“所谓民与天地相参者，何谓也？”子曰：“天道以视，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废一曰失统，恐不长飡国。”

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虽慎敬而勿爱，民亦如之。执事无二，五官有差，喜无并爱，卑无加尊，浅无测深，小无招大，此谓楣机。楣机宾荐不蒙，昔舜征荐此道于尧，尧亲用之，不乱上下。”

公曰：“请问民征。”子曰：“无以为也。难行。”

公曰：“愿学之，机必能。”子曰：“贪于味不让，妨于政。愿富不久，妨于政。慕宠假贵，妨于政。治民恶众，妨于政。为父不慈，妨于政。为子不孝，妨于政。大纵耳目，妨于政。好色失志，妨于政。好见小利，妨于政。变从无节，桡弱不立，妨于政。刚毅犯神，妨于政。鬼神过节，妨于政。”

幼勿与众，克勿与比，依勿与谋，放勿与游，微勿与事。

臣闻之弗度，非事君也。群厥之弗用，以乱厥德，臣将度其简者。盖人有可知地焉，貌色声众有美焉，必有美质在其中者矣。貌色声众有恶焉，必有恶质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后出也。

子曰：“伯夷建国建政，修国修政。”公曰：“善哉。”

【译文】

鲁哀公说：“虞、夏、商、周四代的政令刑法，选择好的，也可以用来效法？”孔子说：“还要选什么呢？四代的政令刑法，都是值得效法的呀！”

鲁哀公说：“以我当前的情况，来实行四代的政刑，你看行吗？”孔子说：“不行，我希望你能将所知道的保留着，而来观察所得到的听闻。四代的政令刑法，您如原样去用，恐怕轻重快慢不能适当；不合适，您再用刑法来约束；约束到头，终是形成律法的无效而废弃；废弃了律法，这个国家还用什麼来治理呢？”

鲁哀公说：“技艺巧妙的工匠，也得靠绳墨线的帮助，才能够削斫；怎么能说会废弃律法的呢？”孔子说：“心中还不能分辨清楚明白，不能拿得准，也还没有练习娴熟，这样就常越了常规而废弃了律法了。”

规矩、准绳、钧衡，这些都是以前圣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可以从小及大，由近及远，现在用来实行，可以推知往古，也可以检查现在，就是这样的吧！

水、火、金、木、土、谷，这叫做六种库藏，缺一不可，

多一也不可，百姓全用得它们，今天用来实行，可以推知往古，也可以察知现在，就是这样的吧！

以前夏朝、商朝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伯夷就是用这六法、六府，辅佐尧、舜二帝，而成功的。”

鲁哀公说：“领导国家、治理百姓的常务是：写出政制的大纲，来教百姓知道伦常的道理；观看自然的天道，来顺应适宜的节气，利用不同土地的特性；启发百姓，辨知土性的舒缓、急燥刚劲、柔软，来教百姓从事生产；上从周代的法典，来服事天子；修治政制，勤行“聘问的礼”来交换诸侯。这些重大的事都做到了，那些小事可以慢点了吧？”

孔子说：“不行，不可以延后的。诗经小雅大东篇上说：‘东方有启明星了，那时晨鸡起来叫了几次，山林川泽的百物跟着活跃了起来。农夫们拿着耕作的农具，从事垦田的农活，五谷百草都蕃衍繁殖，农夫们播种着，而雨水灌溉着、滋润着。’

因此，天子穿戴着威严的朝衣冠，在东方的祭坛，行春分时的祭祀，是要教天下人尊敬长者，向天下人表示仪则。所以行祭祖的礼，是显示神鬼的存在；飧燕亲长，宴请宾客，是显示有慈爱的心；祭享宗庙的事，是显示有亲敬长者的大义；遵循朝廷班列的礼制，是显示有各种政务的职掌；不要忘记国防的警戒，是显示要克敌制胜的心意；天子死叫做“崩”，诸侯死叫做“薨”，大夫死叫做“卒”，士的死叫做“不禄”，庶人死叫做“死”，是表达哀痛。而又不失礼节，所以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史长友爱，弟弟恭敬。这些都是以前圣王教导百姓的，如果您把这些缓慢实行，那是使国家失去根本啦！”

鲁哀公说：“很好，你这样教导我。”孔子说：“您方才讲的道理，也不错的！也是治国的大道理啊！您先从看来是渺小的事做起，使内在完备；从您的话，可以知道古代的情状，可以检查现在的得失，国家就能兴盛起来，百姓就能专注于根本的道理了。”

鲁哀公说：“这些话不是我讲的，是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孔子惊喜的说：“啊呀！您是在实行治国的大道理啊！”鲁哀公说：“是大道理吗？”孔子说：“是大道理！”

鲁哀公说：“我还不能知人善任。”孔子说：“您为什么不看人的学识与才能呢？”鲁哀公说：“看才识可以为准吗？”孔子说：“可以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呢！”

鲁哀公说：“希望学到这样。”孔子说：“宽广的平原川泽，它的草长得高大茂密，里头一定藏着有珍禽异兽，而且那些草也是有用的材料，如果把它们刈平，那土地一定适宜五谷的生长；崇山峻岭林木茂盛，一定有很多奇异虎豹，在其间繁衍生息，很深的河川山谷，一定藏有蛟龙；百姓也是一样的。您能从广大的百姓里去观察，就可以看得出谁有学识，谁有才能了。”

鲁哀公说：“我还不十分明白。”孔子说：“要看与人相处的样子、与人相亲的样子、喜悦的样子、宽广的样子、勤勉的样子、特别的样子、超群的样子、正直的样子、赞同的样子、安闲的样子、深刻的样子、清湛的样子、恭敬的样子、检束的样子、肃穆的样子、伟大的样子。

明显的美色和美声不看、不听。山鬼神怪和好坏变化不能改变他的情志。别人的花言巧语，不能改变他的行为。能

够这样的，就应选拔他，得到他就要任用他，有事就让他去做。他的俸禄一定要和他所做的事相符，他的爵位也一定要和他的俸禄相当，不可超越限度。以前虞舜以他的像天一般伟大的德性，继承尧的帝位，便是这样任用辅佐他的十六个人。”

鲁哀公说：“啊呀，说得真好！你的道理实在很博大，可惜我怕自己糊涂，而不能实行。怎么办呢？”孔子说：“用道德去实行，就和走捷径一样的快了。”

鲁哀公说：“请问修养德行，什么是最先，最重要呢？”孔子说：“圣是智慧的花朵，知是仁爱的果实，仁爱是诚信的工具，诚信是道义的内容，道义是取利的根本。总是在利上打主意，就要生祸害了。”

鲁哀公说：“啊呀，您说得真是好极了！要通于天地的道理，用百姓来辅佐的，圣人以何为先，为重呢？”孔子说：“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这叫做三德。遵循三德去实行，才有所谓阴阳。阳能养万物，阴却主肃杀，所以后者叫刑，前者叫德。”

鲁哀公说：“好啊！我又学了这些。那么，阳德引发什么来呢？”孔子说：“阳德产生礼仪，礼仪产生刑法，刑法又生思虑，思虑就能减少讼狱的事，由于德政的推广，好的声名就会由近处而传到远方的。”

鲁哀公说：“好啊！拿什么成就这些事呢？”孔子说：“用德行来受爵位，用爵位来推广各部门的工作，用各部门的工作来考查官吏的业绩，用官吏的业绩来养护百姓。百姓自然会爱戴居高位的人了。”

鲁哀公说：“俸禄不可以慢吗？”孔子说：“食禄是为五味，

五味是认为气血，气血是为心志，抒发心志而成言语，发出言语而定为号令，用号令来表示诚信，诚信建立在道义上，才能行得通。所以俸禄是不可以慢的。”

鲁哀公说：“百姓和天地的德行相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天道是用来表示的；地道是用来实践的，人道是用来考查天施地与的法则，而不忘人性的。少了一样，就是失去纲纪，怕不能长久的保有国家！”

鲁哀公突然改变脸色。孔子说：“您珍藏着美玉，很谨慎的用它，虽谨慎而不吝惜，百姓也像这样的。对执政的官吏，不要有猜疑的心；五官的任用，要有差别，不要因为喜欢某人，而变成了滥爱；不要让少欺长；不要以资历浅的衡量资历深的；不要以小的去危害大的。这是用人的要理。用人的要理，是要敬慎的利用，不可随意乱来。以前舜便是阐明这道理，告之帝尧的。帝尧亲自用这道理，所以上下井然有序，毫不紊乱。”

鲁哀公说：“请问怎么样才可从百姓那里，看出征兆来呢？”孔子说：“不问也罢！很不容易作到的。”

鲁哀公说：“愿意学学，希望能作得到。”孔子说：“老为自己打算，贪取食禄而不谦让的，政事就很难推行。老想富贵，不愿贫穷的，政事就很难推行。羡慕别人受宠，也要谋求高位的，政事就很难推行。治理百姓，却暴虐他们，政事就很难推行，为人父却不知慈爱子女的，政事就不易推行。为人子女而不孝养亲长的，政事就不易推行。成天纵情于耳目声色之欲的，政事就不易推行。爱好美色，使意志消沉的，政事就不易推行。好贪小利的，政事就不易推行。一天到晚老

在改变，没有固定主见的，政事就不易推行。对事情的处理，不能当机立断，政事就不易推行。心性强悍，不敬信鬼神的，政事就不易推行。信鬼神太过分的，政事就不易推行。”

年纪轻，不可让他就治理百姓；好胜的人，不和他较量；愚鲁的人，不和他计谋；任性放纵的人，不和他游处；没有见识的人，不可和他谈事。

臣子有所听说，而不进言给君上的，不是服事君上的道理。进于君上而没采用，使得品德不正，臣子应再进上比较简约的。说到人，有可知的地方：容貌、声音、风度大家都说好的，一定会有美好的本质；容貌、声音、风度大家都说不好的，他的本质一定不好。这就是伯夷以后所采用的道理了。”

孔子说：“伯夷说过：立国家要建立政制，治理国家要治理政事。”鲁哀公说：“好啊！”

虞戴德第七十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虑何及？高举安取？”

子曰：“君以闻之，唯丘无以更也；君之闻如未成也，黄帝慕修之。”

曰：“明法于天明，开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

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虽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钺也。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顺；有臣不事君，必刃。

顺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圣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举不过天，深虑不过地，质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礼明而名不蹇。

礼失则坏，名失则悞。是故上古不译，正天名也；天子之宫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琫，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敛此三者而一举之，戴天履地，以顺民事。

天子告朔于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诸侯内贡于天子，率名敷地实也，是以不至必诛。

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毕行，使仁守会朝于天子。

天子以岁二月为坛于东郊，建五色，设五兵、具五味、陈六律、品奏五声，听明教。置离，抗大侯规鹄，坚物。

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践位，诸侯各以其属就位。乃升诸侯，诸侯之教士，教士执弓挟矢，揖让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时以踐伎。时有庆以地，不时有让以地。

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国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乱也，有仁父存。是故圣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见者，稽其远而明者。

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两以庆。违此三者，谓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诛。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民亦无贷。

居小不约，居大则治；众则集，寡则繆；祀则得福，以征则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犹德保，保愔乎前，以小继大，变民示也。”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子曰：“丘于君唯无言，言必尽，于他人则否。”

公曰：“教他人则如何？”子曰：“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衲怀袍褐也，行不越境。

公曰：“善哉！我则问政，子事教我！”子曰：“君问已参黄帝之制，制之大礼也。”

公曰：“先圣之道，斯为美乎？”子曰：“斯为美。虽有美者必偏。属于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兴民之德，守之以长。”

公曰：“善哉。”

【译文】

鲁哀公说：“以前帝舜推行德政，是用什么办法呢？深谋远虑，又想些什么呢？崇高的行为，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孔子说：“您已听我讲完虞夏商周四代的政制了，我也没什么再说的了；如果您还没知道所有，那么就继续研究黄帝的道术吧。”

孔子接着说：“效法大自然，弄通这些现象，对百姓教化；用这些教化来表现天地间变化生息的道理，万事万物都跟着兴起来。所以百姓听政府的命令，而不改变。”

鲁哀公说：“好啊！但是以大自然的道理教百姓，大家能接受吗？”孔子说：“可以的。虽说可以，但他们不理您这一套，这就是为什么贤圣的国君也要用刑罚了。从父亲对儿子的地位看来。是天啊；从君主对臣下的地位看来，也是天啊。有子女不孝于父的，臣子不忠于君的，这是把是非颠倒过来，违反天道的倒行逆施了。所以有子女不孝于父的，要治以逆伦的大罪；有臣子不忠于君的，要处以斧钺的重刑。

顺天道而制定刑法，顺地道而养万物，所以圣人施教化于百姓时，是要遵循天道而效法地道的，是要能发掘人天性中的纯良，而教化他们，使他们归于至善。但是，再崇高的行为也超不过天的高远光明，再好再深的谋虑也超不过地的博大深厚，以智慧为本质又爱行仁道，盖于运用民力，又能把天、地、人这三种常道的礼制发挥，那么号令的施行就不

困难了。

失去礼制，国家就要腐败；失去号令，国家就要混乱。所以上古不避译，以天的号令为准则。天子的明堂四面皆通达，是以地的业绩为准则。天子使用珽笏，诸侯使用荼笏，大夫使用竹笏，以百姓的德行为准则。拿这三样来一起施行，头戴天，脚履著地，来顺应百姓的心性，而政事成就。

天子在十二月时颁布一年农耕的时节告诉诸侯，为的是遵循大自然的现象而敬慎的推行，用以告示天下人的法则。诸侯向天子进贡，说明服从号令，贡献土产，所以不来进贡的，一定要加以诛伐。

诸侯在没有朝见天子前，彼此之间要先会见，这时就以“卿”作为彼此的介绍人。在朝见天子时，得把本国的“教士”都带去，使仁厚的人留守他的国家，然后一起朝见天子。

天子在每年的二月，在东郊设坛，建立五色的旌旗，设置五种兵器，准备五味的肴饌，演奏六律、五声的音乐，听取政教的情况。设置耦位，学起天子，国君用的大箭靶子，并画出射击位置的线。

九卿辅佐三公，三公辅佐天子。天子登上郊坛南响的位置，诸侯各率他们的随从，站在北面的位置，于是让诸侯的教士走上前，诸侯的教士执弓挟矢，互相揖让走上射坛，站到画着射击位置的线里，来射那靶子，澄神凝志，端正姿势，以这样来考校他们的技艺，这样射中，有喜庆，赏赐他们的封地；不这样的射不中，有责任，削减他们的封地。

天下太平，由于有天子的存在；国家政治清明，由于国君做得正当；家庭安泰，由于有慈爱的父亲存在。所以圣人

的教化百姓，要以他本身及周围的好事情、好德行之明显的，来研究那奉事君长、利用民众的光明大道。

天道揭示自然的万象，叫做“著明”；地道养万物，叫做“昌盛”；人事要得安泰祥和，叫做“安乐”。以人事配附天道、地道，就有喜庆。违背了天道、地道、人事的，叫愚弄百姓；愚弄百姓的人，叫做奸邪；奸邪的人定要加以诛戮。这样天下太平，国家安定，百姓也没有了过失。

积蓄少而不穷困，积极蓄大而能平治；百姓多而能安乐，百姓少而能安祥；以此祭祀便得到神的降福，用此征伐便能将叛逆降服。这是治理百姓的最高道德。”

鲁哀公说：“继承三代，一定要更改法制、服色等。这也是‘道’吗？”孔子说：“不是这意思。是想要以德政平定天下，安定前朝的混乱，以小国的诸侯继承天子的大位，而作的是一种改变百姓视听的新手法。”

鲁哀公说：“好！你这样明白的告诉我。”孔子说：“我对您，只是没什么说的，但所说的必然都倾尽我所知的。如果是别人，可不这样了。”

鲁哀公说：“教别人又怎样呢？”孔子说：“不行，我还做不到。以前商朝的贤大夫彭咸和仲傀，教大夫治理政事，教士作官吏，教庶人各种技艺。太张扬就压抑他们，不及就推进他们，再同时培养他们的德行。不因会讲话而派他们工作，拿讲话的好坏来衡量他们；这样的话，就好比夏后氏，穿着粗糙的褐色衣服，怀藏着美玉，言行不一致，那他们就无法过境。”

鲁哀公说：“好啊！我请教你的政制，你却事事告诉我。”

孔子说：“其实您问的已包括黄帝的政制，那是政制的大体啊。”

鲁哀公说：“以前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这是最好的吗？”

孔子说：“这是最好的了。即使还有好的，也不完备。能用这种道理，就能显示天道的福泽，而得到安祥；因顺应地道的福泽，而能各自生长；发扬百姓纯良的德行，爱护国家而使其久长。”

鲁哀公说：“好啊！”

诰志第七十一

公曰：“诰志无荒，以会民义，齐戒必敬，会时必节，牺牲必全，齐盛必洁，上下禋祀，外内无失节，其可以省怨远灾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

公曰：“然则何以事神？”子曰：“以礼会时。夫民见其礼则上下援，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省怨而乱不作也。夫礼会其四时，四孟四季，五牲五谷，顺至必时其节也，丘未知其可以为远灾也。”

公曰：“然则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则天地成，天地成则庶物时，庶物时则民财敬，民财敬以时作；时作则节事，节事以动众，动众则有极；有极以使民则劝，劝则有功，有功则无怨，无怨则嗣世久，唯圣人！”

是故政以胜众，非以陵众；众以胜事，非以伤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广而民众，长之禄也。

丘闻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

虞夏之历，正建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权兴，瑞雉无释。物乃岁俱生于东，以顺四时，卒于冬分。

于时鸡三号，卒明。载于青色，抚十二月节，卒于丑。日

月成岁历，再闰以顺天道，此谓岁虞汁月。

天曰作明，曰与，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与，惟地是事。人曰作乐，曰与，惟民是嬉。民之动能，不远厥事；民之悲色，不远厥德。此谓表里时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

天生物，地养物，物备兴而时用常节曰圣人，主祭于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

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乐治不倦，财富时节，是故圣人嗣则治。

文王治以俟时，汤治以伐乱；禹治以移众，众服，以立天下；尧贵以乐治时，举舜；舜治以德使力。

在国统民如恕，在家抚官而国，安之勿变，劝之勿沮，民咸废恶如进良，上诱善而行罚，百姓尽于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

仁者为圣，贵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

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

于时龙至不闭，凤降忘翼，蛰兽忘攫，爪鸟忘距，蜂蛰不螫婴儿，蜚虻不食天驹，雒出服，河出图。

自上世以来，莫不降仁，国家之昌，国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赏不罚，如民咸尽力；车不建戈，远迩咸服，允使来往，地宾毕极；无怨无恶，率惟懿德。

此无空礼，无空名，贤人竝忧，残毒以时省；举良良，举善善，恤民使仁，日敦仁宾也。

【译文】

鲁哀公说：“常注意到告示臣民的政令和记录礼仪的册子，不使宅荒废，以适应百姓的要求，齐戒时一定心存敬慎，祭祀时一定有节度，祭祀所用的纯色畜牲一定很完备，所使用的黍稷祭器一定很干净。以精诚来祭享天神地祇，祭祀四方百物和宗庙月令五祀都按一定的礼仪。这样可以减少神鬼的不满，而远离水旱疠疫的灾祸吗？”孔子说：“我不知道这样做还可减少神鬼的不满！”

鲁哀公说：“那该怎么奉事鬼神呢？”孔子说：“祭祀的时候要有隆重的礼仪。因为百姓看到这样隆重的礼仪，就会互相亲近，相亲就能安乐，安乐就没有忧患，这样一来便减少了鬼神的不满，而乱事也不会起来。用礼仪为四时祭祀，如四孟月、四季月，并用五畜牲、五谷物，按照礼文进行，不可失去时节。但我可不知这样还可以远离水旱疠疫的天灾。”

鲁哀公说：“那么该怎么作才能远离水旱疠疫的天灾呢？”孔子说：“智慧与仁道相合，便成就了天地的功用；成就了天地的功用，万物就可以依时节生长；万物按时节生长，百姓的财富就能积累起来；百姓置产，是要靠着顺应时节作业的；大家能应时节作业，就能做事有节度；做事有节度，就可以让民众劳动；让他们劳动，得有个限度；有限度，百姓就得到鼓励；得到鼓励，就可以有功效。有功效，就没有怨言。没有怨言，国家就可以长久继承。能作到这样，只有圣人了吧！

所以劳役的事情要分派给大家一起做的，不是借此来压

迫大家的；大家来分担事情，不是来败坏事情的；劳役的事情是用来安抚百姓的，不是用来惩罚百姓的。所以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并不是一个灾害，而是国君的福祿啊。

我听周朝的太史说：‘建立正朔而不遵循天道，也不顺从人心，那么凡事都容易败坏而难以成功。’虞史伯夷说：“阳明在先；阴幽在后。明幽是和雌雄一样，雌雄的更迭兴作，循序而行，是正朔的统纪。太阳从西边落下去，从东边升上来；月亮从东边落下去，从西边升上来。”

虞夏的历法，是以孟春作为正月。这时冻冰融化，冬眠收藏的万物蠢动起来，百草也开始生长。祥瑞的野鸡也先啼叫了。万物和岁星准时都从东方升起，遵循着四时的顺序，终于冬分。

这个时候鸡叫了三次，天就亮了。从东方开始，顺循着十二个月份，到建丑的月份结束了。以日月的运行，来推断出一年的历法，再把剩下来的日数，合计成闰月，而顺天道的循环，这叫做用岁星量度而配合月球的运行。

天道揭示万象，作用明显，叫做“作明”，叫做“生”，只有天道才可乘载万象。地道长养万物生息，叫做“作昌”，叫做“生”，只有地道才可从事生养。人性要和乐，叫做“作乐”，叫做“生”，只有百姓追求安逸。百姓的生活状态，不违背地事，百姓的脸色表情，不违背天德。这就叫外即合乎地事的长养生息，内又能符合揭示万象的天德，而不失秩序，万物的生养而蕃衍昌盛的道理就是这样。

上天生长万物，土地养活万物，万物都能生养，而用时常常有节制，这叫做“圣人”；主祭天帝的人，叫做“天子”。

天子死了叫“崩”，那时要对山川行“望”的祭祀。祭淮、江、河、济等四水的望祭，叫“步”——禋祭；祭会稽、沂山、酱无间、霍山等四山的，叫“代”——禘祭。最后殡葬了，叫他做“帝”。

天道施与，创造仁道；地道长养万物，创造财富；人性爱和平，创造安宁。能够乐于平治而不倦怠，那么财货就能富有，天时就可以调节。所以圣人承继，就天下太平了。

周文王以殷纣时天下大乱，而自己韬光养晦的等待成熟的时机而安定天下；商汤以征伐葛伯、韦国、顾国及昆吾等乱国，最后推翻夏桀而平定天下。夏禹以发动百姓，疏导运河，平治洪水，使大家悦服，而得到天下。帝尧以音乐和颁布日月星辰的四时历象，而平治天下，最后推举舜；舜以德行领导群臣治理百姓事而平治天下。

在朝做事，统率百姓，要象爱护自己子女一样爱护他们；在家操持家务，要像在政府里做事一样的认真；使百姓的生活安定，不要随意改变他们；劝勉他们做好事，不要任意去打击他们的信心；能这样，百姓都会抛弃坏的行为，而一心向善。在上位的官吏能引导百姓行善，而且能公正的处罚不良的人，百姓都能爱人，而且生活获得安乐。这些都是古代的贤明仁哲的国君，所以才平治天下的啊。

爱人的人是圣人，其次是有爵位的人，又次是有功绩的人，再其次是才学好的人，再其次是有技艺的人。古代平治天下的人，一定是圣人。

圣人治理国家的时候：日月不亏蚀，星辰不陨落，大海不改变，河水不泛滥，川泽不枯尽，高山不崩溃，陵阜不塌

陷，川谷不壅塞，深渊不干涸。

这时天龙络绎不绝的来到，凤凰也不愿飞走，熊和其它的猛兽和鹰隼等的凶禽都忘记了攫取和残杀，毒蜂毒螫不会用尾针去刺婴儿，蚊子和牛虻也不叮幼小的马。洛水出现了经书，河水出现了图书。

从上古以来，治国的君主没有不崇尚仁道的，国家的昌盛美好，实在全系在仁道上。所以不用奖赏惩罚，百姓都尽力生产。战车不必装备戈戟，近远的国家都来归服，信使相继不绝的往来，连偏远地方的人也都来了。没有怨恶的心意，都是遵循美好的德行去做。

没有虚伪的礼仪和名望，贤人都在忧思国事，想害人就因此就减少了；推荐贤良的人，百姓都跟着学会贤良；推荐行为美好的人，百姓的行为也都跟着美好起来。爱护百姓，使他们心存仁道；每天以仁道教百姓，他们便都知敬顺了。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王曰：“太师，慎维深思，内观民务，察度情伪，变官民能，历其才艺，女维敬哉。女何慎乎非伦，伦有七属，属有九用，用有六微：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

王曰：“于乎，女因方以观之。宝贵者观其礼施也，贫穷者观其有德守也，嬖宠者观其不骄奢也，隐约者观其不畏惧也。

其少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也，其壮观其洁廉务行而胜其私也，其老观其意宪慎强其所不足而不踰也。父子之间观其孝慈也，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也，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也，乡党之间观其信惮也。

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贞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友；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考之以观其信，挈之以观其知，示之难以观其勇，烦之以观其治，淹之以利以观其不贪，蓝之以乐以观其不宁，喜之以物以观其不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以观其不失也，纵之以观其常，远使之以观其不贰，迹之以观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观其情，考其阴阳以观其诚，覆其微言以观其信，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成，此之谓‘观诚’也。

二曰，方与之言，以观其志。志殷如浚，其气宽以柔，其

色俭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见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

如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贤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损者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曰有质者也。

其貌固陋，其言工巧，饰其见物，务其小征，以故自说，曰无质者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之，而志不营；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惧以威，而气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

喜怒以物而变易知，烦乱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临惧以威而易惧，曰鄙心而假气者也。

执之以物而遽决，惊之以卒而度料，不学而性辨，曰有虑者也。

难投以物，难说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其止，无辨而自慎，曰愚赣者也。

营之以物而不虞，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可迁，临之以货色而不可营，曰洁廉而果敢者也。

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固，已诺无断，曰弱志者也。

顺与之弗为喜，非夺之弗为怒，沉静而寡言，多稽而俭貌，曰质静者也。

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让，当如强之，曰始妒诬者也。

征清而能发，度察而能尽，曰治志者也。

华如诬，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无为有者也。此

之为考志。

三曰诚在其中，此见于外；以其见占其隐，以其细占其大，以其声处其气。初气主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有柔，有浊有清，有好有恶。咸发于声也。

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信气中易，义气时舒，智气简备，勇气壮直。

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后，以其见占其隐，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谓‘视中’也。

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惧必见。忧悲之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

喜色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呕然以偷，惧色薄然以下，忧悲之色累然而静。

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亲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

质色皓然固以安，伪色缦然乱以烦；虽欲故之中，色不听也，虽变可知；此之谓观色也。

五曰生民有阴阳，人有多隐其情，饰其伪，以赖于物，以攻其名也。有隐于仁质者，有隐于知理者，有隐于文艺者，有隐于廉勇者，有隐于忠孝者，有隐于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

察也。

小施而好大得，小让而好大事，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面宽而貌慈，假节以示人，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隐于仁质也。

推前恶，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虑诚不及，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色示有余；故知以动人，自顺而不让；错辞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是者隐于知理者也。

素动人以言，涉物而不终；问则不对，详为不穷；色示有余；有道而自顺用之，物穷则为深。如此者隐于文艺者也。

廉言以为气，骄厉以为勇，内恐外悴，无所不至，敬再其说以诈临人。如此者隐于廉勇者也。

自事其亲，好以告人，乞言劳醉，而面于敬爱，饰其见物，故得其名，名扬于外不诚于内，伐名以事其亲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隐于忠孝者也。

阴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誉，明知贤可以征，与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说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实不至，而欢忠不尽，欢忠尽见于众而貌克。如此者隐于交友者也。

此之谓‘观隐’也。

六曰言行不类，终始相悖，阴阳克易，外内不合，虽有隐节见行，曰非诚质者也。

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无私，施不在多，静而寡类，壮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

事变而能治，物善而能说，浚穷而能达，错身立方而能遂，曰广知者也。

少言如行，恭俭以让，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慎

谦良者也。

微忽之言久而可复，幽间之行独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顺信者也。

贵富虽尊，恭俭而能施；众强严威，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

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勤劳之不变，喜怒之如度，曰守也。

置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立强而无私，曰经正者也。

正静以待命，不召不至，不问不言，言不过行，行不过道，曰沉静者也。

忠爱以事其亲，欢欣以敬之，尽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故名不生焉，曰忠孝者也。

合志如同方，共其忧而任其难，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隐远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心色辞气，其入人甚俞，进退工，故其与人甚巧，其就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

饮食以亲，货贿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誉征利，而依隐于物，曰贪鄙者也。

质不断，辞不至；少其所不足，谋而不已，曰伪诈者也。

言行亟变，从容谬易，好恶无常，行身不类。曰无诚志者也。

小知而不大决，小能而不大成，顾小物而不知大论，亟变而多私，曰华诞者也。

规谏而不类，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

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面誉者不忠，饰貌者不情，隐节者不平，多私者不义，扬言者寡信。此之谓‘揆德’。”

王曰：“太师！女推其往言，以揆其来行；听其来言，以省往行；观其阳，以考其阴；察其内，以揆其外。是隐节者可知，伪饰无情者可辨，质诚居善者可得，忠惠守义者可见也。”

王曰：“于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人有六征，六征既成，以观九月，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虑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曰取顺直而察听者，五曰取临事而洁正者，六曰取慎察而洁廉者，七曰取好谋而知务者，八曰取接给而广中者，九曰取猛毅而独断者，此之谓九用也。

平仁而有虑者，使是治国家而长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长乡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慎直而察听者，使是长民之狱讼，出纳辞令；临事而洁正者，使是守内藏而治出入；慎察而洁廉者，使是分财临货主赏赐；好谋而知务者，使是治壤地而长百工；接给而广中者，使是治诸侯而待宾客；猛毅而独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因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也。

九用有征，乃任七属：一曰国则任贵，二曰乡则任贞，三曰官则任长，四曰学则任师，五曰族则任宗，六曰家则任主，七曰先则任贤。”

正月王亲命七属之人曰：“于乎！慎维深，内观民务，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证，论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女废朕命，乱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后及论，王亲受而考之，然后论成。

【译文】

周文王说：“太师！要深思熟虑看百姓的事情，要细心考察和考虑民情和动态；调动官吏的职位，来看他们管理百姓的能力，并锻炼他们的才干。你一定要谨慎啊！你怎么慎重的选择作官的条件呢？作官的条件有七种，每种有九个任用的标准，这些任用的标准，可以从六项国节里去鉴别他：一是观诚实，二是品志，三是视中，四是观色，五是观隐，六是揆德。”

周文王说：“唉呀！你应该依照各类型，去观察他们。人富贵要看他们是否能以礼待人，人贫穷要看他们是否有德行和操守，受溺爱的人要看他们是否能不骄傲浮夸，不得志的人要看他们是否能不气馁、不丧志。

年轻时要看他是否恭敬长上，好学敏求而能友爱兄弟，青年时要看他是否不贪脏枉法，力行本身的抱负而能克制个人的私欲，老年时要看他是否思虑周密，行礼时注意周全，能尽力去行，不超越规矩。父子之间要看他是否能孝顺亲长、慈爱子女，兄弟之间要看他是否能相互友爱，君臣之间要看他是否能善待部属忠事长官，亲戚朋友之间要看他是否能诚实而敬让别人。

检查他平日居家的生活，看他待人处事的态度；检查他居丧祭吊，看他是否贞正诚信；检查他在社会上的交往，看他会他交的朋友怎样？检查他交友的情形，看他是否以信实和廉洁待人；考验他的信用，衡量他的智慧；告诉他困难，看

他的勇气；给他麻烦，看他怎样去处治；把它整天泡在财利里，来看他是否不贪得；用淫靡的乐曲使他陶醉，来看他能否不心猿意马；让他高兴，看他是否不轻佻；令他激怒，来看他是否能持重；拿酒来灌醉他，来看他是否不失态；放纵他的色欲，来看他是否保持常态；疏远他，来看他是否忠贞不贰；亲近他，来看他是否不狎昵放肆；探索他的心志，来看他的情意；观察他外在的表现和内心的想法，来看他的真实；检查他细微的话，来看他的信用；仔细的观察他的行为，看他是否没有缺陷。这就叫做‘观诚’。

第二说，正和他讲话，去看他的心志。心志高而深邃的人，他的神气显得舒阔而柔和，他的面容显得谦卑而不谄媚，他的礼数走在人家的前面，他的言语说在人家的后面，不掩盖自己的过错，使别人都知道而指正他，这是每天受益的人。

好用骄色来对别人，用傲气来欺凌别人，用话来压倒别人，掩饰自己的过错，夸大自己的能力，这是每天都有损失的人。

他的容貌刚直而不倨傲，他的言语公正而不偏私，不修饰自己的好处，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不掩饰自己的过错，这是有品质的人。

外表装做逢人就笑的容貌，专讲花言巧语，掩饰自己浮浅的地方，专门做一些小信用，用理由为自己辩解，这是没有品质的人。

用身外之物使他欢喜、让他恼怒，他的容色毫不改变；用琐事来烦乱他，他的意志不为之迷惑；用财利来引诱他，他的心志不动；用威势来恐吓他，他的神气不屈服，这叫做平

心静气而坚定有为的人。

用身外之物来使他欢喜、使他恼怒，他连知性都改变了；用琐事情来烦乱他，他的意志不安定了；用财利来引诱他，他的心志很快改变；用威势来恐吓他，他很容易便屈服，这叫做心胸鄙陋，而没有真性情的人。

以外界的事物来恐吓他，他能很快决断；以突发事件来震惊他，他能衡量情况；不必事事去学习，就能分辨出来是非好坏，这是头脑清楚的人。

叫他做事很难，和他说话很难，只会固执一种看法，而不通事理，遇到困难却一味蛮干，不知分清事势的利害、得失，而只会杞人忧天的，这是愚昧无知的人。

用事情去困扰他却不忧虑；从仓卒中侵犯他却不恐惧；站在正义上而不可改变；用钱财美色来引诱他而不为迷惑。这是清洁廉能而勇敢果决的人。

容易让别人的话改变自己，不能坚定自己的意志，自己想答应而无法决定，这是意志薄弱的人。

从容的给予他并不高兴；无理的抢夺他也不生气；温文而雅不多说话，考虑很多而容貌谦卑的，这是个性内向的人。

说得头头是道而不果断的去做；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却还穷困；自以为是而不谦让；依着欲望而又逞强。这是嫉妒诬妄的人。

对于微妙而不易见的道理能够发现。对于事情的忖度审察能够彻底，这是沉着心细的人。

浮夸而诬妄，专讲花言巧语，对人装着亲善的脸色，对人过份地恭敬用来讨人喜欢，这些是同一类型的人，都是把无说

成有的。这叫做‘考志’。

第三说，心中存诚，就会表现在外；从明显处可以看出隐晦处，从小的地方可以猜度出大的所在，从声音上可以认定他的气息。宇宙在开始形成前，是一团混沌的气体，由这样的气体，化生为万物；万物形成以后，便自然有声音；声音有阳刚的，有阴柔的，有混浊的，有清滢的，有美好的，有丑恶的，这都是从声音中表现出来的。

心思浮夸虚妄的人，他的声音是流离散漫的；心思谨密信实的人，他的声音是和顺有节奏的；心气卑鄙乖戾的人，他的声音是沙哑难听的；心思舒畅柔和的人，他的声音是温柔美好的。信实的声音中正平易，正义的声音随时舒展，智慧的声气完美无缺，勇猛的声音雄壮刚直。

听他的声音，确定他的气息，考查他践行的，观察他所经历的，审察他所安顿的。从以前的事思考后来的事，从明显处猜度隐晦处，从小的地方看到大的所在。这叫做‘视中’。

第四说，百姓有五种天性：喜、怒、欲、惧、忧等。喜气蕴藏在内心，虽然隐藏着它，神情定会表现出来。怒气积蓄在内心里，虽要隐藏着它，神情一定会表现出来。欲气储蓄在内心里，虽要隐藏它，神情一定会表现出来。惧气蕴藏在内心里，虽要隐藏它，神情一定会表现出来。忧愁悲哀的气蕴藏在内心里，虽要隐藏它，神情上一定会表现出来。这五种心情真实的存在心里，而表露在外表上，那么百姓的真情，就没办法隐瞒了。

高兴的神色不知不觉的表现出来；生气的神色激动的就要伤人似地；欲求的神色好像在讨人喜欢的垂涎；恐惧的神色似乎在被迫迫中低声下气；忧愁悲哀的神色好像很疲惫的不

想讲话。

真正的智慧，一定有着难于猜度的神色；真正的仁爱，一定有使人景仰的神色；真正的勇敢，一定有难于屈服的神色；真正的忠诚，一定有可以亲近的神色；真正的廉洁，一定有难于污染的神色；真正的安静，一定有令人信赖的神色。

本来的神色是固定而安泰的，虚伪的神色是纷杂零乱而烦躁的；虽然要把这种神色隐藏在内心深处，可是神色上是不可能的，虽改变它，但照样可以知道的。这叫做‘观色’。

第五说，百姓天生就有内在和外表。人们有些是隐藏情性，用虚伪作掩饰，依赖外界的种种，来换取声誉。有些是以仁友来隐藏，有些是以知理来隐藏，有些是以文艺来隐藏，有些是以廉勇来隐藏，有些是以忠孝来隐藏，有些是以交友来隐藏。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仔细审察。

小小的给予，却希望收回大天的回报；小的地方和人谦逊，却在大的地方与人争夺；话说得谨慎小心，好像本性是朴质的；伪装着一片爱心，好像是忠诚不二；外表装得舒展，容貌也像是一脸慈祥；假借着仁爱的本质，来向人招摇。故意作出这种种的行为，来博取声望。这样的是用仁义来隐藏的人。

寻找别人以前的错事，想做一个知人的人；他人有成功便欣羨，有所失败便揶揄；实在没有想到，却故意的不说话；肚子里知道得实在很少，外表上好像知道得很多；引一些故事来说动人家，这样还自以为是的毫不谦虚；话故意不说完，使人莫测高深。这是用知理来隐藏的人。

说些空动的文辞来感动人；涉及一些整理，却不去研究它的道理；问他问题，不回答；装着有无限的学问，外表上好像知

道得很多；凭借着许多道理，自以为是的来用；到行不通了，就说得有多艰深的样子；这是用文艺来隐藏的人。

说些话，让人以为他清廉；矫揉造作，使人以为他勇敢；内心实在是恐惧，外表却装着蛮不在乎；无所不能到极处，极力吹嘘自己，来欺骗人。这是用廉勇来隐藏的人。

自己侍奉父母，喜欢说给人听，老说他是如何的辛劳，而表面上又装着多么的敬爱，掩饰自己不光彩的事，而搏取声誉；声誉虽然传扬在外，可是实际一点也不真实。夸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孝养父母，而博取好处，自取声名。这样的是用忠孝来隐藏的人。

以不正当的手段窃取名声，交朋结党互相吹捧，明知别人贤能可为榜样，与平常交往的人不同而不和他交往，即使与他交往，也是对自己要有某些好处的。心里喜欢他，却不想亲近他；虽然亲近他，心里还是有些距离，并不能倾心尽欢。可是在大家的面前，表面上又装着一副倾心尽力的样子。这样的是用交友来隐藏的人。

以上所讲的，就叫做‘观隐’。

第六说，言行不一致，始终相违背，阴阳变动无常，外表和内在不符合；虽然他能掩饰自己的短处，表现自己的长处；总之不是真的质朴的人。

讲话很诚恳，行为很正直，心中所想的毫无偏私，周济人家的穷困，不在锦上添花，沉静而不结党，庄严而能和人，是有仁心的人。

乱的事务能处理，美好的事情能流传，深涩的道理能表达，安身立命有所成就，是智识广博的人。

不多说话而努力去做，谦恭俭约而能逊让，有才智而不向人夸耀，有了施予而不自以为德，是谨慎谦让而温良的人。

很小的一句话，虽然说过很久，还能履行诺言；隐居的行为，是独善其身，而不去鄙薄他人；奉行去世的尊长的遗意，就好像他在世时一样；是恭顺信实的人。

既富又贵虽是尊崇，但谦恭俭约还施惠他人；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况且威武可畏，但却有礼而不骄慢人；是有德行的人。

不以穷困认为可怕，不因安乐而奢华，不改变勤劳的习惯，喜怒之情的情节度而不过份，这是有操守的人。

刚直方正而不随便附合别人，廉洁而不暴戾，可以走直道，没有偏私，是正经规矩的人。

端正雅静，以等国君征召的命令；国君不征召，不来；国君不问话，不先开口；说话不超过行事，行事不过道理，是沉着雅静的人。

以真诚的爱来奉事双亲，以高兴的心情来敬奉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去作，不是只为博取别人的赞誉，因而别人不一定知道他的孝名，是真孝的人。

志同道合，一起分担忧患，行为忠诚真实而不相猜疑，不管隐退还是腾达，互不舍弃，是至好的朋友。态度言语都叫人很愉快，很会钻营，也很会摆脱，所以他很懂得应付人，他和人亲近很快，他离开人也很容易，是心志只在地位上的人。

用吃喝来亲近，用钱财来交往，有好处就聚在一起，所以能用名望声誉来获取利益，而把友情建立在物质上，是贪鄙的人。

怀疑不能断定，话又不说出来；感到本身所缺乏的东西，

又不停的想法子获得。是虚伪狡诈的人。

言行常常的变化，举动荒唐而轻率，好恶没有一定，做的事和身分不符，是没有真诚的人。

有小聪明而不能决断大事情，有小能耐而不能成就大事业，考虑到小事情而不知道大道理，常常变主意而多私心，是浮华妄的人。

说些规谏的话却和真实不符，干些正直的事而不分是非，是剽窃名誉的人。

遇到事情时，专找困难来阻碍的人，是不合常理的；靠祭祀鬼神来祈福的人，是不懂爱人的；只求表面声誉的人，是不忠诚的；光在外表上修饰的人，是不真实的；隐藏自己行为的人，是不正直的；私心多的人，是不讲义气的；讲大话的人，是缺少信用的。这就叫做“揆德”。”

周文王说：“姜太师，你推想他以前说过的话，来猜测他未来的作为；听他讲未来的话，以检查他以前的作为；观察他明显的一面，以考查他不为人知的一面；研究他内在用心，以忖度他外在的行为。因此，隐藏自己行为的，你就可知道了；虚伪夸饰而没有真实的人，你便可以分辨出了；朴质诚信而笃守善道的人，你就可以得到了；忠爱仁惠而守正义的人，你也可以遇到了。”

周文王说：“唉呀，要敬慎啊！你怎样提防不怀好心的呢？你又怎样提防不好的人呢？人有六项征兆，这六项征兆已完了，来看九项任用的标准，九项任用的标准也已确立了：一是选取和平仁爱而有思想的人，二是选慈祥惠泽而有业绩的人，三是选取正直勤勉而忠正的，四是选取谨慎正直而听断讼狱

很精察的人，五是选取遇事能够廉洁公正的人，六是选取聪明而不贪赃枉法的人，七是选取喜好谋略而通晓世务的人，八是选取善于应对接待而多得事理的人；九是选取坚强有毅力而能独断的人，这就是九项任用的标准啊。

和平仁爱而有思想的人，用他们来治理国家领导百姓；慈祥惠泽而有业绩的人，用他们来领导乡邑而教诲伦理；正直勤勉而忠贞平正的人，任用他们来统领百官而考察好坏；谨慎正直而听断讼狱很精察的人，任用他们来管理百姓的牢狱争讼而沟通朝廷和百姓意见；遇事能够廉洁公正的人，任用他们来保管国库的财产管理财政的收支；精明而不贪赃枉法的人，任用他们来分配财货，主管赏赐；喜好谋略而通晓世务的人，任用他们来管理土地而统带百工；善于应对接待而多得事理的人，任用他们来应付诸侯而接待宾客；坚强有毅力能独断的人，任用他们来统率军队、防守边疆；因按他们的材干来任用，这就叫做‘官能’啊。

九种任用的标准有了，才分别任用七类人：一是诸侯国就任地位高的人，二是乡邑就使能干事的正人，三是官府就任用领导的长官，四是大学就任用师儒，五是家族就任用宗亲，六是家庭就任用家主，七是老师就用贤德。

正月时，文王亲自告诫七类的人，说：“唉呀，深思熟虑，对内体察百姓的事务，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你要平心静气，除去私心，慎重的使用六种征兆，讨论九种任用的标准，来交给我一个人，我也不存私心。如果你放弃我的命令，乱我的法纪，罪决定不赦。”告诫了三次以后，才加以论定，文王亲自受理考核，然后决定了升迁与赏罚。

诸侯迁庙第七十三

成庙将迁之新庙，君前徙三日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

从至于庙，群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阶下，西向，有司如朝位。

宗人擯举手曰：“有司其请升。”君升，祝奉币从在左，北面再拜兴。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某侯。成庙将徙，敢告。”君及祝再拜兴。

祝曰：“请导君降立于阶下。”奉衣服者，皆奉以从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奉衣服者升车乃步，君升车，从者皆就车也。凡出入门及大沟渠，祝下擯。

至于新庙，筵于户牖间，樽于西序下，脯醢陈于房中，设洗当东荣，南北以堂深。

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导奉衣服者乃入，君从奉衣服者入门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从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币于凡东；君北向，祝在左；赞者盥升，适房荐脯醢，君盥酌奠于荐西，反位，君及祝再拜兴；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币，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庙；敢告。”再拜。

君就东厢西面，祝就西厢东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闲。

摈者举手曰：“诸反位。”君反位，祝从在左，卿大夫及众有司，诸在位者皆反位。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洁为而明荐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彻，反位。

摈者曰：“迁庙事毕，请就燕。”君出庙门，卿大夫，有司、执事者皆出庙门。告事毕，乃曰：“择日而祭焉。”

【译文】

人死三年后，原先在寝庙的丧礼结束，便要把他迁往祖庙，这时国君要在迁徙前三天斋戒，祭祀时读赞辞的祝官和专掌接神的宗人官以及跟从的卿大夫等，也都是斋戒。迁走的那天，国君要穿戴祭祀时的深色服饰，跟从的人也是同样的。

随从的人到了祖庙，群臣要像上朝时一样站立；国君进入殡宫，站在东面的石阶下，面朝西方，祝、宗人等官，也像朝位那样的站立。

接神的宗人官佐赞，举手说：“凡有职务的人，请上来。”国君升阶，主赞辞的祝官，捧着祭祀的币，跟在左面，向北面拜了二次，然后起来。主赞辞的太祝，发出三次警神的“噫歆”声以后，说：“孝嗣侯某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某某侯。三年的寝庙之礼已经告成，就要迁入祖庙，敢告。”国君和祝官又拜了二次，起来。

主赞辞的太祝说：“请引国君退下，站在石阶下。”捧先公衣服冠戴的人，都捧着跟随太祝；奉衣服的人降下庙堂，国君和在朝位的人，都得避位；奉衣服的人走到石碑前，国君便跟在后面，凡有职务的人，也都按照次序的跟着，走出了庙门；奉衣服的人上了车，才让车子缓慢地行动，国君上车以后，跟从

的人也各就自己的车子上车；凡是经过门限或大沟渠的时候，太祝都得下车，辅佐车子慢慢的走过去。

到了祖庙时，在窗子的东边，门户的西边之间，为死者摆设席位；在西墙下设酒；在西面的房里摆干肉、肉酱等，在东边的屋檐下放盥洗的器皿。而南北两面得庙堂的深远。

有职位的人先进去，照上朝顺序排立；太祝引导奉衣服的人进去，国君随着奉衣服的进入门的西边，在位的人都要避位；奉衣服的人升入庙堂，然后返回到他们的位置上，国君随后升入，把衣服放在席上，太祝把祭祀的钱币放置在进门的右边；国君面朝北方，太祝在他的左边；佐助的执事者盥洗以后上来，到西面的房中，进上干肉、肉酱，国君盥洗、酌酒，放置在干肉、肉酱的西面，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国君和太祝拜了两拜，起来；太祝官发出三声警神的“噫哼”声，说：“孝嗣侯某某，敢用嘉币，告于皇考某某侯。今月吉日可以迁入祖庙。”拜了两拜。

国君上东面的墙外的夹室的西边，太祝上西面的墙外的夹室的东面，在位者都返到堂下的东西壁，隔了一会儿。

佐赞的人举手说：“各人返回原位。”国君返回原位，太祝跟在左边，卿大夫及有职位的人，各在位者都返回原位。太祝官发出三声警神的“噫哼”声，说：“孝嗣侯某某，以圭玉荐献于神明而尚飧。”国君和太祝拜了两拜；国君回到东厢西面，太祝把祭祀的钱币收起来，然后回到西厢的东面。

佐赞的人说：“迁入新庙的礼事完成，请国君就燕寝。”国君出庙门，卿大夫、有职位的人、办事的人都出庙门。报告祭祀的所有礼事完毕，国君说：“诺。”于是说：“择定吉日行祭礼。”

诸侯衅庙第七十三

成庙衅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寝门内，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宗人曰：“请令以衅某庙。”君曰：“诺。”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高门，碑南，北面东上。雍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拭羊，血流于前，乃降。

门以鸡，有司当门北面，雍人割鸡屋下当门，郑室，割鸡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既事，宗人告事毕，皆退。反命于君，君寝门中南向。宗人曰：“衅某庙事毕。”君曰：“诺。”一宗人请就燕，君揖之，乃退。

【译文】

新庙落成时，用羊血来祀神，国君必须穿戴玄色的礼服，站立在内朝里，面朝南方。读赞辞的太祝，接神的宗人官、厨子和专掌割切的师傅，也都得穿戴和国君一样的玄服。

宗人说：“请下令以血祭祭祀某某庙。”国君答应一声：“诺。”就走进内朝。专掌割切的师傅，把羊揩拭干净，（据《小戴记杂记》，还得“宗人视之”即再让宗人检视一遍。）才走进庙门，站在拴牲口的石椿子的南面，这样面朝北的站在东首。专掌割切的师傅，双手举起羊来，爬上屋顶，走到屋脊的中，脸朝

向南方，然后宰羊，让羊血滴下屋檐，才从屋顶下来。

至于“衅”庙门及东西堂的邾室，都得用鸡血。先祭庙门而后祭东西堂的邾室。先在屋下拔掉鸡的耳边毛，然后宰鸡。把鸡血涂在庙门上，和东西堂的邾室当中。“衅”邾室、祝、宗人、宰夫都得对着邾室站好，“衅”庙门时，祝、宗人、宰夫就要脸朝北对着庙门。

完事以后，接神的宗人报告礼事完毕，大家退下。才把“衅”庙的事回报给国君，这时国君在内朝的门中，面朝南方。接神的宗人说：“以血祭祭祀某某庙的礼事，已经完毕。”国君回答一声：“诺。”接神的宗人请国君就于燕寝，国君对他作了一揖，退下。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爱日，日不可得，学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学齐大道，以观于政。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诸侯学礼辨官政以行事，以尊天子；大夫学德别义，矜行以事君；士学顺，辨言以遂志；庶人听长辨禁，农以力行。如此，犹恐不济，奈何其小辨乎？”

公曰：“不辨则何以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夫道不简则不行，不行则不乐。夫弈十棋之变，由九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乐辨言。”子曰：“辨言之乐，不若治政之乐；辨言之乐不下席；治政之乐皇于四海。夫政善则民说，民说则归之如流水，亲之如父母；诸侯初入而后臣之，安用辩言？”

公曰：“然则吾何学而可？”子曰：“行礼乐而力忠信，君其习可乎？”公曰：“多与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不明忠信之备，而口倦其君则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备，而又能行之，则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满于中而发于外，刑于民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请学忠信之备。”子曰：“唯社稷之主实知忠信。若丘也，缀学之徒，安知忠

信？”公曰：“非吾子问之而焉也？”子三辞，将对。公曰：“强避。子曰：强侍。丘闻：大道不隐。丘言之君，发之于朝，行之于国，一国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强辟？丘闻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备。若动而无备，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与知忠信？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义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则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备，毋患曰乐，乐义曰终。”

【译文】

哀公说：“我想要学习小辨给，用这种方法来检查国政，这样行吗？”孔子说：“不，不行。主持国家的君王应当爱惜时间；时间是一去不再来的，不可以学习小辨给。所以以前的君王都是学习跻身于大道，来检查政事的。天子学习音乐用来辨别各地的风俗，制定礼制来推行政令；诸侯学习礼制、划分职务和政务来推行事宜，来敬辅天子；大夫学习修养品格、辨别义理，谨慎的为国君服务；士人学习敬顺，分析言辞来达成志愿；一般平民顺从长上、辨别刑法禁令，致力于稼穡。即使这样，还耽心做不好，怎么可以学习小辨给呢？”

哀公说：“不懂辨别又如何从政呢？”孔子说：“要能辨别，但不是小辨给。因为小辨给会损害言辞，琐碎的言辞会损害义理，琐碎的义理又会损害道理，而琐碎的道理是不通达的——通达的道理必定是简单的。所以抚摩琴弦来审察音乐，就够辨

别风俗了；以现代语来审察古语，就足以辨别言辞了；凭译官来翻译，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都来了，这道理可说简单极了。要是道理不简约就行不通了，行不通就不愉快。连弈棋，十着棋以后的种种变化，还不能够算尽，何况是天下的言语呢？”哀公说：“要不是你这席话，我会一心一意去学辨析语言了。”孔子说：“辨析语言的乐趣，是不如治理政事的乐趣的；辨析言语的乐趣，只不过局限在室内的小范围里，治理政事的乐趣是到全天下的。只要政治清明，人们就喜悦；人们就像水向低处流一般的归附过来，像对父母般的亲爱他们的君王；诸侯也会先归向而后臣服的，何必从辨析语言下工夫呢？”

哀公说：“那么我该学什么呢？”孔子说：“推行礼乐而致力于忠信，您就学这些可以吗？”哀公说：“那就请跟我多说点忠信而不致陷入祸患的道理吧！”孔子说：“怕是既不能透彻的明白忠信的道理，只是嘴里乱说，心里并不领会，这不行；要是能透彻明白忠信的道理，又能切实去做，那么这道理立刻就能充实起来的。你在朝廷里本着忠信去做，百官依你的命令行事，内心全是忠诚，而表现在外，被百姓所效法，而普及到四海之内，这样，天下还有谁会构成祸患呢？”哀公说：“请让我向您学习原原本本的忠信的道理吧。”夫子说：“只有主持国家的君王才真正懂得忠信的道理，像我，不过是个拉杂学习的人，怎能知道忠信的道理呢？”哀公说：“我不问你，问谁呢？”孔子谦让了三次，正要回答。哀公说：“强、你回避一下！”夫子说：“强还是留在这儿好。我听说，大道理是公开的。我向你讲过后，就在朝廷表现出来，然后推行到全国，全国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为什么独独要强一个人回避呢？我听说，要知道忠的道理，有

九句话：知道竭诚尽忠，就必定了解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内心，就必定明白将心比心；明白将心比心，就必定知道外界的事物；知道外界的事物，就必定知道外得于物而内得于心；知道外得于物而内得于心，就必定知道政治的道理；知道政治的道理，就必定知道公务官员的职责，知道公务官员的职责，就必定知道公共的事务，知道公共的事务，就必定知道祸患发生的原因，知道祸患发生的原因，就必定知道如何去防备。如果行动时而没有防备，祸患发生也不知道，死亡临头也不知道，怎么能知道忠信的道理呢？尽心去想就会知道自己的内心；内心以诚相带，就会知道将心比心；内心能将心比心外能替别人设想，就会知道外界的事物；沟通外物和内心，就会知道外得于物而内得于心的德行，以这种德行来从政治，就会知道政治的道理；能端正名义使官有常道，就会知道公务员的职责；能使官职有规矩，事物都依常法，就会知道公共的事务；凡事都提防意外发生，知道防备；没有祸患就会安乐；乐于道义，就会有美好的成果。”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子曰：“胡为其不祥也？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

公曰：“蚩尤作兵与？”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悖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蛰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与之丧厥身。

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孙子。’

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依然，至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也。

夏桀商纣嬴暴于天下，暴极不辜，杀戮无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亲，疏远国老，幼色是与，而暴慢是亲，谗贷处谷，法言法行处辟。妖替天道，逆乱四时，礼乐不行，而幼风是御。历失制，摄提失方，邹大无纪。不告朔于诸侯，玉端不行、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蛮四夷交伐于中国。

于是降之灾，水旱臻焉，霜雪大满，甘露不降，百草蒿黄，

五谷不升，民多夭疾，六畜 悴眚，此太上之不论不议也。殀伤厥身，失坠天下，夫天下之报殃于无德者也，必与其民。”

公惧焉，曰：“在民上者，可以无惧乎哉？”

【译文】

哀公说：“使用武力，那似乎是件不好的事吗？”

孔子说：“为什么使用武力不是好事？圣人使用武力，是用来禁止天下残杀暴虐的事情的；到后代贪欲的人使用武力，就用来残杀百姓，危害国家了。”

哀公说：“古人使用武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孔子说：“伤害的事发生得很早，有人类，就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哀公说：“蚩尤是发明兵器的人吗？”孔子说：“不是！蚩尤不过是普通人中有贪心的人罢了。遇到利就不顾道义，不顾念他的亲长，以致丧命。蚩尤不过是个迷恋贪欲而不知满足的人，能发明什么兵器呢？蜂、蝎一类的毒虫都带着行毒的本能而生，受到祸害就行毒报复，来保护它们的性命。人类生来就有喜怒的感情，（怒就有战斗），所以兵器的发明，是一有人类就有的事。圣人把它用到好的地方来防止祸乱的发生，普通人发展它却送了自己的命。

诗说：‘鱼在水草里悠然自得，却偏偏要去追求那包藏钓钩的诱饵。’又说：‘那些生活在战祸里的百姓，还不如早些死掉来得痛快些。只知道逞兵违反德教，不知道用来止乱，还将武事传给子子孙孙。’

圣人爱护百姓而心忧天下，到后代人想起他们的德泽，就

赞美他们的为人；所以现代称道尧舜禹汤文武的人，和从前的人一般，就好像他们还活在现代。凡是人民想念他们的恩德必定也赞美他们的为人，早晚都为他们祈福，祈求的声音升到皇天，天神很欣喜，所以使他们的世代长久而使他们的年成丰收啊。

到了夏桀商纣，对天下人凶残；虐待杀戮无罪的人，连对上天都不怀好意，百姓们不能安居而和亲人离散；疏远有经验的老成人，接近年轻献媚的人，和暴虐轻慢的人亲密，邪恶的人处在禄位，正言正行的人反而被治罪；歪曲废弃了天道，扰乱了四时的节序；礼乐都废止了，只喜欢听靡靡之音；历法失了制度，以致摄提星所指的方位和历法不符，而什么时候是正月也没有固定的顺序；不能将历法颁给诸侯，也不能颁布圭给诸侯以确定他们的爵位；诸侯之间各自以力相争，不再朝覲；四周的野蛮部落都纷纷侵犯中国。

在这种情形下，上天就降下了灾害：水灾、旱灾都来了，霜雪下得过了头，甘露又不降；百草枯黄，五谷都没收成，人民多夭折疾病，六畜也病倒长瘤，这些是上古时代的人提都没有提到的事。而暴君本身也受到伤害，丧失了他们的天下。天下给予这些无德暴君的报应，必定是依照他的民意的。”

哀公受惊变色说：“在人民之上当君主的人，能够不警惕吗？”

少闲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闲，我请言情于子。”子愀焉变色，迁席而辞曰：“君不可以言情于臣，臣请言情于君，君则不可。”

公曰：“师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于君则不臣，君而不言情于臣则不君。有臣而不臣犹可，有君而不君，民无所错手足。”

公曰：“君度其上下咸通之，权其轻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是之；鼓民之声耳既闻之；动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爱民亲贤而教不能，民庶说乎？”

子曰：“说则说矣，可以为家，不可以为国。”公曰：“可以为家，胡为不可以为国？国之民、家之民也。”

子曰：“国之民诚家之民也；然其名异，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极。故天子昭有神于天地之间，以示威于天下也；诸侯修礼于封内，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职，以事其君；士修四卫，执技论力，以听乎大夫；庶人仰视天文，俯视地理，力时使，以听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

公曰：“善哉！上与下不同乎？”子曰：“将以时同、时不同：上谓之闲，下谓之多疾。君时同于民，布政也；民时同于君，服听也；上下相报，而终于施。大犹已成，发其小者；远犹已成，发其近者；将行重器，先其轻者。先清而后浊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则华英必得其节以秀孚矣，此

官民之道也。”

公曰：“善哉！请少复进焉。”子曰：“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汤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

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谓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状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

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举之，胡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视，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状。”

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则不能五王取人。丘也传闻之以委于君，丘则否能，亦又不能。”

公曰：“我闻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于纯，胡为其蒙也？虽古之治天下者，岂生于异州哉？”

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舜崩，有禹代兴，禹卒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作物配天，修使来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作宫室高台汙池，土察，以民为虐，粒食之民昏焉几亡。

乃有商履代兴。商履循礼法，以观天子，天子不说，则嫌于死。成汤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发厥明德，顺民天心嗇

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诸侯，作八政，命于总章。服禹功以修舜绪，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成汤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开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为君臣上下之节，殷民更服，近者说，远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视。

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纣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作宫室高台汙池，土察，以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几亡。

乃有周昌霸，诸侯佐之。纣不说诸侯之听于周昌，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无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君其志焉，或谿将至也。”

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烦烦如繁诸乎！”

子曰：“君无誉臣，臣之言未尽，请尽臣之言，君如财之。”曰：“于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时令其藏必周密。发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亲，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并兴，祸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

公愀然其色曰：“难立哉！”子曰：“臣愿君之立知如以观闻也；时天之气，用地之财，以生杀于民，民之死不可以教。”

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臣则曰足。举其前必举其后，举其左必举其右。君既教矣，安能无善。”

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丰也，如木之成也。”

子曰：“君知未成，言未尽也。凡草木根鞮伤则枝叶必偏枯，偏枯是为不实。谷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谷。”

公曰：“所谓失政者，若夏商之谓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夺之魄，不生德焉。”

公曰：“然则何以谓失政？”子曰：“所谓失政者：疆萎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涸；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以继愠，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无言情于臣，君无假人器，君无假人名。”公曰：“善哉！”

【译文】

哀公说：“今天稍微闲一些，我想向你谈谈我的心情。”孔子恐怕犹豫的，离开他的坐席而表示不敢当：“君主不可以向臣子诉说心情，臣子倒想向君主诉说心情呢！君主却不可以这么做。”

哀公说：“对老师也不能说自己的心情吗？这和君臣之间一般私人谈话毕竟不同啊。”孔子说：“不，臣子事奉君主而不向君主表白他的心情，就不成为臣子；君主也向臣子表白心情，就不成为君主。有的臣子不像臣子，还过得去；做君主不像君主，百姓就是举手投足，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哀公说：“做君主的区别尊卑，使上下都能互相通达；权衡事物或刑罚的轻重，使臣子处于应处的地位；观察百姓的生

活,眼睛已经看到;鼓励人们说话,耳朵已经听到了;发扬人们的德性,心意已协和了。沟通人们的愿望,把它们归纳起来;爱护百姓,亲近贤人,而帮助那些无能的人,百姓也许会喜悦吧?”

孔子说:“喜悦是会的,只是可以用来治理大夫的家,而不能用来治理诸侯的国。”哀公说:“可以用来治家,为什么不能用来治国呢?诸侯国的人,也就是大夫家的人啊。”

孔子说:“诸侯国的人当然也就是大夫家的人。但是诸侯和大夫的地位名声不同,就不可混为一谈。名位、食禄相同,才是同等。由于不同等,人们知道怎么做才适当。所以天子祭祀天地间的神祇,让天下人懂得天子的威严;诸侯在他封土之内修明礼仪,来事奉天子;大夫治理他们主管的政事,恪守职分,来事奉他们的国君;士要做好保卫四境的事,维持他们的技艺比赛的能力,来听大夫的指示;百姓观看天象的变化,和地理所适合的,尽力做各季节中该做的事来听从父母的吩咐。这样,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等级,所以人们可以治理。”

哀公说:“好啊!君和臣有不同吗?”孔子说:“有时候相同,有时候不相同。就像君上订些规则来预防祸患,臣下却以为太麻烦。君有时和民相同,就像君主施政时,必以民为主体;民有时和君相同,就像臣民体会君主的用心而服从政令。上下是相对的,但其极致是只求施予而不问报答的。伟大计划的完成,是先从小小的地方着手的;长远计划的完成,是先从近的地方着手的;要送贵重的礼物,是先从轻微的礼物送起的。天的生成,是先清而后浊的。上天的职责是定下原则,土地的职责是生成万物,人类的职责是辨别事物。要是根本正确,那么花朵必定

能按时节而生长的，这就是管理人们的道理了。”

哀公说：“好啊！请为我作进一步的说明。”孔子说：“从前尧凭面貌来选择人才，舜凭表情来选择人才，禹王凭言语来选择人才，汤王凭听音来选择人才，文王凭器度来选择人才，这是四代五王选择人才来治理天下的方法。”

哀公说：“啊呀！五王取人的好处这么的不同！”孔子说：“怎么说不同呢？”哀公说：“相同吗？”孔子说：“相同（他们都是体察其内心的）。”哀公说：“从人的外貌可以了解他们吗？”孔子说：“不能知道。”

哀公说：“五王选拔人才，都各有所举荐，还有什么人是不可知的呢？”孔子说：“五王选拔人才，都是先与他们亲近再来观察，仔细衡量再加察望。五王选拔人才，都各以他们自己认为的善为标准，所以选拔的都是同样的善良的人。”

哀公说：“您来相人怎么样呢？”孔子说：“不行，我不能像五王一样的选拔人才，我不过是传达我所知的道理供您参考而已，我自己不能看人，也不能像五王一样以自己为标准来考察别人。”

哀公说：“我听您的话，开始有点糊涂了。”孔子说：“由您（做君主的）处在选择贤良的地位，只要专心自会成功，怎会弄得糊涂呢？就是古代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他们是生在别的世界吗？”

“从前虞舜以他天赋纯良的品德继承尧的地位，施展天功，发扬九德，制定五礼，远在北方的幽都也来归顺；又安抚南方的交趾，东西一直到日出月入的地方，没有不遵循听命，连西王母也来献上白玉的管子。百姓对事理都看得明白，人们都

发扬圣人的教化，流传到四方荒远的地区，连四荒之外的肃慎、北发、渠搜、氏、羌都来归顺。

舜帝逝世，又有大禹接着兴起，禹终于接受天命，就把舜的后嗣——姓姚的——迁到陈邑。创造了一些合于天意的事物，修明文德，努力建设。人们都能发扬禹的教化，流传到四方荒远的地方，连四荒之外的肃慎、北发、渠搜、氏、羌都来归顺。

大禹去世，传了十七代，有末代王孙桀继承王位。桀不遵循先王的光明德性。反而沉迷于酒，放纵于靡靡之乐，德性昏迷、政治紊乱，还兴建太多宫室，筑了高台，挖了酒池，虐待人们，把他们看得一文不值。百姓都迷乱得几乎不能生存。

于是有商履接着兴起，商履遵循礼节法制，做给夏桀看，夏桀不高兴，还几乎送掉性命。成汤最后接受上天给予他的使命，不忍心天下的百姓不断受到杀戮，不能因病而死，所以就把夏桀放逐了，而且把辅佐夏桀的大臣也一起遣散放逐，把姓姒的子孙都到杞去。他发扬那光明的德性，顺从天意，努力耕作，创造许多合乎天意的事物，制定一些法制来爱护人民。把诸侯团结起来，创造了八种政治制度，自己在西向的堂屋下达命令。重现大禹的功绩。重修帝舜的事业，来帮助天道的张扬。天下的百姓对这些看得清清楚楚，人们都发扬汤的教化，传播到四方荒远的地区，连远在四荒之外的肃慎、北发、渠搜、氏、羌都来归顺。

成汤逝世，殷代的德教稍微破损了一点，传了二十二世，又有高宗武丁即位，高宗打开成汤的档案，拿出汤王那完善的法制，作为君臣上下的准则，殷代的人民就更加顺服了，以至教化所及的人都觉得愉悦，而远方的人也都纷纷归向，天下的

人民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武丁逝世，殷代的德教受到严重的破坏，又传了九代，于是有末代子孙纣王即位。纣王不遵循汤王武丁的光明的德性，反而去效法古时夏桀的行为；沉迷酒车，德性昏迷，政治紊乱，还兴建许多宫室，筑了高台，掘了酒池，把百姓当作粪土草芥一般不在意。天下百姓，一下子变得活不下去了。

于是有周昌起来领导诸侯，许多诸侯都帮助他。纣王不喜欢诸侯服从周昌，周昌就退讨伐无道的崇侯和许魏，仍然恭敬的服事天子。文王毕竟还是接受了上天赋予他的使命，创立了一些配合天意的事，禁止一些奢侈浪费的器物，祀奉天上垂象的日月星，接近亲族、尊敬贤人。百姓都发扬文王的教化，流通到四方荒远的地区，连四荒之外的肃慎、北发、渠搜、氏、羌都来归顺。

只要您立定志向，以前五位圣王政治的实现，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哀公说：“伟大！您教我的这些政治道理；列述古代五位圣王的德教，头绪多得像蚕丝的端绪一般！”

孔子说：“请您先别称赞我，我的话还没说完，等我说完之后，您在裁断吧。”又说道：“现在，有很工巧的匠人，很精细的工具，有很得力的帮手，把握时机，好好隐藏着一定要藏得很周密。到了发动起来运用它，那么可以知道往古，察见当今；可以用来事奉亲长，又可以用来奉君主；可用于服务生人，又可用于纪念死者。吉凶是相对而发生的，祸福也是循环相生的，能够终于反祸为福，就要靠那合于天意的大德了。”

哀公的表情变得很凝重的说：“真难办啊！”孔子说：“我希

望您能确立您的知识，而以此作为标准来观察听闻外界的事物，把握天气的变化，利用土地的生产，来教育人们或诛杀——那些被诛杀的人，是无法教化的人。”

哀公说：“我照这样做，行吗？”孔子说：“只有您才能这么做。您如果认为足够了，我却还耽心有不足够的地方；您如果认为不足够，我却要鼓励您已经足够了。当您任用了前面的人，可是也别忘了后面；当您任用了左边的人，也别忘了右边。您既然教化了他们，那会还有不善的人呢？”

哀公换了口气很严肃的说：“伟大啊！您教了我这些法制。政治的兴盛，正如树木的成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长成的啊。”

孔子说：“您知道的还不全，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凡草木的根本受到伤害，那么枝叶必定都枯萎，枝叶都枯萎了就不会结果。为政的道理也是一样，君上的政治不上正道，那么就会影响到小老百姓和牲畜谷物了。”

哀公说：“您所说的政治不入正道，就是像夏桀商纣那样子吗？”孔子说：“不是，像夏桀商纣的样子，根本就是上天夺走他们的魂魄，连一点德性都谈不上。”

哀公说：“那么怎样才是政治不入正道呢？”孔子说：“所谓政治不入正道：是指国家的领土完整，人民仍然爱国，祖先的宗庙还在，水土还没有涸塞；而糟还是糟，实还是实，玉还是玉，血还是血，酒还是酒（还不致混乱得酒糟不分，玉石无别）。只是君主优游而且乐此不疲，政令由大夫来下达，这才叫做失政。这不是天意反常，而是自己反常而已。所以我说：君主不可以向臣子抒发他的情绪，君主不要将权势落在别人手里，不要将威望落在别人身上。”哀公说：“很好！”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圣王昭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然后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顺之行备矣。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诸侯之仪。大行人，掌诸侯之仪，以等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

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诸侯诸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亦如之。

凡诸侯之适子省于天子，摄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省，则以皮帛继子男。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各如其命之数。

礼：大行人以九仪别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以同域国之礼而待其宾客。

上公之礼：执桓圭九寸，纁纁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纁九就，贰车九乘，介九人，礼九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九十步，饗礼九献，食礼九举。

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纁纁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纁七就，贰车七乘，介七人，礼七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七十步，飧礼七献，食礼七举。

诸伯执躬圭，其他皆如诸侯之礼。

诸子执谷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纁五就，贰车五乘，介五人礼五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五十步，飧礼五献，食礼五举。

诸男执蒲璧，其他皆如诸子之礼。

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诸侯之卿、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义者，以朝聘之礼也。是故千里之内，岁一见；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内，二岁一见；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三岁一见；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四岁一见”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内，五岁一见；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内，六岁一见。

各执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辂，建其旌旒，施其樊纁，从其贰车，委积之以其牢礼之数，所以明别义也。

然后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辂，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再就，贰车十有二乘。率诸侯而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

退而朝诸侯，为坛三成，宫旁一门。天子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大揖同姓，所以别亲疏外内也。

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诸公之国，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国，东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

及其将币也，公于上等，所以别贵贱，序尊卑也。

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礼也。

奉国地所出重物而献之，明臣职也。

内袒入门而右，以听事也。

明臣礼、臣职、臣事，所以教臣也。

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报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太庙，所以教孝也。

与之大射，以考其习礼乐而观其德行；与之图事，以观其能；宾而礼之，三飧三食三宴，以与之习立礼乐。

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远者六年。有德焉，礼乐为之益习，德行为之益修，天子之命为之益行。然后使诸侯世相朝，交岁相问，殷相聘，以习礼、考义、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礼者，所以正君臣之义也。

诸侯相朝之礼，各执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辂，建其旌旆，施其樊纓，从其贰车，委积之以其牢礼之数，所以别义也。

介绍而相见，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赞，敬之至也。

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劳于道，君亲郊劳致馆。

及将币，拜迎于大门外而庙受。北面拜祝，所以致敬也。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君亲致饗既还圭，飧食，致赠，郊送，所以相与习礼乐也。

诸侯相与习礼乐，则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赞，敬之至也。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

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劳，君亲拜迎大门之内而庙受，北面拜祝，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让也。致敬让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致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欺陵也。

卿为上宾，大夫为丞宾。君亲礼宾，宾私面私觐。致饗饔，既还圭璋贿赠，飧食燕，所以明宾主君臣之义也。

故天子之制诸侯，交岁相问，殷相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不亲飧食；所以耻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主国待客，出入三积。既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米三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于外；乘禽日五双，群介皆饔牢。壹食再飧，宴与时赐无数。所以重礼也。古之用财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观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谋，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

聘以结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国之贰，闲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教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会以补诸侯之灾。

天子之所以抚诸侯者：岁遍在，三岁遍眺，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喻言语，叶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音声，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殷国。

是故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后诸侯之国札丧，则令赙补之；凶荒，则令赙委之；师役，则令槁禴之；有福事，则令庆贺之；有祸灾，则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欲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无国别异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

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犹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故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义者。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法也。

【译文】

古代圣明的君主明白规定各等威辨别贵贱，排列尊卑，划分上下，这样一来，人民才晓得尊崇君王，敬重长上，而忠诚顺

服的行为也就具备了。

所以古代天子的官职，设有典命官，负责掌理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阶级，以及所有臣子的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五等阶级，来确定他们的爵位；又有大行人来掌理诸侯的章服威仪，使他们的威仪和自己的爵位相等。所以贵贱有分别，尊卑有顺序，上下就有差异了。

全于加爵服的命数：天子的三公如有至德就九命作诸侯之长，其所居的城邑方九里、宫室方九百步、副车、旌旗、衣服上的文章、以及其他礼节仪文，都是以九为节度；各位候爵和伯爵都是七命，而他们的城邑方七里、宫室方七百步、副车、旌旗、衣服上的文章，以及其他的礼节仪文，都是以七为节度；子爵男爵都是五命，他们的城邑方五里、宫室方五百步、副车、旌旗、衣服的文章，以及其他的礼节仪文，都是以五为节度。

天子的三公是八命，天子的卿六命，天子的大夫四命。可是当他们接受封地去的时候，就一律加一等，他们的城邑和宫室的大小，副车、旌旗、衣服的文章，以及其他礼节仪文的数目，都和他们当时的命数相等。

凡诸侯的嫡子受命于天子，如果他们代理国君行政，他们的礼数就比国君差一等；如果没有受命，就比照孤卿，捧着皮帛跟在子爵男爵后面。

公爵的上卿四命，朝天子时，捧着皮帛，其礼节是对比小国的国君；公爵的卿三命，大夫两命，士一命，他们宫室的大小、副车的数目、衣服上文章的种类，以及其他的礼仪，都各和他们的命数相等；候爵、伯爵的卿、大夫、士的命数礼节也一样；子爵、男爵的卿两命，他们的大夫一命，士不命，他们宫室

的大小、副车的数目、衣服上文章的种类,以及其他的礼仪,都和他们本身的命数相等。

据周礼的记载:大行人以九级仪文来辨别诸侯的爵服,和卿大夫士各等臣子的地位,以同一邦国的礼仪来接待宾客。

上公朝见的礼节是:手里捧着九寸长,刻着双柱的桓圭,以皮韦里着木头饰以文藻的垫子也是九寸长,冠冕衣服上的文章有九种,所打的旗子垂着九旒装饰,马匹的饰带有九匝,副车有九乘,在宾主间传话的介有九人,饗飨大礼用九牢,他们朝见时所处的位置是宾主之间相隔九十步,在庙中行飨礼时献酒九次,行食礼时要九次抬起牲体来。

诸位候爵朝见的礼节是,手捧七寸长的信圭,以皮韦里着木头装饰着文藻的垫子也是七寸长,冠冕衣服上的文章有七种,所打的旗子垂着七旒装饰,马匹的饰带有七匝,副车七乘,宾主间传话的介有七人,饗飨大礼用七牢,朝见时所站的位置是宾主之间相隔七十步,行飨礼时献酒七次,行食礼时要抬过七次牲体来。

诸位伯爵在朝见时手捧躬圭,其他的礼节完全和候爵一样。

诸位子爵在朝见时手捧谷璧,谷璧的垫子也是五寸大小,冕服上有五种文章,旗上垂着五旒饰物,马匹的饰带有五匝,副车五乘,宾主间传话的介五人,饗飨大礼用五牢,朝见时宾主之间相隔五十步,行飨礼时献酒五次,食礼时要五次抬起牲体来。

诸位男爵在朝见时手捧着蒲璧,至于其他的礼节,完全和子爵一样。

凡是大国上公所派的孤卿的礼节，是手捧皮帛，跟在小国的君主后面。诸侯的卿，其礼节是参照他们的国君而减二等；以下到大夫和士，都是以二等递减。

天子要明白的表彰显明名义，是由于这是朝廷聘问的礼节。所以，距王都千里以内的列国国君，每年要参见一次；距王都千里以外，一千五百里以内的各国国君，是两年参见一次；一千五百里以外，两千里以内的，三年一次；两千里以外，两千五百里以内的，四年一次；两千五百里以外，三千里以内的，五年一次；三千里以外，三千五百里以内的，六年一次。

各国的君王各捧着和自己身份相当的圭璧瑞玉，穿戴和自己身份相当的冕服，乘坐和自己身份相当的车子，打着和自己身份相当的旌旗，马匹装饰着适当数目的饰物，副车的数目也适合身份，在路上供应牢米薪刍的次数则和饔飧牢礼的次数相当，这样做是明显地辨别名义。

然后天子戴上玄冕，手捧刻着四岳为饰的镇圭——圭长一尺二寸，木质里着皮韦，昼着文藻的垫子也是一尺二寸长，带里插着大圭，乘坐大辂，打起昼着日月胶龙的大旗，旗上有十二旒，马匹的饰带十二匝，副车十二乘。率领诸侯到东方郊外去朝拜太阳，这样做是要教他们懂得尊敬尊贵的人物。

回来，就接受诸侯的朝见，用土筑了三层的高坛，朝见的宫室开了一扇门。天子向着南面接见诸侯。手略向下对没有亲戚关系的诸侯作揖，平着向有姻亲关系的诸侯作揖，向上对同姓的诸侯作揖——请他们就位。这是用以区分亲疏内外的。

公候伯子男各自按他们旗帜所立的地方就位：各公国的国君，是在中阶的前面，朝着北方，而以东边为上首；各候国的

国君是在东阶的东侧，朝着西方，而以北边为上首；各位伯爵是在西阶的西侧，朝着东方，而以北方为上首；各位子爵是在门的东边，朝着北方，而以东方为上首；各位男爵，是在门的西边，朝着北方，也是以东方为上首。

到了他们要献上束帛作为见面礼时，公爵在坛的上等，（候伯在中等，子男在下等），这是用来区分身份的贵贱，排列出爵位的尊卑的。

（朝见天子的诸侯都要）献上瑞圭放在天子面前，然后到阶下跪拜，（天子接受以后）又上阶去跪拜，完成规定的礼仪，这是为了表明臣子的礼节。

诸侯奉献其国的重要出产，是表明做臣子的职责。

袒露肩背进门站在右边，是表示等待天子责备自己的过失。

章明臣子的礼节、职分和接受天子的责备，这是要拿来教育臣子的。

天子率领诸侯到南郊祭祀上天，还配享上天子的始祖，这是用来教育百姓知道感恩，不要忘本。又率领诸侯到太庙祭祀列祖列宗，这是教百姓要孝顺祖先。

天子和诸侯行大射礼，来考查他们学习礼乐的情形，再进而观察他们德行的高下；和他们策划政事，来观察他们的能力；请他们喝酒，（以上公而言）还有三次大飧，三次餐食，三次宴会，都是让他们熟习按礼乐行事。

所以诸侯朝拜，近的诸侯三年一次，远的诸侯六年一次。朝拜之后，这些有道的诸侯，对于礼乐就练习得更加娴熟，德行修养得更好，天子的命令也更加通行无阻。然后让诸侯每逢

旧君死新君立的时候互相朝见，平常则每年有小规模的小聘，间隔一年有正式的大聘。借此来练习礼节，考究义理，端正刑罚、统一道德的标准，再以这些来尊崇天子。所以说：朝聘礼节的作用，是用来端正君臣行为标准的。

诸侯相见的礼节，是诸侯各自捧着和自己身份相当的圭璧瑞玉，穿戴和自己身分相当的冕服，乘坐和自己身分相当的车子，打着和自己身分相当的旌旗，马的装饰，副车的数目也一如规定，在路上供应牢米薪刍的次数则和饗饗牢礼的次数相当。这样做，是要辨别地位的差异。

诸侯相见要由卿大夫士介绍传达来谈话。君子对他所尊敬的人，不敢当面指正，这是非常尊敬的表示。

车道国的君主派大夫到国境上迎宾，派卿到路上慰劳，又亲自到城郊去慰问来宾，并且请他们到馆舍休息。

到了宾客要献束帛为见面礼时，东道国的君主要到大门外下拜迎接，然后在太庙里接受。接受礼的时候向北面拜谢厚赐，这是向来宾表示敬意。互相谦让了三次才登阶，这是来宾和主人互相表示尊崇谦让的意思。恭敬谦让，是君子会见时应有的态度。诸侯都以恭敬谦让的态度相对待，那么彼此就不会相侵犯、相欺凌，这就是天子抚慰诸侯不必动武，而诸侯能够自守规矩的依据了。

主君亲自致送死活的牲口，送还圭璧，大开筵宴，赐送礼物，到郊外送行，这都是以此和诸侯练习礼乐的。

诸侯在一起练习礼乐，那么就会注意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会放纵。所以天子制定这种制度。为让诸侯来实践。

请问的礼仪，上公用七个传话的介，侯伯用五个介，子男

祇用三个介，目的在区别尊卑。使介一个个接着传话，是因为对所尊敬的人君子，不敢对面直接交谈，这是极尊敬的表示。谦让三次然后传命，谦让三次然后入庙门，相揖三次然后走到阶前，又谦让三次然后上阶，这是为了表达尊敬谦让的意思。

（如果诸侯派遣使者来朝聘）东道国的君主就派遣士到国境上迎宾，派大夫在郊外慰劳他们，主君亲自在大门里迎接，然后在太庙里接受使者所献的束帛，向北拜谢来宾的厚礼，又拜谢使者君主特遣他们来的盛意。这都是表达敬让的意思。表示敬让，是君子相交往的原则。所以诸侯互相以敬让交往，自然就不会互相侵犯欺凌了。

以卿为迎宾的正代表，以大夫为副代表，主君亲自以醴酒敬来宾；来宾则以个人身公会见主国的卿大夫，以个人身分晋见主国的国君。主君派人致送杀好或活的牲口到宾馆，不但退还来宾所献的主璋，而且还送礼物给宾客。主君又以大飧、餐食、宴会接待来宾。这都在表示宾主君臣的道理。

所以天子规定诸侯，每年要让大夫互行交流，每三年要使卿互行交往，目的是要诸侯之间以礼相对待。如果使者行礼时有差错，主君就不亲自对他行飧食的礼，这是使他感到可耻而自知勉励。诸侯都能以礼互相劝勉，则对外不会有侵略的行为，对内也不会有以下陵上的事情。这聘礼就是天子关怀诸侯，不要动武，而使诸侯能相互改正的手段了。

用贵重的圭璋来行聘，这是重礼的表示；行过聘礼之后，主君将圭璋归还来宾，这是表示轻视财物而重视礼的意思。诸侯间能以轻财重礼的道理互相勉励，那么百姓就会兴起礼让的风俗了。东道国对待客人，不论来还是回去时，都要将粮秣

致送三次。宾客住进宾馆以后，还要陈列五牢和鼎皿之类的器具于门内；米三十车，三十车谷子、草秣薪柴又多出谷子一倍；这些都陈列在宾馆门外。每天又要致送雁鸭之类的飞禽五只，连所有做传话的介都享受整腔的牲体。至少举行一次食礼，两次飨礼，燕礼和颁赐时新的产物更是无数。这些都是重礼的表示。古时使用财物并不能都这么豪阔，然而在行聘问时都这么丰厚，这是要把礼做到最好的表现；能够把礼做的最好，那么国内就不会君臣相陵越，而国外诸侯也不会相侵犯了。所以天子制定这种制度，而诸侯都努力去推行。

古时候有大行人的官，掌管诸侯或其代表晋见天子的礼节仪文，使天子和诸侯能相亲相爱。春天的会见叫“朝”，天子和诸侯共同策划天下的大事；秋天的会见叫“观”，就要比较各国的成绩了；夏天的会见叫“宗”，让大家陈述治理天下的谋略；冬天的会见叫“遇”，就要协同诸侯检讨一年的得失。此外，还有不定期的会见，来商量讨伐违反禁令的诸侯国，又有全体都来参加的大聚会，用以商议全天下施政的大纲。诸侯之间，每年有一次小型的聘问，用以团结诸侯的情感；三年有一次大规模的聘问，用以协调邦国之间的分歧。天子又每年派使者去慰问诸侯，沟通彼此的看法；有了祭典，互相馈送祭肉，让对方也沾有福气；诸侯有喜庆时，也派人去祝贺，以增他们的喜气；诸侯有灾殃，则派人去安慰，以补助他们的困境。

天子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是：头一年、第三年、第五年都派遣使者去各国聘问，第七年聚集所有的译官来沟通各种不同的语言，协调各种不同的辞令，第九年集合乐师史官来交流文字，和各国的音乐，第十一年统一各方的信物的样式，度量

的长短大小，牢礼的数目，铨衡的轻重，修订法令规章，第十二年天子就亲自到各国视察

所以诸侯就不敢侵犯在上位的人，也不敢对百姓暴虐。然而诸侯的国家有了疫病死丧，天子就派人赠以财物，以补丧事的不足；诸侯收成不好，就派人用米禾刍薪去救济他们；诸侯兴师动众就派人去犒劳慰问；有了喜事，就派人去庆贺；有了灾祸，就派人去致哀安慰。遇到这五种事情，都可按先例处理。

小人到各国出使时，还要将每一国的好处和坏处记录下来编成一册，将他的礼俗、政事、教育、刑禁的合理与不合理记录写成一册，将其叛逆暴乱，作恶想要犯法令的事情记录一册，将其疫病死丧，年岁凶荒、困厄贫苦的事情记录成一册，将其康泰享乐、和亲、平安的事情记录一册。凡是关于上述五类事情，都一国一国的分开作成备忘录，天子就依靠这些来了解天下的政事。所以诸侯的心理都依附于道德，行为都合乎于规矩，那么天下也自然就太平了。

古时候，天子因为有的诸侯不推行礼义，不修明法制，不依附道德，不服行义理，所以使射人用射礼来鉴定他们的德行；使职方氏和大行人以他们治国的成绩，来鉴定他们的能力和功劳。诸侯的得失治乱确定以后，就明显的用九等奖赏来劝勉他们，明显的用九种讨伐来震慑他们。如果还有不依附于道德，不服行义理的诸侯，就使掌交来说服他们，所以诸侯就再也没有不依附道德，服行义理的了。这就是天子用来抚养诸侯，不必动武，诸侯就会自己改正的方法了。

投壶第七十八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

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乐，敢辞。”

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以请。”宾曰：“某赐旨酒嘉肴，又重以乐，敢固辞。”

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对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

宾再拜受，主人般还，曰：“避。”主人阼阶上拜送，宾般还曰：“避”。

已拜，受矢，进即两楹闲，退、反位，揖宾就筵。

司射进度壶，反位，设中，执八算。

请于宾曰：“奏投壶之令，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算，胜饮不胜。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三马既立，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请奏狸首，闲若一。”太师曰：“诺”。

左右告矢具，请拾投。有入者，则司射坐而释一算焉。宾党于右，主党于左。

卒投，司射执余算曰：“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一算为奇。有胜，则司射以其算告曰：“某党贤于某党，贤若干纯。”——奇则曰奇，钧者曰钧。

举手曰：“请胜者之弟子为不胜者酌。”酌者曰：“诺。”已酌、皆请举酒，当饮，皆跪奉觚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司正曰：“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马各直其算上。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立，请庆多马。”宾、主人皆曰：“诺。”正爵既行，请彻马。

周则复始，既算。算多少，视其坐。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中九扶，算长尺二寸。

堂下司正、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皆属宾党；乐人及童子使者皆属主党。降揖其阼阶及乐事、皆与射同节。

壶中置小豆，为其矢跃而去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无去其皮，大七分。

曾孙侯氏，今日泰射，于一张侯参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质参既设，执旌既载，大侯既亢，中获既置。

壶脰修七寸，口径二寸半，壶高尺二寸，容斗五升，壶腹修五寸。

弓既平张，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济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获者之旌，既获卒莫。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貍首、鹊巢、采芣、采芣、伐檀、白驹、驹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闲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宾、拾声、叡挟。

鲁命弟子辞曰：“无荒、无傲、无倨立、无逾言。若是者，有常爵。

“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诒

尔曾孙侯氏百福。”

【译文】

投壶的礼仪，主人捧着矢，司射捧着计分的“中”，叫人拿着壶。

主人就提议说：“我有不直的矢，歪口的壶，想用来娱乐嘉宾。”宾客就说：“您既用美酒佳肴款待我们，又要加上娱乐，真不敢当。”

主人说：“不直的矢、歪口的壶，实在用不着推辞了，我敢再要求你们参加。”宾客说：“我们已经接受美酒佳肴的赏赐了，又要加上娱乐，还是不敢当。”

主人说：“不直的矢，歪口的壶，实在不用推辞，定要邀请各位参加。”宾客回答说：“既然我们坚持了还得不到您的许可，还敢不遵从您的好意？”

宾客就在西阶上拜了两拜准备接过矢，主人转身背着宾客，说：“不敢当。”然后主人在东阶下拜送矢，宾也转身背着主人，说：“不敢当。”

宾主相拜以后，就受矢，彼此都去到两楹间接受，然后退着回到原位，主人就向宾客作揖，请宾客就席。

司射向前量度设壶的地方，放好之后，回到原位，再放置计分的“中”，手上拿着八枝“算”。

司射就向宾客报告说：“报告投壶的规则：‘矢头顺着投进壶里才算入；主客轮流投，如果一方连续投掷，虽入也不计分；得分的一方斟酒惩罚没得分的一方，罚酒喝过之后，就为得分

的一方安置一计分的“马”；一方已累积了三“马”，就为胜方庆功。”然后又以同样的话报告主人。

司射就吩咐奏乐的人说：“请演奏狸首一曲，节奏要均匀。”乐班的主持就答：“是。”

主人和宾客都宣告矢已备妥，司射就请双方开始轮流投掷。有投入的，司射就坐下来拿一“算”放在“中”上。投壶的时候，宾客们在右边，主人和子弟在左边。

矢投完以后，司射手握余下的“算”说：“左右双方都投完了，现在开始计算成绩。”计分的方法是两枝“算”称为“纯”，将“中”上的“算”，一“纯”一“纯”取下来。如果余下单独一枝，就叫“奇”。计算以后，分出胜负，司射就凭记分的“算”宣布说：“某方胜过某方，赢了若干‘纯’。”——要是胜算是奇数，就要说是“奇”，要是双方积分相等，就说是赛和了。

司射举手说：“请得胜一方的子弟为输的一方酌酒。”去酌酒的人就说：“是。”酌过酒以后，司射请受罚的一方都举起酒杯，要喝之前，都要跪着捧着杯子说：“承蒙赐饮。”赢的一方也得跪下，说：“敬请享用吧。”

司正（就开始出来监礼）说：“罚过酒了，请为胜方立座‘马’。”立“马”时，宾客一方得胜就将“马”安置在“算”右；主人一方得胜就安置在“算”左，以示区别。全部过程以立三‘马’为限，要是比数是二比一，以立二‘马’一方为胜，将一‘马’并于胜方的二“马”来庆祝。庆礼时，司正就宣布说：“三‘马’都齐备了，请为多‘马’的一方庆祝。”宾客主人都说：“是的。”喝过了庆功酒，就吩咐将已立的“马”撤除。

轮过一周，再从头开始，都算过以后（按以上当放在前文

“司正曰”之前)。“算”的多少,视在座的人数而定。

矢的粗细是直径八分;矢的长度是:在堂上用的长二尺八寸、在室中用的长二尺,在庭中用的长三尺六寸。计分的算长一尺二寸。

堂下监礼的司正、司射、庭长和乡人来观礼的成人都属于宾客一方;奏乐的人,和乡人来观礼的童子以及执事的人,都属于主人一方。主人从主阶下来,向宾客行作揖的礼仪,以及所奏的音乐都和行射礼相同。

壶里放有小豆,为的是矢碰上就会跳出来,壶距席两矢半。矢是用柘或棘做成的,不去掉它的皮,矢的粗细大约有七分。

您的曾孙侯氏,今天行大射礼(来拣选祭祖要用的人才),张开三种靶(按,衍文不译),四种正礼的爵都举过了,大夫们和列士,大大小小的官吏都离开办公的地方,到国君这里陪侍着,燕饮过了,又开始大射,既安乐,又荣誉。目标和杂侯都设置好了,拿着旌的人已经把旌举起来了,君侯高举,计分用的“中”和“算”也都安置妥了。

壶颈长七寸,壶口直径二寸半,壶的全高一尺二寸,壶的容量是一斗五升,壶腹部分长五寸。

弓已经张好,张得很开,四只靶也都准备好了,右手姆指套上带钩的骨环,左臂套着皮臂套,都顺当了,就开始为升堂而谦让,边作揖、边辞让,才来到堂上,行列次序都有节度,于是射者集中精神拉开了弓弦,司射宣布开始发射,发射的时候是依循乐声的节奏,计分的旗子也随乐声举起,报分之后,就归于静默——不喧哗,不矜功。

全套有关的雅正诗篇共有二十六篇：其中有八篇可以歌唱——就是鹿鸣、貍首、鹊巢、采芣、采芣、伐檀、白驹、驹虞；还有八篇长期不用，已不能歌唱——是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宾、拾声、叟挟；还有七篇古乐商齐还可以唱；另外，有三篇闲歌，是和笙诗间着唱的。

在行礼时，鲁国的习惯，是先要由同射警告堂下站立着的子弟说：“不准慌忽，不准怠慢、不准跛着站立，不准老远地喊话。要是触犯这些规则，就罚酒一杯。”

（大射之前，先用此祭品作为箭垛的“侯”，同时受箭射的候，也用以代表不入朝的诸侯，祭辞是这样说的：）“呀！你这不顺王命的“侯”，就是为了你不朝见天子，所以才把你举起来，让大家射你，你就勉强享受点祭品吧，希望你能遗留些福气，给你那些做诸侯的子子孙孙。”

公符第七十九

公冠：自为主，迎宾揖，升自阼，立于席。

既醴，降自阼。

其余自为主者，其降也自西阶，以异，其余皆与公同也。

公玄端与皮弁，皆鞞，朝服素鞞。

公冠，四加玄冕。

飧之以三献之礼，无介，无乐，皆玄端。

其醕币，朱锦采，四马，其庆也同。

天子儗焉。

太子与庶子，其冠皆自为主，其礼与士同，其飧宾也皆同。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啻于时，惠于财，亲贤使能。”

【译文】

诸侯成年加冠的礼节是自己作为主人，亲自迎接来宾，向他们作揖行礼，然后从东阶上堂，站在席上。

来宾向冠者敬过醴酒，主人就从东阶下来。

其余卿大夫自认为是主人的，他们下来是从宾阶，和诸侯有区别，其余的礼节都和诸侯一样。

诸侯行冠礼的服色是戴缁布冠，再套上白鹿皮冠，腰下都

要围着蔽膝，身上穿的是朝服，蔽膝也要和朝服一样是素色的。

诸侯加冠时，要加到第四度的玄冕。

请客的时候是行三献的礼，没有赞礼的介，不必奏乐，君臣都戴着玄冠，穿正幅染为玄色的衣服。

主人请客后再送给宾客的礼物有朱色的帛，采色的锦，和四马。宾客庆贺冠者的礼物也是这些。

天子的冠礼，是比拟诸侯的。

天子的太子和庶子，在行冠礼时都自己作为主人，他们的礼节和士冠礼相同；礼成请客的方式也和士一样。

成王行冠礼时，周公派太祝雍诵祝辞，而吩咐他说：“只要能达意就行了，话不必太多。”太祝雍就祝道：“希望王能接近人民，长命百岁，珍惜时间，施舍财物，亲近有道德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

本命第八十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终也。则必有终矣。

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彻眵，然后能有见；八月生齿；然后食；期而生腴，然后能行；三年瞀合，然后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后能化。

阴穷反阳，阳穷反阴。辰故阴以阳化；阳以阴变。故男以八月而生齿，八岁而龋，一阴一阳然后成道；二八十六，然后情通，然后其施行，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龋；二七十四然后化成。合于三也，小节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中节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备于三五，合于八十也。八者维纲也，天地以发明，故圣人以合阴阳之数也。

礼义者，恩之主也。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也。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机其文之变也。其文变也。礼之象，五行也；其义，四时也。故以四举；有恩、有义、有节、有权。

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服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坏，同于邱陵。除之日，鼓素琴，示

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父在为母齐衰期，见无二尊也。

百官备，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而后事行者，面垢而已。凡此，以权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号，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也。

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长万物之义也。故谓之“丈夫”。丈者，长也；夫者，扶也；言长万物也。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审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所以正夫德者。

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闺门，事在馈食之闲而正矣，是故女及日乎闺门之内，不百里而奔丧，事无独为，行无独成之道。参之而后动，可验而后言，宵行以烛，宫事必量六畜蕃于宫中，谓之信也，所以正妇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妇长子不取。逆家子者，为其逆德也；乱家子者，为其乱人伦也；世有刑人者，为其弃于人也；世有恶疾者，为其弃于天也；丧妇长子者，为其无所受命也。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

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诬鬼神者，罪及二世；杀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杀人为下。

【译文】

从宇宙最高原理分出来的，就叫做“命”；不再混沌而固定为一种形式，就叫做“性”。由于阴阳的变化，出现具体的形象，就叫做“生”；阴阳的变化停止、生机枯竭，就叫做“死”。所以命是性的原始，而死却是生的结束。那么，有开始就必定有结束的。

人刚生下来有五项能力没有具备：就是眼睛没视觉，不会吃、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没有生殖能力。三个月后才会聚光转睛，然后看得见；八个月长牙齿，然后才会吃；周岁，膝骨才长好，然后能走路，三岁时头盖骨长结实了，然后才会说话；十六岁以后感情成熟了，之后才有生殖能力。

阴到极处就转而为阳，阳到极处就转而为阴。所以阴遇到阳，阳遇到阴，都会起变化。所以男子八个月时长牙齿，八岁换牙齿，一阴一阳相互影响，才合乎自然的原理；十六岁，然后才通晓男女之情，然后才有生殖能力。女子七个月长牙齿，七岁换牙齿，十四岁，然后生理才发育完成受胎的准备。男女成熟的年龄加起来，正合三十的整数，这是最起码的限度，中古的

时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男女年龄加起来,正合五十的整数,这是中等的限度。远古时男子五十岁成家,女子三十岁嫁人,他们具有三和五两个数字,两人的岁数相加正好是八十岁。八,代表四维四纲,而天地的道理就是借八卦来阐述明确的,所以圣人用八这个数字来和阴六阳九的数字配合。

礼义是感情的主宰。冠礼、昏礼、朝礼、聘礼、丧礼、祭礼、宾主相见之礼、乡饮酒礼、军礼,这些叫做九礼。重大的礼节有几百种,微文小节更有好几千种,这些都是因形式而起的变化。礼的类别有吉凶宾军嘉五类,就像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一样;它的道理配合季节的更易。所以提出了四种原则。就是,有感情、有理性、有节制、有权便。

对于感情深的人,为他服丧丧服颜色特别重。所以因为父亲去世而穿斩衰,丧期三年,这是依感情而制订的。凡是处理亲族的丧事,都是感情重于理性。至于社会关系的丧事,就凭理性来支配感情了。用对待父亲的礼节来对待君主,因为那份敬意是相同的。敬爱尊贵的人,这是纯粹理性的行为。因此古代国君去世,而臣下也为他服斩衰三年之久,那就是依理性而制订的。

亲丧三日,才能喝粥,三月以后才洗头,周年以后,可以改穿一般的衣服。虽极哀痛瘦削,但不可杀害性命,不能为亲人之死而伤害到生者的生命。丧期最长也只能以三年为限;粗劣的麻衣破了不必修补;亲人的坟墓砌好之后就不必再去加土。到了丧期满,丧服除了以后,可以弹奏素琴,这是向人们表示哀伤是有限度,而应受一定的节制。

如同对待父亲一样来对待母亲,那份爱是一样的。但是天

上没有两个太阳，一国没有两位君王，所以一家也不能有两位家长，这都是必须专一才能治理的呀！所以父亲健在而母亲先死，就要隆服其衰，而丧期也只是一周年，这是表现家无二尊的原则。

各类办事的人都齐了，各种规定都准备好了，可以不说话而事事都有人去办好，这种身分的人居丧，必须有人扶持才起得来。其次事事都得自己吩咐才做得好的人，就得用丧杖支撑着起来。再其次，所有的丧事都得亲自张罗的人，就连丧杖也不用，只是不洗脸，表示其丧容而已。这些规定，都是为权便而制订的。

亲人刚去世的三天里，孝子会不停的哭泣；三个月中，仍不时哭奠；周年之后，奠时就悲号；三年丧满，只要心头忧愁就够了。这是因为人的哀思随时间的长久而渐冲淡了。圣人就根据这种哀思递减的规律来制定礼节的。

男字是担当的意思，子字是孳生的意思；男子，是说担当推行天地的自然的道理，而使万物都能依法度成长的意思。所以称为“丈夫”。丈是成长的意思，夫是扶助的意思。也就是说扶助万物成长的意思。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知道什么是可以施行的，什么是不可施行的。所以，审察人伦而区分夫妇的职责不同，这就是知。这是丈夫应具有的德行啊。

女字是如的意思，子字是孳生的意思；女子，是说如同男子一样，需要加以教育来增进他们的义理。所以又称为妇人。妇人，就是以礼而屈服于人的意思。因此妇人没有专断的理由，只有三从的原则——所谓三从，就是在家从父，嫁了人从

夫，丈夫死了就听从长子，从来不敢自作主张来做事。妇人的教训吩咐不能传出内室，所做的事也只是料理餐食一类的事而已。因此妇人成天处在内室里面，不奔丧到远在百里之外的地方，没有自作主张、自己决定事情的道理。知道得很仔细了才行动，证据确凿了才说话，夜晚走路一定要点腊烛，蚕织的事一定要安排好，使家里的六畜都蕃息着，这就叫做信，这就是妇人应具有的德性了。

女子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就不能娶她为妻子：悖逆尊长的女子不娶，淫乱家庭的女子不娶，先世是罪犯的女子不娶，先世有恶疾的女子不娶，早年死了母亲而后长大的女子不娶。不娶悖逆尊长的女子，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孝道；不娶淫乱家庭的女子，是为了他们破坏了伦理；不娶先世是罪犯的女子，是因为他们被社会所不容；不娶先世有恶疾的女子，是为了他们要被上天所弃绝；不娶早年丧母而后成长的女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母教的熏陶。

妇人只要具有下列七种行为之一，就该离异：不顺从公婆就离异，不能生育就离异，有淫荡行为就离异，有嫉妒心就离异，有坏毛病就离异，爱搬弄是非就离异，偷盗就离异。不顺从公婆而离异，是因为他违背了孝道；不能生育，是因为他断绝了后嗣；淫荡，是因为他搞乱了血统；嫉妒，是因为他在家惹麻烦，有坏毛病，是因为他不能和丈夫共同主持宗庙的祭礼；好搬弄是非，是因为他离间亲人的感情；盗窃，是因为他这种行为完全不合理法。

可是妇人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丈夫就不能任意找借口和他离异：娶来后，娘家已经没有近亲的，不能离异；和丈夫一

同守过公婆的三年之丧的，不能离异；结婚时丈夫贫贱，和丈夫一同吃过苦，后来丈夫发达起来的，也不能离异。

最严重的罪过可分为五等；违背天经地义的法则的，要惩罚到五代；毁谤文王武王这些圣人的，要惩罚到四代；违背伦理的，要惩罚到三代；毁谤鬼神的，要惩罚到两代；杀人的，就只惩罚罪犯自己。所以在五等大罪中，杀人还算是最轻的。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

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

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

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

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日化也。

其余各以其类。

鸟鱼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故鸟鱼皆卵；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为蚘。

万物之性各异类；故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介鳞夏食多蛰。齧吞者八窍而卵生；咀谨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者膏而无前齿，有角者脂而无后齿。昼生者类父，夜生者类母。

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

生，下者为死。邱陵为牡，溪谷为牝。

蚌蛤龟珠，与月盛虚。

是故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

故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

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天而不寿，妖嬖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繁息。

【译文】

夫子说：“由于宇宙间阴阳互易才形成了生生不已。人类、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他们生长的道理。或者是奇，或者是偶，或者是飞，或者是走，很难明白其中原因；只有懂得宇宙自然的大道，明白万物的情理的人，才能研究出这些道理的本源。”

宇宙的生成首先有天，天是阳的代表，然后有了地，地是

阴的代表，阴阳转换，于是有人，和天地相配而为三才。三，是种种变化的关键。以三自乘，就得出数字的极限“九”；可是，以极限的九自乘而为八十一，所得的尾数，却是最基本的数字“一”。一是阳数，用以代表太阳；太阳又统摄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而太阳在天空为最尊，人在地上为最贵，两者有其相通之处，所以人恰好怀胎十月而诞生。

退而用小于九一位的八来乘九，其积七十二，所得的尾数反而增为二，二是偶数，代表阴，偶是跟着奇而来的，而辰正好是东南西北各三，是奇数，所以这和辰就发生了连系；而时辰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也正如月的运行有十二月一般；而且月在天空统摄着天驷星，所以和地上的马有所感应；因此马恰好是怀胎十二月而诞生。

以七乘九是六十三，而斗星有杓、衡、魁三部分，应了三的尾数；且斗魁正好指着戌方，而戌就是狗，因此狗是怀胎三月而诞生的。

以六乘九是五十四，一年正好有春、夏、秋、冬四时，应了四的尾数，而猪最能感觉季节的变化的，所以猪是怀胎四月而生的。

以五乘九是四十五，而全音阶正好有五等，应了五的尾数，而猿又是最善于啼叫的动物，所以猿是怀胎五月而生的。

以四乘九是三十六，而乐律正好有六阳律，应了六的尾数，乐律随节气而变化，鹿角也如此，所以麋鹿是怀胎六月而生的。

以三乘九是二十七，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是平均分在四方，各方正好七星，应了七的尾数，而虎纹斑斓，恰如星光，所以老

虎是怀胎七月而生的。

以二乘九是十八，风有八种，应了八的尾数，而昆虫是受空气而孵化的，所以昆虫从产卵到孵化正好是八天。

其余其他各种动物也分别受各种自然现象的支配。

鸟和鱼都是生殖于阴，而生长于阳的；因此鸟和鱼都是卵生；而鱼孵化后却游于水中，鸟则飞翔于云上。由于它们禀性相类似，所以燕雀在冬天就飞进海里，变成和鱼一样生存于水中的蛤蜊。

万物的性质形成许多不同类别：因此蚕只是吃而不会喝，蝉只是喝而不会吃，蜉蝣却不吃不喝，有壳或长鳞甲的动物是夏天才求食而冬天则蛰伏不动。用喙啄了囫囵吞的禽类只有八个孔窍而是卵生的，咀嚼了咽下去的兽类却有九个孔窍，而且都是胎生的。有四条腿的走兽就不能像飞禽一样长出翅膀，头上长了角的就没有锐利的牙齿。没有角的走兽都肥腴而没有发达的门牙；长了角的走兽肥肉少些，而没有发达的犬齿。白天生的孩子像父亲，夜里生的像母亲。

地理的画分，由东到西的横线叫“纬”，从南到北的纵线叫“经”。山岭是阳、积恩德；河川是阴，含刑罚。高地仿佛充满了生机，而低处象有死亡的危险。邱陵象征着雄性，山谷象征着雌性。

蚌蛤龟珠都属阴，所以随着太阳（月）的盈亏而充满或空虚。

所以生长在坚实土地上的人肥壮，生长在高地上的人高大，生长在养分不多的沙土上的人瘦小，生长在肥沃土地上的人美丽，生长在土质粗劣土地上的人丑陋。

因此吃水的动物善于游泳且耐冷,吃土的动物没有脑筋且不呼吸,吃树木的动物力气大且脾气别扭暴躁,吃草的动物跑得快但愚昧,吃桑叶的动物会吐丝而会蜕变成蛾,吃肉的动物勇敢而强悍,吃五谷的动物有知识有爱心,且很灵巧,吃气的人精神奕奕且长寿,什么都不吃的就长生不老,成了不可深不可测的神了。

所以说,长着羽毛的动物有三百六十种,而以凤凰做它们的领袖,长着毛的动物有三百六十种,而以麒麟做它们的领袖;长着甲壳的动物有三百六十种,而以神龟做它们的领袖;长着鳞片的动物有三百六十种,而以蛟龙做它们的领袖;光着身子的动物也有三百六十种,而圣人做它们的领袖。这些都是天地的杰作,全部动物的总领呀!

所以如果帝王喜欢拆散鸟巢,打破鸟蛋,那么凤凰就不会在天空回翔了;喜欢放干水来捉鱼,那么蛟龙就不会出现了;喜欢残杀怀孕的兽类取出胎儿,或残杀还幼小的兽类,那么麒麟就不会前来了;喜欢填塞溪谷,那么神龟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天子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守天道;静思的时候,一定要思索事理。如果行动不守天道,静思不思考事理,那么本身固然会短命,而且各种亡国的凶兆也会时常发生,神灵不显灵了,风雨不在合适的节气来到了,暴风、水灾、旱灾在各处会同时发作,人们都短命而死,五谷不生长,六畜不蕃殖了。